

大生

哈代著

風刺

靈白譯  
仲彝



64-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161B



# 目 錄

---

兒子的否決權·····	仲 彝
爲良心故·····	虛 白
兩個野心家的悲劇·····	仲 彝
西路巡審·····	虛 白
取媚他的妻子·····	虛 白
德國隊裏一個鬱悶的騎兵·····	虛 白
舞樂師·····	仲 彝
理想的婦人·····	仲 彝

兒子的否決權

THE SONS VETO



330001

從後面看起來，栗色的髮髻，確實是件神祕的偉觀。頭上一頂黑狸皮帽，帽上一束黑色羽毛；帽下一縷長髮，編結成籃骨的樣子，繞在腦後；這雖似未開化的人所為，然確是纖巧技能的表示。這種費時間費精力的梳裝，人家總以為至少能維持一年或一月纔值得，誰知道一到上牀整個兒都鬆散了，次日又得重裝；這祇經得一天的苦工作，浪費得實在太利害了。

並且她完全自己梳的——可憐的東西。她不用丫頭，而這點裝飾就是她唯一能驕傲的地方。可是那痛苦也就夠受了。

她是位年輕有病的女子——不能說真有病——這天坐在雙輪椅裏，推到一片綠草地的前面，聽一隊樂人在暖日和六月的午後陽光裏奏樂。在倫敦城外的小公園或私園裏時有本地的團體發起這種音樂會，籌資做各種慈善事業。在大城市中，世界裏往往另有世界，園門外的人不聞不知有這慈善事業，有這音樂會，有這花園；但園門內部却會聚着一大羣興高彩烈的觀衆，對於前列的幾件事，知道得異常詳盡。音樂一曲一曲的奏下去，許多聽衆都回過頭去看那坐輪椅裏的女子，因她地位顯著，所以她的髮髻比平時更引起人家的注意。她的臉不容易看到，可是剛纔說的那精巧的髮髻，白嫩的耳朵和頸項，不肥不瘦的臉圈，都引人猜想正面一定是位美人，可是這種希望，等到事實一穿，都成了失望。這次她一回過頭，真面目就顯露出來，遠不如在她後面的人所想像，所希望的那末美；他們不知道什麼緣故。

內中一樣（唉！人人都這樣說）是：沒有他們想像那樣年輕。可是她

的容貌動人是沒有疑問的，并且一點也沒有病容。她身旁站着一位十二三歲光景的孩子，看了他的帽子小衫，一望而知是有名的公立小學的學生；她每次轉身和他講話時，就顯露她的面貌於觀衆。站在近他們的看客可以聽到那孩子稱她爲「媽」。

音樂會散場了，看客都動身退出園去，許多人有意繞過去在她兩旁擦過，看個清切。差不多大一半的人臨出門時，都要回過頭來，仔細的看她一眼；她安靜的坐在車上，讓看客們走空了，纔沒有阻礙的車着出去，好像她預備着他們來觀看，並且也不在意的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她抬起眼來和幾個人的眼鋒相接，表示她的眼珠兒是櫻色和順而多情的，惟眼光裏略有悲鬱的神情。

她車出了園門，沿着路向前而去，那小學生隨在椅車旁邊。觀看的人遂互相探問她的來歷，有知道的答案說，她是本區牧師的續弦夫人，又說

她是跛的。人人相信她是位有往事的婦人——天真的往事也說不定，但是有往事是沒話說的。

一路回來，那附着椅車跑的孩子說，希望她的父親在家裏不太寂寞。

「他這幾點鐘裏在家很舒服，一定不會寂寞的，」他答道。（英文文法第三人稱用 Has 不用 Have，但那婦人說錯了，說他 Have。）

「Has——母親——不是 Have！」那小學生叫道，語氣裏厭惡得近於粗暴了。「你到現在應該可以知道了！」

他母親立刻改了過來，並不怪他，也不想報復這種粗齒；那小學生的衣袋裏藏着一塊餅，不時私下拿出來咬嚼，吃得嘴邊全是粉屑；如果那母親要報復，未嘗不可借此端由，但是她不說，他們默然的回家去。

這文法的問題在她生命史上有點關係，因此一路來默默的思考着，面上似乎有些悲容。好像她在那裏思量，照她那樣的生命，得到這樣的結



果，究竟是智是愚。

在北威塞克斯的遠端，離倫敦約四十里，附近亞特比克罕小城，有個小而美麗的村莊，村內教堂教區，她曉得得非常清楚；但是她的兒子却從來沒有到過。這村是她的故鄉，名格梅，此刻她第一件回憶到的事是在十九歲做姑娘的時候。

她記得多清楚那齣悲喜劇的第一幕——她丈夫的第一夫人的逝世。這事發生於一個春天的晚上；她在牧師家裏還沒有候補到夫人的時候，已做了幾年的女僕。

第一夫人死了之後，她忙着把各事料理清楚，報單也發出了；到了夜晚，她黑暗裏出去看她父母（也住在那村上），報告這悲痛的消息。她推開白色的旋門，向西方樹林裏一望，只見魚白色的夕陽已被樹木罩住了；回頭瞥見籬旁一個人形，她並不驚惶，但形式上還驚喊道：「喔，老森，

你把我嚇壞了！」

他是她認識的一位年青的花匠。她把最近發生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他聽，接着兩人靜默着不聲不響，心裏存着超脫鎮靜的哲學家態度，因為那傷心的事，雖發生在左近，却並不是他們自己本身。但是，確乎與他們有點關係。

「你以後還是照舊在牧師那裏麼？」他問。

他還沒有想到這個。「喔，是的——我想！」她說道，「我猜沒有什麼變動罷？」

他伴着她向她母親家裏去。不一會他的臂圈住了她的腰；她輕輕地把臂推開，但是他又圈了上來，她就默承了。「親愛的莎非，你還不知道留不留，怕你要個家了罷。我可以貢獻你一個，不過現在我還沒有準備哩。」

「什麼，老森，你怎麼能這樣快呢！我從沒有說我是喜歡你的。這都是你自己情願來跟我的。」

「不過，和其餘的人一樣，試探一下，也算不得怎樣荒謬的事罷！」他彎下身去想接個告別吻，因為他們已經到達她母親的門口。

「不，老森；不要！」她叫着伸手去阻住他的嘴。「這樣的晚上，你該嚴重些。」她告了一聲別，並不讓他接吻，進門去了。

那位牧師就此做了鰥夫，年紀約四十左右，家紀還殷富，膝下子女全無。他的生活，素來非常簡單孤寂，因為附近的地主都不住在村上；這次死了夫人，使他更其不願和外界接觸。閉門謝客，外間很少見他出來，差不多和世界潮流，世界進步，完全脫離了關係。他妻子死了幾月，家中經濟狀況依舊未改；廚子，家事女僕，家室女僕，和在外奔走的男僕，是否在做他們的職務或是曠職偷懶，——牧師素來不知道的。至此他才覺得獨

身人的家裏，他們都沒有事情可做；他知道了，吃了一驚，纔決定裁減僕員。但是預先給莎非料到，一天晚上，她對他說要走了。

「爲什麼呢？」牧師說道。

「森岳生要我嫁他，先生。」

「唔——你願意麼？」

「不很願意，但我總算有了家，並且我聽說我們兩女僕中，至少有一人要辭歇。」

一兩天之後，她說道：「我現在不願離開了，先生，如果您要我在這裏的話，老森和我吵過嘴了。」

他抬頭看她。他從來沒有細細的察看她過，雖則她在房裏時他常常覺得一種溫柔的存在。她是位多麼溫柔活潑像小貓一般的可愛動物！她是僕役中，常常接近他的一人，如果莎非去了，他怎麼辦呢？

莎非並不走，那一個女僕走了；牧師家裏依舊安靜的過着生活。

後來牧師，即脫匿考先生，病了，莎非每天端飯上去給他吃。有一天她離開了房，牧師只聽得樓梯上一陣亂響。原來莎非連人帶盤滾下樓去，把足扭壞了，站不起來。村中外科醫生立刻召了來；牧師好些了，但是莎非却很久不能動彈；醫生說她以後不能再走，也不能做久站的工作。她些少好了一點之後，便獨自和牧師說，她既不能行動，當然祇好離開了。她預備去做坐着的工作；她有一個姑母是成衣婦。

牧師大受感動，因為莎非因了他吃了許多痛苦。他叫道，「不，莎非；跛不跛，我不能讓你去，你千萬不能離開我！」他近她的身；雖則她說不出到底是怎麼一來，她覺得他的嘴唇已貼在她的臉上。他於是求她嫁他，莎非並不能說愛他，不過她一向尊敬崇拜他，就是她願意要離開他，對此端莊威嚴的牧師，那裏敢說半個不字。於是她答允做他的妻子。

一天很清明的早上，教堂的門開了，教堂內流通空氣，啾啾的鳥兒飛進來歇在繫樓上，人不知鬼不覺的在聖餐室裏舉着婚禮。那牧師和一隣近的候補牧師從左門裏進來，莎非和其餘兩個人從右門裏進來。不多一會就出來了一對新婚夫婦。

脫匯考先生完全知道這種婚姻是社會的自殺，雖則莎非是個毫無疵累的女子；脫匯考先生並不抱怨的遵着收受。他和倫敦南部的一位牧師講好對調，他們倆便趕忙的離開了美麗的鄉間家庭，樹木花草和一切堂產，去住在直長的街上，狹小污穢的屋子裏；鄉間堂鐘的叮噹悅耳聲換了一種極難聽的單調的鏗鏘。這都爲了她的緣故。但是他們已離開了素來知道她地位的人，并且比不論在任何個鄉間少受人家的盤問和指摘。

莎非以女人論，算得是男子可愛的伴侶，但做上等社會的奶奶太太，未免有許多缺點。對於家庭中一切小的精緻，如裝飾禮貌，她很有點天生的

才能；但是講到文雅風範，就是件缺憾了。她現在結婚了已有十四年，她丈夫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去教訓她；但是她依舊把 Was 與 Were 兩個動詞，混和不能分清，使她相熟的人，難免不生輕意。她現在最大的悲傷，是她兒子已經長大了，不但見得到他母親的缺點，並且能使他感受不快。

她這樣住在倫敦城裏，每天化幾點鐘，梳編她的頭髮，到後來紅蘋果般的面頰，已變成淡紅色了。她的脚自從跌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原力；因此，她完全不再行走。她丈夫漸漸的喜歡倫敦，因在倫敦有完全的自由和家事的秘密；但是他大於莎非二十歲，近來爲重病所困；這一天些稍好一點，所以讓她帶了兒子倫獨夫去聽音樂。

二

我們第二次看見她時，已穿了寡婦的喪服。

脫離考先生已睡在大城南部的坟地裏長眠了；如果這坟場上的屍首，都活起來，只怕沒有一個人認得他或是知道他的姓名。他兒子送葬之後，現在又上學堂讀書去了。

在這許多變遷裏，莎非給人看待得像孩子一樣，雖則她年事已長，但她性情上還像個孩子。除了她自己的收入以外，一切她丈夫遺下來的東西，她一點也沒有管理權。她丈夫已早知道她沒有經驗，怕她受人欺凌，早請好了幾個保護人。他兒子小學中學畢業之後，預備他進牛津大學，受牧師職位，一切都預先佈置妥貼了。所以莎非除了吃喝之外，一無事情可做，天天懶懶的梳飾她栗色的長髮，撐着門頭，預備兒子假期回來時居住。

她丈夫早就料到他要早她許多年脫離世界，生前替她在同條街上買了一所半臨空的別墅，預備她喜歡住幾年就幾年。她現在就住在這屋裏，每



天沒事，望過屋前的草地，看欄杆外的人來人往；或是在樓上，伏在窗檻上，遠眺烏煤熏過的列樹，煙霧彌漫的空氣，褐色的前屋，喧囂熱鬧的來往車馬。

她的兒子受了貴族式的學校智識，受了文法的訓導，好惡心一天重似一天；先前廣博的同情——甚至表同情於天上的日月——現在漸漸地縮小了範圍，僅限於數千有錢有勢的人家，跟數千萬使他厭惡的人比，真不過是一層表皮而已。他和他母親一天天隔睽起來。她的環境是倫敦城外的小商人小書記之類，她唯一的伴侶是她家裏的兩個女僕。她丈夫一死，竟連從丈夫那裏學來的欣賞力，也消失了；因此從她兒子的眼裏看來，他母親的出生和錯誤，竟能使有場面的男子丟臉感受痛苦。

她的生命成爲不堪忍耐的可怕；她不能出去散步，也沒有興趣去駕車散心，旅行到別處去更不用說了。這樣一無所事的過了兩年，她依舊望望

門外的市街，想想那生長她的本鄉，不知道她能否回去——喔，多快樂呀！——就是到本鄉，田裏去做工也甘心情願。

每天不運動，晚上就睡不熟，於是半夜裏或是一清早就起來，望着空無一人的冷靜市街。街燈一盞盞排列着哨兵，等待什麼人羣來經過一般；這個等待，並不失望，大約半夜一點鐘光景，鄉下人滿載了蔬菜，經過這裏到康文園去出售。她常常看牠們慢慢的爬着在這安靜黑暗的時候，——一車過了又一車，高堆着綠色菜蔬，一顛一顛的好像要傾出車來了，但永不顛脫；一籃一籃的菽荳豌豆堆成牆壁一樣，一堆一堆雪白的蘿蔔疊成金字塔的形狀；還有一大束混雜的鄉間產物——在睡眼矇矓的馬後，一顛一顛的爬着。牠們一面喘着氣，一面在奇怪何以別的動物得以安睡，而牠們却在工作呢。她有時心裏抑鬱，睡不熟，便起來裹了一領大衣，看着牠們和牠們表同情。綠油油的菜蔬映在燈光裏顯得非常新鮮，而走了幾里路的

馬，汗出如蒸，亮晶晶泛出光來。

這種半鄉的人民，半鄉的車輛在城市的空氣中來來往往，在莎非以為非常有趣，並且差不多有魔力的一般，和日裏在這路上奔走的人完全不同。有一天早上一個鄉下人載了一車香芋走過，兩眼直瞧着兩旁的房屋。莎非見了，感到一陣奇異的情緒，好像他的形狀很熟悉似的。她探出去再看，他的車輛極老式的，車前染成黃色很易辨別。到第三晚又看見牠，車上的人正是她所猜想的，是森岳生，格梅村的花匠，從前向她求過婚的。

她不時想到他，心裏疑惑跟他在草屋裏的生活，說不定要比她現在的生活快樂得多。她並不是怎樣憂他纔想他，不過近來慘淡的生活使對他的興趣重又復活起來——不過是一種溫柔的興趣，值不得過甚其辭的。她回到牀上開始想了，這些花匠每天半夜一二點鐘到城裏來，什麼時候回去

呢？她隱約記得在午前左右這些空車在鬧市裏經過這兒。

這時在四月裏，但那天早晨，吃過早餐，她把窗子推開，坐着觀望。淡淡的陽光照着她全身。她假裝在縫衣，其實她的眼睛一刻不離的瞧着街上。在十與十一點之間，久候不至的車子來了。此時貨已卸掉，回轉鄉間去。但那時老森並不四面瞧看，只是沉思着駕車前進。

「老森！」她叫道。

他吃了一驚，轉過頭來，面上立刻呈現笑容。他叫近旁的一個孩子拉住了馬，跳下來，走到窗下。

「我不能跑下來，老森，否則我要來接你了！」她說道，「你知道我住在這裏麼？」

「晤，脫匯考夫人，我知道你大概在這一帶，我常常四面瞧着找你。」他把如何在這裏的原因，簡單的解釋她聽。他早已丟棄了亞特比克罕

附近的花園，現在倫敦南部某某種植園當經理，每星期至少兩三次要帶了農產物進城來銷售。莎非問他何以到這邊來尋事做，他老實的承認，一二年前他在亞特比克罕鄉報上看到格梅村牧師死在倫敦南部的消息，便引起了重來尋她的動機，丟棄了前事，到這邊來找事做。

他們講起在北威塞克斯的親愛本鄉，講起做孩子時一起頑耍的幾個地方。她試想自己是個莊重的人物，不應該和老森太親密，但是她不能持久，眼裏的淚珠兒已先在聲音裏表達出來。

「脫匯考夫人，我怕你不很快樂罷？」他說道。

「喔，當然不快樂！我丈夫只是前年過的。」

「呀！我不是這意思。怕你又想家罷？」

「這就是我的家——終身的家，這些屋子是我的。但是我明白——」

她竟直說了。「是的，老森，我是想家——我們的家！我願意在那個家

裏，永不離開的死在那裏。」但是她又記起了自己。「這不過是一時的感情，你知道我有一個兒子，親愛的孩子，他現在學堂裏。」

「我想附近罷？這條路上我看有許多。」

「喔不是！不是在那種蹩腳的私塾裏！在一所公立學校裏——英國最有名的一所！」

「該死，當然！我忘了，太太，你已經做了許多年城裏的太太了。」

「不，我不是太太，」她悲傷的說。「我永遠不會做太太。但是他是上等人，這樣——使人——喔，叫我真難呀！」

三

他們的相識這樣奇異的重又開始了。她不時坐在窗邊，或在日裏或在晚上，和他講幾句話。她的悲傷是不能和他同着出去散步，得到比隔窗談

話還自由的機會。一天六月初的晚上，她幾天不見老森來，又坐在窗邊望他；不一會他走進大門溫和的說道，「透透空氣於你有益的罷？今早上我止載了半車，和我同車到康文園去玩一玩罷？菜上坐着很舒服，并且我還舖了一隻麻袋。你可以坐了馬車回來，那時什麼人都還沒有起身呢。」

她起先拒絕，後來興奮得發顫，趕忙穿好衣服，披了大衣，蓋了面幕，撐着扶手——這在不得已時用的——走下樓來。她開出門來，老森已站在階石上候她。用他強壯的臂，抱她走過前庭，放到車裏。在這條長而直的街上，一個人也看不見聽不見，惟有兩行侍候着的路燈，遠望去連長一線。這時的空氣和鄉間一樣，非常清鮮。天上星光爛爛，只是東北角上，略略有點魚白色。老森很小心的放她在車裏，鞭動馬向前行去。

他們談話像從前一樣的親密，不過老森有時感到太親密了，便不時正襟危坐起來。她幾次說心裏疑懼，不知她應否出來尋這樣的快樂。「但是

我在家寂寞極了，「她續道，」這樣使我多快樂！」

「你一定再要出來，親愛的脫匯考夫人。一天間空氣沒有像這時這樣新鮮。」

天漸漸的亮了，燕子在街上忙着飛來飛去，人也漸漸的鬧起來了。當他們走到河邊，天已亮了，在橋上只見太陽已滾紅的昇了上來，光芒直射在聖保羅教堂的尖塔上，河水也映成紅色，但船隻却一無動靜。

走近康文園，他便帶她進一輛馬車。臨別時兩人面對面的瞧着，像極熟的朋友一樣。一路回來，毫無風險，跛着脚跑到門邊，拿出鑰匙，開門進屋。一個人也沒見她。新鮮空氣和老森的到來使她精神大振；臉上泛出淡紅色——差不多又年輕美麗了。她除了兒子外現在又加了一個使她貧生的人。她是位純潔的女子，明知道這種坐車是沒有什麼不對，不過習俗上却認為大謬不然的事。



可是，不久，她敵不過坐車的引誘，第二次又和老森到康文園去。這次的談話顯然比上次柔順得多；老森說雖則他受過她的虐待，但永久不會忘記她。遲疑了一會，他又說他有個計劃要進行，他並不喜歡倫敦的工作，所以預備就去實行：他想到本鄉亞特比克去開設菜蔬水菓舖。他知道有一家老年人開的，情願出讓。

「那末爲什麼不就去呢，老森？」她問過，心裏覺得一沉。

「因爲我不知道能確定——你能同去否。我知道你不願意——不能夠！你做了多少年的太太，那裏能做我這樣的人妻子呢。」

「我想很難罷！」她想到這個意思，便害怕起來。

「假使你能夠的話，」你熱切的說道，「我偶然出門去，你只須坐在後客廳裏，往玻璃壁中瞧着，照管照管便了。你的足不妨事的：……親愛的莎非，我要最和順的待你——如果你允許我這樣想，」他說道。

「老森，我老實說，」她說着把手放在他手裏。「如果只是我一個人我再喜歡也沒有來嫁給你，雖則我將丟棄我所有的一切東西。」

「我決不在意！這樣更自由些。」

「這是你待我好，親愛，親愛的老森。但是還有一點。我有個兒子……有時我憂鬱起來，心裏竟疑他不是我的。但爲了已死丈夫的緣故，我還信任他。他屬於我個人的分子很少，屬於他父親却是整個兒。他受過很好的教育，而我則不然，因此我覺得不配做他的母親。……不過我得告訴他。」

「當然，沒有疑問的。」老森見到她的思想和她的怕懼。

「不過，你可以做你所喜歡的，莎非——脫匯考夫人，」他續道：「要緊人不是你他是他。」

「呀，你不懂得！老森，如果我能夠，我將來一定嫁你。但是你得等

一時，讓我細細的想一下。」

在他已滿心足夠了。臨別時，滿面的喜氣。她却不然；去告訴俞獨夫，似乎不可能。她可以等他進了牛津大學，那時她的行爲，或者不至於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他到底能容忍這個意思否？假使不能，她可否表示拒絕？

直到六月中各公立學校棒球錦標比賽開始的時候，她還沒敢和她兒子提起一字，雖則老森已回本鄉去了。脫匯考夫人覺得比平時要健些：她和她兒子俞獨夫同去看賽球；那天她的脚也好了許多，能夠離開她的座位走幾步。忽然間，她胸中生了一個晶亮的主意：她以爲兒子看球看得正在高興時，並肩着在場中成千的觀衆中，不妨提出那件婚事來。在這得勝的當兒，家事一定看得像羽毛一般的輕。他們在暖和的六月陽光下踱着，形式上很接近，實際隔得很遠：莎非看見和她兒子相彷彿的少年，載着雪白的鬚

領，矮扁帽；四周一隻隻大椅底下，堆着佳餐的剩餘物——肉骨，麵包皮，空酒瓶，玻璃杯，碟子，手巾，銀刀，銀叉等等；椅上坐着驕傲的父母們；但是沒有一個像她那樣的可憐的母親。如果倫獨夫不屬於他們一類的人物，不表興趣於他們，不癡情於所屬的貴族階級，事情就該多麼的快樂呀！棒球場上不知怎麼小小的一動，不知多少的人蹶起來大喊大叫，倫獨夫也出性似的高高的跳在空中，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把早先預備好的句子重又默念了一遍；但是終於說不出口來，恐怕這是不很合宜的機會。她等候個較好的時機。

一天晚上他們倆單獨在倫敦城外的寓所裏，那裏的生活不是藍色的，而是棕色的，她便大膽把那問題提了出來。在宣告或許第二次出嫁之事外，又說這事尚須擔擱很久的時期纔實現，那時他要離母而獨立了。

她兒子心想這個意思也是很合理的，便問她選定了人沒有。她遲疑不

答；他就覺得有點疑惑。他說他希望那繼父是位體面的上等人。

「不是你所說的體面人，」她膽怯的回答道：「他和我未和你爸結婚時的地位一樣；」逐漸的她把整個的秘密告訴他聽。她兒子的臉呆定了半晌，接着紅脹起來，伏在桌上，眼淚直洩出來。

他母親走近去，吻她所能吻到的兒子的臉，一手拍着他的背，好像他還是個襁褓裏的嬰兒一般，一面自己也流着淚。當他一時的感情略平了一點，便急急忙忙的跑到自己房裏去，栓住房門。

他母親從門鎖眼裏說許多懇求話，在門外等着聽着。隔了許久他竟置之不答，後來答了，却是一口嚴厲的責辭；他說道：「我替你丟臉！你要害我！可惡的土老兒！鄉棍！小丑！他要我在全英國體面人的眼裏丟臉！」

「別說了——也許我錯的！讓我奮鬥着去打消這主意罷！」她可憐兒的這樣叫道。

那次暑天俞獨夫還沒有走，老森寫來一封信，告訴她出於意外的幸運，他已得到那菜蔬水菓店了。這是本鄉最大的店，售菜蔬外，兼賣水菓。他的意思將來發達了，也不愧爲她的家。可否他到城裏來見她？

她祕密的會了老森，告訴他說：最後的答復，還得等候一時。秋天好容易挨着過去了。當俞獨夫聖誕節回家時，她又和他提起這件事，但是那少年紳士堅不允從。

這樣又擱過了幾個月；又提了出來；他厭惡極了，便又擱過一邊；後來又試探一下；可憐的弱女說來說去，左右辨詰，直到四五年過去了。於是那忠心的森岳生重又決裂裂的向她求婚。莎非的兒子，現已在牛津大學了。活復節回家來，她又向他提起這件事。她辯道，等他一受了牧師職位，就可以自立門戶。而她呢，既笨又無文法智識，怕倒是有害於他的，還是忘了她的好。

現在他真的發男子的怒了，但還是不肯允從。她這次也很倔強固執，他便疑惑他不在家時，恐難信託。這時他的怒氣和對他母親的輕視心使他竟施用威權；他帶母親到他房裏的十字架祭台前，叫她跪下，叫她在上帝面前立誓，不得他的允許，不能嫁給森岳生。「我爲爹纔這樣做的！」他說道。

那可憐的女子罰了誓；心裏以爲他受了牧師職位之後，做了牧師的職務之後，心腸或者會軟下來。但是他並不。她的教育已受到這個地步，把人性發掘乾淨，變成個鐵石心腸的人；雖則他母親如果得了兒子允許，說不定正在享受鄉下理想中的生活。可是現在真比什麼人都苦。

她的跛脚一天壞似一天。她在倫敦南部的寓所裏，難得——竟是永沒出過門。她的心日在憔悴失望中消耗下去。「爲什麼我不能向老森說我要嫁他呢？爲什麼我不能？」她不時獨自一人低聲的慘酷的向着自己。

大概四年之後，有一天一位中年的男子，站在亞特比克罕一家最大的水菓店門口。他是店主，但是今天並不穿日常的服裝，而着一領黑色的喪服；他的店門一半關着。從車站上來了一隊送葬的儀仗，經過了他的店門向格梅村而去。店主人眼淚汪汪的手裏拿着帽子，看車輛一乘一乘過去；喪車裏坐着一位臉上修得光光的少年牧師，時式的長背心外面，罩着一領大如黑雲的喪袍。



爲  
良  
心  
故

FOR  
CONSCIENCE SAKE

【一】

不論你是主張實利主義或是良知主義的人，總能相信有幾個靈魂敏銳的人以為真正善意的補過辦法是實踐的去做；比仿要細細研究究竟是不是必需的時候，就會生出許多藉口，不再肯去實行了。這件米爾蓬先生和法倫蘭太太的事情就準確地表現這個意義，也許還有多一點的。

本地掃街夫最熟稔的人，沒有人再比得過每天在他走慣的冷靜倫敦街

上走去又走回來的米爾蓬先生的了。他就住在這條街上第十一號門牌裏，可是並不是自己的房子。年紀，他最少有五十歲，他的習慣是這樣的呆板，正像那種沒有職業而學習着找事情做的人。走到街的盡頭，他差不多一定要往右邊拐灣，就穿過了蓬路到他俱樂部裏，到了六點鐘他又照着原路走回家來；或者，他在外邊吃飯，就晚一點坐在馬車裏。大家知道他是有些積蓄的，雖然外面看並不富有。因為是個獨身漢，他好像寧可維持着目前的生活狀況，租住着湯奈太太頂好的連傢俱的房間，雖然積起來的租金他已經出過了十倍的賣價，他也不願去置備自己的房子。

他熟稔的人沒有一個想跟他接近，因為他的舉動，他的狀況不能夠鼓起人家好奇心和給他打交道的興味。他樣子不像心裏有心事要隱藏，要傾吐。從他偶然的談話裏，大家知道他是鄉下生長的，是衛薩克斯那一帶的人；年輕時就到倫敦的一家銀行裏來，後來升到了個重要位置；他投資很

得利的父親死了，他承襲了財產，就有足夠的進款叫他很早就退出了商業界。

一天晚上，他好幾天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平頓醫生飯後從鄰近的醫室裏過來，在火爐面前陪着他吸煙。這個病人的病痛並不須怎樣的研究，所以他們就隨便談着別種的話。

米爾蓬趁一個機會，憂鬱地搖着頭說道：「我是個寂寞人，平頓——寂寞人。你不能知道像我這樣的寂寞……年紀越大，我越覺得自己的不滿意。可是今天，因為受了些無意間的感觸，我一生最不滿意的事情格外攪擾得我利害——那就是未曾履行二十年前允許人家一句話的迴憶。平常時候，人家都當我說什麼是什麼的；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我以前言而未行的一句誓言，回到我心裏來，有超過他真正重量的壓力，特別在一天這個時候。你知道，在晚上一個人朦朧矓矓半入睡時感覺到一扇門或是一扇窗

沒有關上時的不安，或是在白天想起了一封信沒有答覆的那種滋味。就這樣，我允許的這句話時時的攪擾我，特別在今天。」

說到這裏他停了，他們持續着吸煙。米爾蓬的眼睛，雖然瞪着爐火，實在是很注意地看着英國西部的一個村鎮。

他接說道：「真的，我總沒有忘記過，雖然在我生活上忙碌的那幾年，牠就給我職務的重量壓住了，埋葬了。可是，我已經說過，今天無意間看了一件同樣性質的法律報告，又把牠很生動地復活了過來。怎麼一件事，我可以幾句話告訴你。你聽見了，怕要笑我皮膚太薄了吧。……我從外衛薩克斯的湯鮑羅甫到這兒來是在二十一歲，我是在那個鎮上生長大，並且在那裏，我動身之前，得了個同我差不多年紀少女的歡心。我答應娶她，可是我利用着這句話脫身走了，——至今還是個獨身漢。」

「還是老套。」

他顛了一顛頭。

「我離開本鄉，當時自己以爲這樣很容易地從困難問題裏脫身出來，真做了件極聰明的事情。可是我竟活得這樣長久叫那句話又能回到心頭來攪擾我了——老實說，還不能真正刺痛了我的天良，祇對於我自己這一堆肉做成的所謂人格發生了種不滿意的感想。比仿我問你借五十磅，答應你下年夏季一定歸還，若是到期不還，我就該想我自己變成了個卑陋的小人，特別是你急於等錢用的時候。我答應那個姑娘也是這樣的不含糊，可是後來竟冷淡地毀了約，祇以爲這是樁漂亮事情，決不想做着卑鄙的行徑。明知那可憐的犧牲者已經有了孩子，可是罪惡的償付者並不是我，雖也曾給過金錢上的補助。……就因此，這種報復的痛苦不時要給我發掘開來；簡直不容易叫你相信，隔了這許多年，事情都過去了，做完了，她想已變成了個老婆婆，像我變成了老頭兒一樣，這種感想還是照舊的打破我一切自

尊的念頭的。」

「喔 我明白的。這全看各人的性質。有許多人早就忘記了；就是你，要是娶了親，成了家也許就不想了。她嫁了嗎？」

「沒有吧。呀，沒有——她決沒有。她離開了湯鮑羅甫，後來另換了個名字在不知道她的鄰縣愛桑勃蘭裏出現了。我是不常到那一帶去走動的，祇有一次經過愛桑勃蘭，知道她有了個音樂教師這類的職業，預備在那裏久居了。這是我兩三年前在那裏偶然聽見的消息。可是自從我們第一次熟稔之後我從沒有見過她，現在看見了怕要不認得哩。」

醫生問道：「那孩子還活着嗎？」

他朋友答道：「活着好幾年，那是我知道的，至於現在怎樣，可就不敢說了。她是個小姑娘。照年紀算起來，這會兒也許出嫁了呢。」

「那末那母親——是不是個端莊的好婦人呢？」

「喔，是的；是個感覺靈敏而靜默的姑娘，在普通人看來，也不能算十分動人，可也不算不能引人注意的；祇是一位平常的姑娘。我們認識的時候，她的地位沒有我的好。我好像已經告訴過你，我父親是個律師。她是個樂器鋪子裏的小姑娘；因此我當時覺得娶了她就低落了我的身份。於是就發生了這個結果。」

「好吧，我可以勸你的幾句話就是，事情已經過了二十年，想要修補也未免太晚了，並且經過這許多年，說修補，牠自己也早已修補好了。你最好把牠丟開了吧，祇當是力不能及的一種罪過就算了。當然，比仿那一母一女或全活着，或有一個活着，你心裏過意不去，並且有多餘的，就遺傳些什麼給她們。」

「我並沒有很多多餘的東西，並且還有近枝的親屬——也許比較她們更要近些的。然而問題並不在這上面。就算我有了錢，我以為這種過去的



事情也不能拿金錢來修補的。我答應她的並不是讓她有錢。並且是反面，我告訴她，我們倆許要過着極困苦的日子。然而，我却答應她娶她做妻子。」

醫生一壁站起來預備要走，一壁說笑話地說道；「那末找着她結婚呀。」

「呀，平頓，這當然是一句顯明的笑話。就是我也沒有一點兒想結婚的心思；現在這樣的生活我覺得很滿意的了。我的天性，本能，習慣，無論什麼都是個獨身漢的坯子。況且，雖然我至今還尊重她，（因為她沒有一絲兒有可以埋怨的地方），然而我對她的愛情連一些兒影子也沒有了。她在我的心裏，祇是那末一個知道是好的，可是並沒有什麼興味的婦人。所以純粹是一種想糾正以前的錯誤的心思叫我去找她，並且想立刻要去做。」

他驚駭的朋友問道；「你不能當真的這樣想吧？」

「我有時想要做，倘然做得到的話；祇是，像我說的，想虧復我的人格。」

平頓醫生道：「我祝你的成功。你不久可以離開這把椅子，那就好把你這種衝動實行了。祇是——靜默了二十年之後——我的意思，還是不做！」

## III

這醫生的忠告在米爾蓬的心中就在上述的嚴重狀況和幾月來或幾年來起伏在胸頭的那種差不多像宗教性的正義主張之間忐忑不定了。

然而這個感想並沒有影響到米爾蓬最近的舉動。不多時他的小病就全愈了，就埋怨自己為什麼因為一時感情的衝動，就會把天良上的事情去告訴給人家。

然而那一種鼓動的力量，雖是隱藏着，却還在他身上，並且慢慢地長得格外的有勁。最後的爆裂是在他病中宣露秘密以後的四個月光景，在一個和緩的春朝，米爾蓬坐在巴亭頓車站往西去的火車裏了。關於自己毀約的片斷的思想，當寂寞的時候常把他赤裸地面對着自己的人格，最後的結果就逼他上了這條路。

在動身前的一兩天，他實在受着了一種促他決心的刺激。當時他翻着一本郵政局的人名冊，發見二十年沒有見面的那個婦人，還是住在愛桑勃蘭，所用的假名，還是從前離鄉一二年後，算是從外國回來帶着一個女兒的青年寡婦，住在這鎮裏時用的舊名字。她的景况好像沒有變換，她女兒彷彿還跟她在一塊兒，因為人名冊上寫着的她們名字是「遼娜拉法倫蘭太和法倫蘭姑娘，音樂跟跳舞的教師。」

下午米爾蓬就到了愛桑勃蘭，也不等送行李到鎮上，他第一件要緊事

情，就是找這兩個教師的住宅。站在一個居中而空曠的市場上，當然很容易發現一塊擦得光亮的銅牌上面很引人注目地刻着這個名字。他沒有知道底細，不敢冒昧走進去，最後決定在對面玩具舖子樓上租一間房子，挑一間起坐室正對着法倫蘭家裏那間起坐室，那裏是她們上跳舞課的。在這邊，他可以間接地打聽或窺探對面那婦女們的情形，不致引起旁人的疑心。他就是很細心地這樣做。

他打聽到，這位寡婦，法倫蘭太太，和她的女兒，法蘭雪絲是愉快而享着好名譽的人。她的學生很多，由女兒幫着，極肯耐苦和盡心教導學生們的。她是個鎮上人很推戴的太太了，雖然她職業中跳舞一門許是社會上低一等的東西，然而她是個深心人，一壁不能不勉強靠着她所擅長的生括，一壁却能用別種工作來補救，有時在慈善的賽會裏幫忙，有時在聖教的音樂會裏盡力，又有時做些音樂的演唱籌着款去捐助給曠野的蠻民，和

這個開化的鎮裏別樣熱心的事業。她的女兒是第一個熱心女郎去裝飾復活節和聖誕節的寺院，並且認着一股捐款去賣隻銀缸送給瓦爾牧師，紀念他在禮拜寺裏當副唱詩班長六個月中忠實熱心的高唱。總之，母女倆在這愛桑勃蘭鎮上彷彿是上流社會中可以做榜樣的無邪的一對。

像是種自然而簡便的宣傳她們職業的方法，她特地半開着音樂室的窗戶，使得一條街上的人，從日昇到日落的不論什麼時間中都可以聽到古典派音樂的零星斷片，從受課的那一羣十二到十四歲的孩子們嘴裏演述出來。然而，據說法倫太太的大宗進款還靠出租鋼琴，和給造琴人做賣買的經理人。

這種消息叫米爾蓬聽了快活；這是比他希望的還要體面，還要好。他急切要看看這兩個過着無可批駁的生活的女人。

他不用等多久就窺見了遼娜拉。這是在他到那兒第二天的早上，當她

站在自己的門口，撐開手裏的傘。她是瘦，可是並不瘠；一張好看，有姿態，深沉的臉龐，代替了在少年時短時間中引動他注意的那一張。他穿着黑色，很配她寡婦的身份。女兒跟着走出來；她是她母親光滑的，混圓的一副套板，也一樣有遼娜拉臉上堅決的表情，還有一種輕跳的快活，隱約間很像他在這個年紀時的態度。

一看見，他就決計要找她們去。可是他第一步辦法還是第二天早上送一封小東給遼娜拉，說明自己想過去拜會，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在白天好像她職務上的事情很忙。他故意把那封小東寫得像不需她什麼答覆似的，知道這是很不容易措辭的。

沒有答復來。自然他不會因此驚駭；可是他似乎覺得受了些打擊，雖然這不過是她沒有自動的寫一封不要求答覆的回信。

到了八點鐘，他自己指定的鐘點，他就走過街去，給一個僕人很勉強

地請了進去。那位自稱謂法倫太太的，就在二層樓上前面那間很大的音樂和跳舞室裏見他，並不在他希望的私人密室裏。這就在他們分手這許多年後的第一次會面上罩了一層憂鬱地辦公事的色彩。他所糟躉的女人現在站在他面前，穿着講究，即使在他京都人的眼光裏，走過來時的態度是十分莊嚴，差不多帶些堅毅了。她顯明地不願意見他。可是被棄了二十年，他能希望怎樣呢！

她像對着個偶然過訪的客人快活地說道：「你好呀，米爾蓬先生？樓底下我女兒會着個朋友，所以不能不在這兒接見你了。」

「你的女兒——也是我的。」

好像底下加上去的半句早已不在她記憶裏，她匆迫她答道：「喔——不錯，不錯。可是，若說公平待我，還是少說些這種話的好。祇怕你該當我個寡婦吧。」

「當然的。遼娜拉——」他再也說不下去了，她的態度是這樣的冷酷而淡漠。他所預備着一幕哭哀哀的埋怨，竟給歲月的衝激磨得脆弱了，完全不會發現的了。他不得不假引子直說到題目。

「你現在很自由嗎？遼娜拉——我意思說的是姻婚！沒有答應過什麼人，或——」

她有些詫異似的道；「喔！是的；很自由，米爾蓬先生。」

「那末我就該說我的來意。二十年前我會經答應娶你，我現在來踐這個諾。上天恕我的遲延！」

她的詫異是加增了，可是她並不慌張。她好像帶着憂色，不能贊同。隔了一會兒說道；「在我這時期的生活中，我實在不能容納這種意思。這要大大的把事情攪得複雜。我的進款現在過得去，用不着那一種的幫助。我沒有結婚的想頭——什麼東西會引你上這兒來幹這件事？真是件怪事，



倘然我可以這樣說。」

米爾蓬游移地說道：「這該做，我敢說是該做。可是我也該告訴你，這並不是一種衝動——我意思說一種熱情的衝動。我要娶你，遼娜拉；我很想娶你，可是這是個天良問題，一樁踐諾的事情。我答應了你，走開來是不正當。我要在死的以前抹去這不正當的意念，慢慢地我們一定會像從前那樣熱烈地相愛的。」

她狐疑地搖着頭；「我佩服你的動機，米爾蓬先生；然而，請你想想我的地位，你該知道，像我這樣不感到結婚的需要，當然沒有變換我生活狀況的理由，雖然這樣做了可以安慰你的天良。我在這鎮上佔着很尊崇的地位，這是我用着自己的苦工造成的，所以，簡捷說，我不願變換牠。我的女兒，想要跟一個有做好丈夫資格的人訂婚快要成熟了。他這會兒就在樓下。」

「她知道——我的事嗎？」

「喔，沒有，沒有；天主保佑！她以爲父親死了，葬了。所以，你瞧，什麼事都很順手，我不願攪擾他們的進行。」

他點了點頭。「很好，」他說着站起來走。可是，走到門口，他又回來。

又請求道；「然而，遼娜拉，我是專誠來的，我不懂怎麼會發生什麼攪擾。你不過嫁一個老朋友。你肯再想想嗎？我們的結合是再正當也沒有，就會那女孩子着想。」

她搖着頭，神經興奮地顛着她的腳。

他又道；「好吧，我也不多打攪你了。一時我還不離開愛桑勃蘭。准我再見面嗎？」

她勉強地說道；「可以，我不計較的。」

他所遇到的障礙，雖沒有把他對於遼娜拉熄滅的熱情重新燃燒起來，然而覺得要想求內心的和平，決計不能不克服她那種冷酷。他不斷的去拜訪。第一次同他女兒一見面，十分的苦痛，雖然還沒有像他預料的要給她吸引了去；她沒有引起他的同情心。法蘭雪絲已經從母親那裏知道了「她這老朋友」的來意，她極端地不贊同。他的意思在她們倆都有些格格不能相容的樣子，所以米爾蓬隔了好久也沒有做成什麼映像在法倫蘭太太的意識裏。他的殷勤祇是討他的厭，不能討她的好。他驚駭她的堅決，就祇有一次他說到了道德觀念上，她好像有了些感動。

他說：「嚴格地講，我們想做規矩人，必需結婚；這就是這件事的真相，遼娜拉。」

她很快地說道：「我也曾在這方面想過，起初也很有些活動的。然而我找不出這理由的實在力量在那裏。若說過了這些年，我因為道德的緣

故，一定要嫁給你，我絕端否認。你很知道，我祇該在正當的時候嫁給你。現在修補有什麼用處？」

他們都站在窗口。一個小鬍子的青年穿着牧師的裝束在底下門口叫門。遼娜拉立刻顯出高興的光采。

米爾蓬道：「他是誰？」

「我的法蘭雪絲的情人。我真難受——她剛出了門！呀！他們告訴他在那裏了，他找她去了。我希望他們的愛戀能圓滿，無論怎樣！」

「爲什麼不呢？」

「他還不能娶親哩；並且他現在離開了愛桑勃蘭，法蘭雪絲也不能常見他了。他從前是在這兒服務的，可是現在他是沿鐵路過去五十哩的衣范那裏聖約翰堂的牧師了。她們倆雖然心心相照彼此有了默許，然而——他的親友因爲我們的職業，還在那裏反對哩。然而，他明白這種反對是無理

取鬧，決不會受牠的影響的。」

「那末你嫁我可以促成他們的婚姻，並不像你說的，要去阻碍他們了。」

「你想可以嗎？」

「當然可以的，因為你可以完全脫離這個職業。」

無意間他找着一條路，說得活動了些，他趕緊持續着。這個見解說給了法倫蘭太太的女兒聽，也減輕了她的反對。米爾蓬後來退掉了在愛桑勃蘭的租屋，還不時的來來去去，最後把這件交涉辦妥了，得了她勉強的承諾。

他們就在最近的禮拜寺結了婚；那音樂和跳舞教師的招牌——說什麼多行吧——買給一個搶着來佔領的後繼人，米爾蓬一家已經決計住到倫敦去。

米爾蓬變成個有房產的人在他舊居的城裏，雖不是舊居的街上，米爾蓬太太和他們的女兒也都變了倫敦人了。法蘭雪絲因為她們的遷居待了她情人的滿意所以也肯遷就。倫敦離依范雖有一百哩，然而他常有別種任務要常來走動，所以比較望那一邊走五十哩專誠去看她來得合式些。因此他們就住下在這兒了。在西區裏一條小而熱鬧的街上，一直從攔樓上起都布置妥貼，屋子的外面，不久藏在泥灰底下五十多年鮮紅鮮黃的磚頭還都堆滿了烟煤的色調，現在刮乾淨了，顯露給驚奇的路人看。

從這次結合，那兩位女人在社會上所得的身分是很高的了；然而，初住到倫敦時的高興，站到了世界中樞上時的興奮慢慢地過了，他們的生括好像比較在人家看不起的愛桑勃蘭鎮上，享受着居民四分之三的招呼的

熟稔時來得沉悶多了。米爾蓬不去批駁他的夫人；他不能。不論她怎樣冷酷，都是他以前的待遇和經過的歲月所造成的；況且他理想能實踐的一種快感和自尊心的虧復都能把天平的平衡側重到她那一邊去，蓋過一切反對的心思。

住到城裏來大概一個月之後，他們決定到衛德島的海邊去住一星期，潘西梵高不牧師（就是上面說的那位青年牧師）約定去看他們，特別要會法蘭雪絲。這一對少年雖還沒有正式宣布過訂婚，然而明顯地他們相互的解除了結婚不能有別的結果可以使最少兩人裏邊的一個不受拋心的失望。法蘭雪絲可並不是多情善懷的。她該算是盛氣凌人的人，真的；再講明白些，她沒有滿足她父親的希望。然而他一壁希望着，一壁盡力給她謀安樂，像別的父親一樣的誠懇。

高不介紹給這家庭的新主人翁之後，就在島上住了兩三天。他臨走的

那天，他們決定僱着停在海邊的一隻遊船，淌到海面上去玩兩個鐘頭。舟行了沒有多遠，除掉牧師以外，大家覺得在海風裏恍盪多有些不合式；然而，因為牧師覺得有趣，他們三人都儘力地忍耐着，沒有一個做着苦臉，發着怨言，直等到那少年，看出了他們的不痛快，纔趕緊叫掉轉船頭。在回去的路上他們沉默地相對坐着。

在這種狀況中暈船的人，正像守夜的，疲勞的，煩悶的，驚悸的人一樣，臉上總帶一種特殊的變態——那就是把每個人和他同類不同的個性強烈地表現出來，拿泛泛的特點點綴成了異常的注目。極熟稔的臉蛋上，在這種時候也會暴露出一種想不到的狀態；這就像葬在土裏久被遺忘的祖先的幽靈的顯現；凡血統關係之有特殊或被屏棄的性質者，在平常時候給臉上一種固定的表情所掩蔽，這時候也會有種粗坯的堅持性要呈露出來。

法蘭雪絲，傍着她母親的丈夫坐着，臉對着高坯，那末在這沉悶的回



程中，當然要給這位牧師細細的打量；起初還帶着同情性的微笑。後來，當這中年的父親和他的女兒臉上都慢慢地罩上了一層灰白色，法蘭雪絲美麗的紅暈散成了污染的斑點，綿軟而混圓形的身材失掉了向來習見的嬌嫩的姿態而變成幾條粗淺的曲綫的時候，高丕慢慢地發現在安適時看不到而在不痛快時呈露出來的二人的酷肖。米爾蓬和法蘭雪絲在苦痛時真是異常的，驚人的相像。

這不可解的事實完全吸引了高丕的注意。他忘記了再對法蘭雪絲微笑，也想不起握她的手；當傍岸時他還像入定般的呆呆坐了好一忽兒。

在回家路上，大家漸漸地回復了顏色和姿態，兩人相像的地方一點兒一點兒隱去了，法蘭雪絲和米爾蓬又罩在性別和年齡的普通差別裏面了。

這一次的盪舟，真好像把一塊神祕的紗帘揭開了一下，在一瞬間顯露出過去時期中的一齣啞劇。

到了晚上他不經意地問道：「你的後父是你母親的表兄弟嗎，親愛的法蘭雪絲？」

她道：「呀，不是的，他們沒有親誼的。她祇是她的老朋友。怎麼你會這樣問呢？」

他並沒有說出理由，第二天早上就動身到依范繼續他的職務。

高不是個忠實的少年，並且很乖巧的。回到依范，聖彼得街上自己家中的靜室裏，他很久而很不快意地考量這次盪舟的暴露。顯現的事實是很明瞭的了，他的地位開始變成不舒泰了。他遇見法倫蘭母女時她們是愛桑勃蘭教區裏的人，他給法蘭雪絲吸引住了，直到現在還漂泊在一個不能決定訂婚期間中，祇因為他還沒有結婚的能力。這法倫蘭家庭現在明顯地藏着神祕，去跟有這種神祕性的人家聯婚實在不能符合他自己的主張。因此他坐在那裏祇管歎氣，不願捨棄法蘭雪絲的心思和他自然地痛恨跟有不能

受人嚴密審查的歷史的人家聯婚的心思，在他心裏交戰。

在一個老式的熱情的戀人也許不會站住了去研究這種問題；然而，高丕雖在教會裏，他的情感是有挑剔性的——明顯地受着這世紀頹喪性混合的影響。他遲延着寫信給法蘭雪絲，祇因為在他受這種疑團煩擾的時候，一點兒也鼓不起興致來。

這時候米爾蓬一家已經回到了倫敦，法蘭雪絲慢慢地心焦起來了。和她母親提到高丕的時候，她天真地說起他那可異的問詢，打聽她母親和後父是不是表親。米爾蓬太太叫她重說一遍。法蘭雪絲照樣說了之後，就用探索的眼光看她母親的變態。

她問道：「他這問話裏面有什麼異常的意思嗎？現在不寫信給我與這有關係嗎？」

她母親閃避着，不告訴她，所以法蘭雪絲現在也給猜疑的空氣包裹住

了。就這晚上，當她偶然站在她父母的房門外邊時，她第一次聽見他們的聲音在那裏激昂的爭辯。

真的，氣惱的萍果已經掉進了米爾蓬家庭裏來了。臥室裏的情形是，米爾蓬太太站在梳粧台的面前，對着坐在隔壁更衣室裏，呆瞪着地板的丈夫看。

她粗暴地問道；「爲什麼你要第二次攪擾我的生活？爲什麼你要拿天良不天良來毒害我，逼得我因爲要免除你的煩擾不能不接受你？本來法蘭雪絲和我過着好日子；我一生惟一的希望就是望她嫁給這個可愛的青年。現在他們的婚姻給你殘酷的參與破壞了！爲什麼你還要在我的世界裏出現，在我費盡心力所造成的名譽上又散布下污跡——這是我這許多鬱悶的歲月中沒有人能體會得來的苦工所造成的呀！」她把臉蛋埋在桌子上熱烈地哭了。

米爾蓬沒有回答。法蘭雪絲差不多一夜沒有睡着，可是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高不還是沒有信來，她就求她的母親到依范去一趟，看看那少年不要病了。

米爾蓬太太去了，當天就回來。法蘭雪絲，急切而頹喪，在車站上接她。

沒有什麼吧？她母親不能說沒有；雖然他沒有生病。

她祇發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當一個男子存心要站開來，去找他是個錯誤。回來時同他母親坐在一輛馬車裏，法蘭雪絲堅持着要知道，到底明顯地分開她戀人的神祕是什麼。究竟在伊范見面時所說的是些什麼話，沒法子叫米爾蓬太太照樣的說出來；可是這一點她是承認的——那就是，這分離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米爾蓬找着了她，又娶了她。

那愁苦的姑娘就問道：「爲什麼他要找你——並且爲什麼你一定要嫁

他呢？」於是各種證據在她銳敏的心裏慢慢拼湊起來，接着，她的臉上漲起了紅暈，就問她母親，難道人家猜疑的真是事實嗎，她母親承認是的。

那少女的臉上一陣屈辱的紅暈接着一陣羞愧的紅暈。怎麼能叫像高丕這樣謹慎的，準確的牧師和情人來向她求婚，在發現她這種不正當產生之後呢？她雙手捧着眼睛在一個沉默的失望裏。

起初當着米爾蓬的面，她們還抑制着悲哀。然而慢慢地她們的情感掙持住她們了，當吃過飯米爾蓬在椅子裏打盹的時候，米爾蓬太太的激刺衝破了一切。懷恨的法蘭雪絲也附和着母親痛罵這個男子，像幽靈般出現在她們預備着的海門 Hermen的筵席上，就拿牠的允諾變成了鬼怪般的失敗。

「媽呀，你怎麼就這樣軟弱，准這樣一個冤家走進你的家裏來——這顯明地是你命運裏的惡神——還要認他做丈夫，隔了這些年？你要早告訴

我，我總可以給你計算着好些的辦法！然而我想我不該罵他，雖則心裏恨，即使他毀了我的一生！」

「法蘭雪絲，我也堅拒過的呀；我當時想不願跟這樣一個造成我一生洗不掉的污辱的男子再有什麼交往的了。然而他不理會；他堅持着他的天良，我的天良，直說得我要瘋了，那纔說了聲『可以。』……從此把我們從享着盛譽尊敬的鎮上帶到這兒——這是多沒主意呀！咳，那些日子的快活！我們有我們的社會，跟我們同樣地位的人們，他們不希望我們怎樣了不得，我們也不希望他們怎樣。這兒呢，有了這許多，實在一些也沒有！他說倫敦社會怎樣光明，怎樣顯耀，正像個新世界一樣。在那裏面的人看起來，也許是這樣，可是跟我們這兩個寂寞的女人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祇見牠閃爍地在眼前經過！……咳，傻瓜，我真是傻瓜！」

這時候米爾蓬並沒有真的睡死了一些兒聽不到這些和還有許多同樣的

差不多像咒詛般的埋怨。他覺得家裏找不到安甯，他重到俱樂部，那裏，自從和遼娜拉結婚之後，他好久沒有去了。然而家庭裏的煩擾就在這裏也不能叫他舒泰；他不能，像先前一樣，拿着晚報躺在他坐慣的大椅裏，很安適地在他獨身的感覺中以爲他到那裏，那裏就是他小世界的中心。他現在的世界是個橢圓形的了，有兩個中心點，並且他自己的那一點還不是主要的哩。

那少年牧師還是躲着，用閃避來作難法蘭雪絲。顯明地他在那裏等着事情的發展。米爾蓬沉默地忍受着妻子和女兒的埋怨，可是慢慢地他變得深沉了，好像肚子裏在那裏計劃着新打算。那種毀掉她們生活的悲啼，越來越激昂了，所以一天，米爾蓬鎮靜地提議要回到鄉下去；不一定要愛桑勃蘭，可是，比仿她們中意，到一個古舊的小別墅去，不多幾天他看見掛着招租牌子，離着高丕的依范村不到一哩地。



她們聽了覺得詫異，然而，雖以為他是個帶着惡運的人，這一次却預備順從他的主張。米爾達太太說道：「雖然這去的結果是要叫高不要求你明白地承認過去的歷史，你被迫着吐露一切，從此把我對於法蘭雪絲的希望打成了片片。她却一天天的喜歡你起來了，特別當她發脾氣的時候。大家快要看見你們倆常在一塊兒而注意着，我不知又有什麼變化！」

他道：「我想他們看不見我們在一塊兒了。」然而她堅持着她的理由，他也不跟她辨。到底遷居問題是決定了；城裏的房子買掉後，接着就來了許多搬傢俱的人和車子，把一切動產和僕役都車走了。家裏忙亂的時候，他先把妻子送到旅館裏，自己到依范去了三四次，監督着修理和改造那塊宅地。工程完畢他又回到城裏她們那裏。

布置妥貼，他告訴她們，現在祇剩動身了。他伴着她們祇到車站上，說，還要暫時留在城裏，跟律師辦些手續。她們去了，狐疑而不決，因為

可愛的高丕並沒有什麼表示。

米爾蓬太太在火車裏對女兒道：「倘然我們此去單獨地住着，沒有那惹人譏笑的人在面前，多好呀；然而讓牠去吧！」

那座房子是在一堆榆樹的影裏，她們很喜歡。第一個來歡迎她們的是高丕。他看見她們搬得這樣近，很快活，並且，（雖然他沒有說出來）又預備着過這樣闊綽的生活。然而，他仍舊沒有虧復他戀人的態度。

米爾蓬太太喃喃地道：「一切都給你爸爸攪糟了！」

然而三天以後她接着她丈夫的一封信，她這次的詫異可着實不小。那是從蒲龍可來的。

信上開始說明從她們走後他忙着支配財產的辦法。那辦法的要點就是，米爾蓬太太現在變了一塊大地產的佔有者，而法蘭雪絲也一生享用着一筆巨款的利金，那巨款本身將來分配給她的子女，倘然她有的話。信的

結尾又寫道：

「現在我知道有許多沒有盡責任的，到後來不能用遲緩的手段去補救的。我們的敗行並不是孤獨地留在過去的歷史裏，祇等着機會要復活過來；像移根植物般，分布開來又在別處生的根，雖毀損了老根，實在的結果却並沒有殺死牠。我來找你是個錯誤，我承認；你我最好的辦法就是你永不見我。所以最好不要來找我，就是找也不會找着；現在你也很有錢了，我們再見面祇有壞處，沒有好處的。米爾蓬。」

簡括說，米爾蓬從此失蹤了。祇是倘然仔細調查，就可以發見，在米爾蓬離開依范不多時之後，有個英國人，並不叫米爾蓬，到不魯舍爾住下了；這個人要給米爾蓬太太遇見了一定認識的。下一個夏季的一個晚上，這個人看着英國報紙的時候，發見了法倫蘭小姐結婚的消息。她變了高丕

牧師太太了。

那個人道：「謝天主！」

然而他這一瞬間的滿意離着快活遠得很哩。在以前他是受着惡劣的天良的壓迫，現在他又給抑制安抵岡 Antigoné 的重量的思想所困了，因為正義地遵守着他所取得的禮規，不正義的放恣是他的報酬。常時的要給僕役們從他時常走動的那個俱樂部裏攙扶着回家來，祇因為他喝的酒太多了些竟不能照顧自己了。然而他是不傷人的，就算他多喝了這一些。

兩個野心家的悲劇

A TRAGEDY OF  
TWO AMBITIONS

村中孩童們的喊叫聲，酒店門口閒蕩者的斷續嘻笑聲，從窗口裏飛進來；但是哈爾鮑洛弟兄倆依舊繼續做他們的工作。

他們坐在機器匠家的臥室裏，正在自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讀法。他們讀的不是荷馬的你打我攻，也不是阿爾良的航海，更不是西比亞家的禍患，因引起了他們的想像熱，纔繼續不斷的努力。他們勤力苦讀的是希臘的聖經，現正專心致志於致希伯來人的難解的書翰裏。

暑伏天的太陽此時已西沉了，陽光照在兩邊傾斜的低天花板上，大柳

樹的影子在牆上一閃一搖的亂動，像一隊鬼兵在行動似的。開着的窗吹進一陣陣遠處的聲音，此刻傳進一聲極近的。這是他們的妹妹，是位十四歲的美麗姑娘，此時站在窗下庭心裏。

「我看得見你們的頭頂，你們老是在那裏幹麼呢？我不喜歡你們去和街上野孩子一處鬼混，但是來和我一起玩罷！」

他們討厭似的淡淡的回答了她幾句，她便很失望的走去了。不一會，一陣重脚步聲，從屋的旁邊轉出來，大哥就坐了起來，低聲說道：「我好像聽見他來了，」眼只是瞧着窗。

從屋角裏轉出一個穿淡褐色的老式鄉下的小商人，一面走着一面跳着。大哥氣得紅漲了臉，站起來跑下樓去。那弟弟還是坐着，隔了幾分鐘，大哥又進房來。

「蘿莎看見他麼？」

「沒有。」

「別人呢？」

「也沒有。」

「你怎麼樣辦呢？」

「他在稻草棚裏。我拖他進去麻煩極了，他一倒地就睡熟了。我早料到這是他出外的推託。磨坊老板康區等着石頭用，可是鋸木機裏要添幾塊活板，可憐的鄉老兒也弄得車兒短了輪。」

「成天到晚的苦讀還有什麼用呢！」弟弟說着把敦良的字彙撲的一闔。「喔，如果我們能夠保存母親的九百鎊錢，該多麼的好呀！」

「她真算得到這錢多麼有用！她想每人四百五十鎊。如果小心一點的用，我敢沒有疑問的說夠用了。」

這九百鎊的損失是他們成功的大打擊。這筆錢是他們母親想盡了種種



方法自己吃用省下來的，加上一注偶然得到的遺產，其餘一筆一筆小的進款，收括攏來，預備達到她生平惟一的願望——送她兩個兒子，會素和康留，到大學裏去念書，她打聽仔細經濟一點四百鎊至四百五十鎊就夠讀到畢業了，她信託她的兒子能夠照她所希望的那樣經濟的做去。但是她爲了這個，精心思用得過度，一兩年前就死了；而這筆錢就整個兒落在他們父親手裏，現在已快用盡了。錢一完，大學學位的機會和希望也同歸於盡了。

「想到這個就要使我發狂，」大哥會素說道。「我們在這裏用極呆笨的方法自習，最大的希望也不過是當幾年小學的校長，或者考進聖經大學，做個給人輕視的傳道者。」

哥哥發怒，弟弟却滿臉的愁容。「我們沒有學位和有學位的人，一樣可以講道，」他勉強的安慰自己。

「講道——對的，」會素說着嘴唇一撇。「但是我們不能高昇呀！」

「讓我們盡心竭力的做下去，慢慢的墾。」

哥哥便不作聲，彎着背繼續讀他們的書。

原來他們的鬱悶是爲他們的父親，現在鼾聲響亮的醉臥在草棚裏；從前他是一位很興旺的機器匠，雖則他的性情很隨便很輕率，但他的營業曾經很發達過，後來吃上了強性的酒，他的壞習慣便把營業弄糟了。主顧都到別處交易去了；從前兩批人做工，現在工人裁減了不少，祇有一批人做工，還是空閒得沒工做。星期六的下午，他沒錢付，因此也怕見工人了。

太陽沉下去不見了，村童的喊叫聲也停止了，黑暗包圍那兩學生的臥室，外界的景象寂然毫無聲息。誰也不知道這縵籐的牆裏，有兩顆熱血志高的少年，胸膛裏在僕僕的跳動。

數月之後他們弟兄倆離開了本鄉去進訓練校長的師範專門學校；先把他們的妹妹送到一處時式的避暑地方，依他們經濟的能力，使她受最有效

能的教育。

二

有一個穿半身傳教師服裝的人沿着大路從車站向一小城而去。他一面走一面很專心的看一本書，難得抬起頭來，看走錯了路沒有，或是碰了別的行人。凡認得機器匠家裏的學生，一望就會知道是會索那哥哥。

當他是孩子時面上僅能看出他有力量，在成人時，就可以瞧出他果決的判斷力。他的性情漸漸的在面容上刻劃出來。他對於前程的興趣一天濃似一天，他繼續等候着希望的實現，除此之外毫無半點雜念——種種都可以在他面上察看出來。他的志向實在很富情感，但節制着不顯露，他心裏滿是各種計劃的種子；而前程的幻夢，有意放在半暗半明裏，使意志不致弛懈。

歷來的事實都很幸運。他第一次擔任了校長，不久就被人介紹結識了一位離本鄉很遠的主教；那主教認他爲極有希望的青年，決意親手栽培他。他現在某處大城的聖經大學裏讀書，已修完了兩年，不久就要受牧師職位了。

他走進小城，轉入一條小巷，於是到了一片空場，場盡頭有一拱門；那本書依舊沒有放下，直到進了拱門，轉了彎，纔放下來。拱門上寫着「國立初等小學。」拱門的柱脚已敗壞不堪，這種剝蝕只有海浪和小孩的手能夠。他不久就在小學生的歌聲中了。

他的弟弟康納留就是該校的校長，他放下了剛指過歐洲海角的教鞭，走向前來。

「這是他的哥哥，」一個第六級裏的學生低低說道。「他要做牧師了。他現在在大學裏。」

道。「我們的先生也要去做牧師，當他積蓄了足夠的錢，」另一個學生說

他們幾月不見，弟弟先問了安，隨後他把教地理的方法解釋給他聽。但是哥哥對於這種題目毫無興趣。「你近來自己的功課怎樣？」他問道。「我寄你的書收到麼？」

康納留說收到的，并把最近的工作講給他哥哥聽。

「記住早上的工作別忘記。你什麼時候起身？」

那弟弟答道：「五點半。」

「照現在的季候四點半不算太早。早上最適宜於解釋和翻譯。我不知怎的，有時連讀小說都覺得厭煩，我能夠翻譯——我想這種工作多少有點機械的緣故。現在，弟弟，你太慢了，如果你要聖誕節後離開這裏的話，好好的要多讀些書哩。」

「我怕我很用功了罷。」

「我們一定不久要讓主教知道了。我相信他知道了，給你一個名位是不難的。副主教，就是我校的校長，他說主教到校裏來監考時，你來當面見見他最好。記住了留個好的印象給他。我自己經驗得來，這個最要緊，教義差不多一點沒有關係。你不做牧師，至少預備做個教堂執事。」

那弟弟沉思了半晌。「你接到蘿莎信麼？」他說道；「今天早上來了一封。」

「接到的。這個小妖精信寫得太勤了。她想家——雖則布魯塞爾是個極好玩的地方。但是她一定學到不少。我想一年已經夠了，隨後我預備送她到森堡進高等學堂，我決心讓她住兩年，雖則那裏的費用是很貴的。」

他們一談到妹妹，冷酷的面容就緩和下來，因為他們很愛妹妹，希望她的前程比自己的都熱切高遠得多。

「但是，哥哥，錢從那兒來呢？」

「我已經有了。」他四周一看，見有幾個學生在近旁便退後了幾步。

「我出五分利向我們隔壁佃戶借來的。你還記得他罷。」

「但是怎樣還他呢？」

「我預備從我年俸裏一點一點抽還他。弟弟，做事最沒用是半退半進。我相信她將來一定是位極漂亮的女子；如果她的美貌不能使她發蹟，那末如果我的猜測我的計劃沒有錯，美貌學問合起來，總可以成功。我要她寸膚寸骨一舉一動完全是個文雅美備的女子，這是完足她的命運和我們同向上進所必需的。你看着，她不會使我們失望的。我情願自己餓肚子，不情願叫她半途退學。」

他們向學校的四周望望。在康納留，這種環境是很自然很熟悉，但在會素，剛從高一等的地方來，見了很不快意，好像這是他以前遺棄的。

「當你離開了這裏我該多喜歡。」他說道，「你在說教壇上講過了第一次道，我也就此可以放心了。」

「你也許可以這樣說，要我去過肥美的日子。」

「呀，唔——別這樣看輕教會。不論那個有能力的人在教會裏都可做很好的工作，」他熱切的說道。「叛教的思潮要反對，老題目要新的解釋，精神上的真理要人寫爲文章……」他便陷入前程的幻夢裏，一面自己譬解使他努力上進的不是地位的可驕而是純爲基督教的熱忱。他已肩上一派教理，預備赴湯蹈火去辯護，像武士一樣，專爲榮耀光華而戰。

「如果教會能伸縮以適合時宜，牠纔能有永存的可能，」康納留說道。「如果不能——試想，我新近買了一本巴斐的明證，最考究的版本，闊邊，又很新，在一家書攤上買的——只出九辨士；我想這種書價錢這樣便宜，基督教近况一定不大好。」



「不，不！」那哥哥說着幾乎發怒了。「這表示這種證明是不需要的了。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真理，不用什麼外加的幫忙。并且，我們已經在基督教裏，不論是否，總得要忠於所事！我現在不久就要看完潘賽的聖父的書庫一書。」

「你這樣做去，哥哥，快要做主教了！」

「呀！」魯素恨恨的說道，搖搖頭。「也許我可以做——我可以做！但是我的神學或是法學博士的頭銜在那裏呢；沒有這個頭銜，又怎能做主教呢？大主教鐵洛生是騷厄比布商的兒子，但是他倒送到克蘭大學去念過書。喊着牛津或是劍橋是我的母校，不是我的福氣——也不是我們的！我的上帝！當我想到我們應該可以做什麼——我們多好的希望，毀壞了，給那可呢可惡的——」

「休，休！……我所感到的，和你一樣的深刻。近來我更感受到牠的

痛苦。沒有他，說不定你早已得到了博士的頭銜——也許已是母校的委員——而我也正在大學裏了。」

「別再講牠了，」哥哥說道。「我們務必盡力去做就是了。」

他們憂鬱的望着窗外，玻璃上滿是灰塵，又那麼高，只能望到天。

漸漸的他們的念頭又轉到這件煩悶事上，最後康納留忽然低低的開口道：

「他來看過我！」

會素面上的活氣又消失了，乾得像燼餘的渣滓一樣。他遽問道：「什麼時候？」

「上星期。」

「他怎麼來的——許多路哩？」

「火車來的。他來要錢。」

「呀！」

「他說要來看你。」

會素淡淡的答了他。他們談話的題目把來時的快感完全毀壞了。他晚上回去，康納留陪他到車站；但是一路回校去，在車裏却不像來時那樣看書了。這刻刻不能去懷的煩悶，在他廣博的生命上是個很大的污點。第二天他和其餘的學生同坐在大教堂裏做禮拜；一想到那煩悶，紫色玻璃窗裏射進來的華麗光線都看不出有什麼美麗。

那天下午，星期日早晚禮拜間的一段時候，聖經大學裏的綠草場上，除了幾隻烏鴉的叫聲，寂靜得聲息全無。會素已吃過中飯，在圖書館大窗前面，面對着綠草場站着。他看見一個人，穿身粗絨布衫褲，戴了一頂破舊的白色帽，手臂裏挽着一個高身材的丐婦，耳朵上掛着銅的長耳環。那男的嘲笑似的眼望着大禮堂的西首，會素，看他的態度形狀，知道是他的父親。那女人他不知道是誰。會素正在看的時候，副主教，也就是該校的

校長，（會素對他比對主教都要尊敬）剛從教堂的正門出來，沿着路穿過綠草場去。那一對男女遇到了副教主，他父親——真使會素嚇了一跳——竟轉過身去打招呼。

他們講些什麼話，他沒聽見。不過他在一身冷汗裏眼看他父親的手很熟悉似的搭在副教主的肩上；副主教立刻發了一顫，抖去他的手，退後幾步——這已足夠表示他心裏的感情了。那女的倒不說什麼，不過副主教過去之後，他們便向着聖經大學的大門走來。

會素飛也似的跑出走廊，出邊門，預備他們還沒跨到大門時，就上前去阻止，他在一簇桂花樹後遇到他們。

「喔吡，正是他來了！唔，你好，在這種時候，你一個大錢都不寄你爹用，害我幾十里路的趕來找你！」

「先問爹，這是誰？」會素說道，面上又灰又莊嚴，指着那肥胖帶銅

環的婦人這樣問。

「老婆！你的後母！你不知道我結婚麼？有一天晚上她幫我回家，我們就議妥，正式交易。可不是，賽利納？」

「嘻，我們在上帝面前定的！」那女的說着只是呆笑。

「唔，你住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所在？」那父親問道：「顯然是改過院麼？」

會素心不在也的聽着，態度却已鎮靜了。心裏雖很難過，但還問他們要不要吃飯，或是別的需要。他父親便打斷他的話說道，「什麼，我正來邀你到考暴酒店裏去吃使飯呢，我們出來是去看老婆的朋友，今晚就在考暴歇，明天到瓶架市場，要和她朋友一起在帳篷裏睡一兩晚哩。考暴的菜我不很贊成，但是那老酒我嘗了幾年確是世間少有的佳品。」

「謝謝，我不喝酒，飯也吃了。」會素說道。他可以信任父親的話，

因為說話時一股酒氣從嘴裏直衝出來。「你知道我們這裏有規矩的，我現在不能在考暴酒店裏給人看見。」

「喔，那末別來了，老太爺。我猜你也不在乎請請客罷？」

「一辨士都沒有，」那兒子堅決的說。「你已經很夠了。」

「雖不施，還得謝謝你。有一句話問你，那個細腿穿長靴的牧師樣的人，我們剛纔碰到的，是誰？他怕我們好像我們要藥死他似的！」

會素淡淡的答道，他就是大學裏的校長；又小心經意的問道，「你告訴他來看誰沒有？」

他父親並不回答。他和丐婦不再擔攔，向大路而去。會素回到圖書館裏。他的本性很堅決，熱淚只是往書上落，那天下午的狠狠比父親還要利害。到了晚上他坐下來寫一封信給他弟弟，先告訴他下午的事，和丐婦的新羞恥，接着提議去張羅一筆錢，送他們到坎拿大。「這是我們惟一的機

會，」他說道。「照現在的情形一天糟似一天。如果我們要做個成功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著作家——他們在社會上成名，像暴風雨一樣——倒不在乎，並且有時有浪漫的背景，還可以佔勝一步；就是本身自己是社會的唾棄者放蕩者都不要緊。但是做英國教堂的傳教人！弟弟，這是生死關頭！要在教會裏成功，非得人民信仰不可：第一是要他們信仰你是場面上人，第二是有家產，第三是學者，第四是道講得好，第五是基督徒——

但是第一要他們整個心，整個靈魂，整個力量信仰你是場面上人。如果他正是真體面的，那我就給人知道是機器匠的兒子，我也甘心情願去得我應得的機會。基督教的的精神是謙卑，有了上帝的幫助，我也可以硬得出來。但是這可怕的流氓式的無賴和那不名譽的婚姻！如果他不接受我的條件，離開英國，那他一定要消滅我，殺死我們。叫我們丟棄了高尚的志向，把妹妹羅莎放在丐婦同一的平線上，試問怎樣能活得下去？」

一天全個拿陸盤教區裏的人非常興奮似的。他們剛從教堂裏做早禮拜出來，大皆都在談論新牧師哈爾鮑洛先生：他是第一次上任當牧師。

村民從未爲這樣的事起過這樣的興奮。這安靜的僻地一向是無聲無臭懶怠慣的有一百多年，現在似乎忽然換了過來。他們都相互背誦着那句贊美詩「喔上帝，您幫助我罷！」從教堂門到墓道口的談話，平常總說些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話或是這星期裏的里巷新聞，從來未曾拿牧師講的道作資料；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

講道者的幾句興奮話終天留在他們的心裏。村民對於從前牧師講的話，一向是漠不關心置若罔聞；今天的村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聽了出來，都像受迷一般，時時的想學他說道，一面又覺得奇異的羞澀，借着笑



來遮飾，其實那笑是假的。

最奇怪的這些率真的村民的靈魂，受老式牧師的訓導已有四十餘年，今天聽了這新派的傳道師一番話，就大受感動。更奇怪的，這班老頑固的貴族，內有一位本區地主，也受他深切的影響。他們知道動感情的講道，應當打折扣，一時動聽的演說應當看牠的骨子；但是他們和其餘的村民一樣，也承認新牧師的可敬可愛。

法爾曼先生，本區的地主，是一位年青的鰥夫，她的母親自從她媳婦結婚後一年產女時過世後，回到老屋來做主婦，年紀還在壯年。法爾曼自從妻子死後，因心中抑鬱，躲在僻靜的家裏，毫不活動的過着生活；生活上缺少了目標，難免不使他坐立不安。他很喜歡老娘又回來了；成天到晚在鄉間只以管理家產爲正事。法太太在那天會素講道時的早禮拜裏，坐在她兒子的旁邊，是位快樂坦白的女子，她常常自己出來購買東西，施捨窮

人，喜歡舊式的花，和在雨天拜訪村民。這兩位是拿陸盤村上的大人，那天受到曾素雄辯的影響，和其餘的村民一樣。

曾素到的一天——在開講的前幾天——就有人給他介紹於他們母子；聽講之後他們對他的興趣熾旺起來，在聖器室門口候他出來，一同沿着公墓的小道上走去。法太太盛讚他講得好，又說這是本區的幸福得他來做牧師，又希望他已得到了舒服的寓處。

曾素略有點臉紅，說道他已得到很好的住處，在某鄉民的大屋子裏；他就說了一個鄉民的姓名。

她說怕要太寂寞，尤其是晚上，又說希望他常常去看他們。什麼時候能請他吃飯？當天能來麼——第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住在鄉間一定是特別的冷靜乏味。

曾素回答說，他該多喜歡，但是他怕今天不能了。「我不是真的獨個

在這裏，」他說道。「我的胞妹剛從布魯賽回來，她和你們一樣，怕我獨個人不舒服，陪我來住幾天，替我把房間佈置好，住慣一點了纔走。她今天疲不能到教堂裏來，現正在那裏等我呢。」

「喔，那末帶你妹妹回來——這樣更好了呀！我很喜歡認識認識她。我應該早曉得了多好！請你替我告罪，我竟一點不曉得她在這裏。」

會素說他一定代為轉達；但是她來不來不能肯定。實際上這件事全看他的意思，因為羅莎對他哥哥差不多當他父親看待。但是她的服飾，他却不能肯定；他決心不願他妹妹那天晚上極不漂亮的到貴族家去，以後機會極多，大可不必急急。

他大脚步的回寓所去。這是今天早上第一次做牧師的成績。種種事情都很順利。他已受了牧師職位；他服職的地方是個很舒服的鄉村，在那裏他可以獨斷一切；那前任的牧師大概不會回來了。開頭已留了個很好的印

象，沒有博士頭銜似乎對他沒有什麼害處。並且，經了一番勸解，一筆款子，已打發他父親和那女人到坎拿大去了，以後總可不再妨害他的前程了。

羅莎跑出來迎接他。「呀！你該到教堂去做個好女孩子，」他說。

「是的——我希望以後一定到。但是我照例痛恨一切教會的，就是你的講道在我心裏都有點輕視。這真是我不好的地方！」

這位說笑話的姑娘很美很高，飄飄然有仙女風采，穿件洋紗衫，顧盼風流，輕盈活潑，這是英國女孩從外國帶來的情態，但在本鄉幾個月已消失了不少。會素素性不喜開玩笑的；世界在他眼裏都是嚴重的，似乎沒有玩笑的餘地。他很莊重的簡括的把法家請客的事告訴她聽。

「現在，羅莎，我們一定要去的——這已決定了——如果你有一件隨便什麼時機都可以穿的體面衣服。當然，你沒想到帶一件晚禮服到這樣僻

遠的地方來罷？」

但是羅莎對於這些事有意外的先見之明。「我帶的，」她說道。「誰料得到在不備時有事來呢。」

「好極了！那末七點鐘準去。」

晚上到了，他們就在黃昏的微光中步行出發。羅莎把裙邊拖得高高的，免得沾露水，因此她的衣服，圍得像一個大風袋，臂下挾着一雙緞幫鞋子。羅莎預備進門後再換鞋子，但是她哥哥定要她在樹下換好了進去，使他們看起來好像不是走來的。他這種小事非常認真，可是羅莎把這許多事——走，穿衣服，酒飯，種種——只當是消遣。在會素，這些是生命上嚴重的事。

羅莎的到來，只怕在任何筵會中都沒有像她，尤其是牧師的妹子，能令人生出乎意外的驚異。法太太的驚駭全顯露在面上。她希望的是一位簡

單樸實的少女，因此她滿腹狐疑。如果這位漂亮姑娘早上同她哥哥一起到教堂去，說不定那晚上法爾曼家裏沒有什麼筵會了。

年青的兒子却不然。他好像一個熟睡的人，醒轉來只以為是清早，那知道却是暑天的中午。他幾乎禁不住當他們的面伸臂打呵欠，只覺得從來沒看見那樣美麗的姑娘。他們坐到筵席上，法爾曼先以本地惟我獨尊的態度 and 蘿莎 談話；但是蘿莎 暗裏弄巧，不久把他降到同一的半線上。從佈魯賽 來的蘿莎 已察出他在細看她的嘴，她的手，她的輪廓，好像他不懂怎麼樣造出來的：接着他心裏覺得很滿意，也不再細察小處了。

他講得很少；她却說得極多。法爾曼 母子在本地誰都有點敬懼，可是今晚上他們很親熱，所以蘿莎 絲毫也不慌張。那少年紳士在鄉僻住了一年多，竟有點兒土氣，把世界上的美事美物，差不多全忘了，今晚上纔從夢醉裏驚覺過來。他母親起先狐疑了一會，後來心想讓她兒子自己去應付

罷，便專心和會素談話。

會素精心計劃貫徹初衷的結果遠在他希望之上。他在先立志的時候，以為他妹妹蘿莎是位微弱而有希望的女子，必須用他的能力來幫助她；但是他現在開始明白自然給她肉體的美，比自然給他智慧的能力還要有用。他正在耐心的掘着地道，她却就要飛越過山了。

翌日他寫一封信給現在聖經大學裏的弟弟（佔據的就是他哥哥的老房間），很高興的告訴他蘿莎在那貴族家裏的成功。回信來道賀之外，告訴他哥哥一件相反的消息，他父親不喜歡坎拿大——那丐婦已丟棄了他，因此他覺得悶悶不樂，預備回家來。

在他最近的滿足裏幾乎把這件久錮的老煩惱，給遠路遮蔽忘了。但是現在重又回到他腦裏，這小小的消息裏，他見到的比他弟弟要多。在此刻不過是拳頭樣大的一朵烏雲而已。

## 四

十二月聖誕節的前一兩天，法太太和她的兒子在屋東的寬闊的石子路上踱來踱去。這早上一直有點濛濛雨兒，直到一點鐘前纔停；他們在進午餐前出來略略散步。

「您老人家知道，親愛的母親，」那兒子在說話，「我地位的特別纔使我對她有那樣好感。當你想到我的生命出發時就受了重大的打擊，從此我的生命就成了殘廢，當你想到我素恨被人注目，也沒有什麼政治的野心，而我的惟一目標和希望只是教育護養那留剩我的小安尼，你就可以見到哈爾鮑洛小姐可以阻止我成爲廢物的重要了。」

「如果你羨慕她，我想你一定要她罷！」他母親淡淡的間接的回答他。「但是你會知道她決不肯滿滿意意和你一樣的住在這裏，專心的管教



那孩子。」

「這就是我們意見不同的地方。她不是名門的閨秀，在你以為不配做媳婦，但是我就是爲這一點要想娶她，她沒有有勢力的親戚，她的野心不大。我深知知道這裏的生活就是她最希望的。她一定會情情願願住在家里，如果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她到外邊去。」

「阿爾伯，你愛上了她，又想娶她，所以你想出許多實際的理由來，說得這段婚姻萬分美滿。好，你願意，你儘管做去；我又沒有什麼權力來管你，何必要來和我商量呢？沒有疑問的，你意思想乘聖誕節的機會，提出來向她求婚。可不是？」

「不是，不是。我心裏不過在那裏轉這個念頭罷了。如果她以後一直和現在那末好——晤，那我看。你承認喜歡她的罷。」

「我承認是承認。她初次看到是非常動人。但是做你那孩子的繼母！

阿爾伯，你好像很熱切的要逐去我罷。」

「一點沒有。我不是像你想的，那麼鹵莽。我也不會急忙間就決定下去。不過，母親，我心裏一轉到，立刻就告訴你聽。如果你不喜歡，你儘說。」

「我不說什麼。若你已決定了，我當然儘我的力量幫助你。她什麼時候來？」

「明天。」

正在這個時候牧師寓所裏忙着準備一切，那時曾素自己在管家了。蘿莎這一年裏來過兩次，每次住了有兩三星期，使那少年紳士深深的愛上了她；今天又要來了。她的弟弟康納這次也要來，預備一家三兄妹團聚團聚。蘿莎從密特蘭來，要到深夜纔到，不過康納下午就能來，曾素出去迎接他的弟弟，跨過鐵道，走過廣場。

會素把寓所裏一切都準備好了，就動身，心裏從來沒有那樣快樂和感謝。他的成績名譽都很好，所以他弟弟康納留在教會裏的前程一定是出乎意外的容易；他熱切的想和他弟弟比較經驗，雖則手邊還有件更興奮的事情。他從小到現在一直有這個意思：以為在老式的鄉間小地方，教會能給人以社會上的威權，所出的代價比別的職業營生要便宜得多；這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思想是不錯的。

他走了有半點鐘光景，看見康納留沿着路來了；不到幾分鐘，兩弟兄就遇到了。康納留的經驗沒有那末有趣，但是他個人的地位却還滿意。今天他臉上有不愜意的神色，他哥哥還當是用功過度太疲倦了，并不留心，順便談起他們妹妹今晚上的事，和第三次來的可能結果。「在明年復活節前，她一定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會素很嚴重很高興的說道。

康納留搖搖他的頭。「她來得太遲了！」他答道。

「你什麼意思？」

「你看。」他拿出一張方島報，指着一段，叫會素讀。這是一段極普通的擾害社會秩序的小新聞，說有一個人，打碎了人家的窗，判監禁七天。

「那麼？」會素說道。

「這事發生的那晚我剛好在街上；那犯人就是我們的父親。」

「不——怎麼——他答允我住在坎拿大，我纔多寄些錢給他的？」

「他已平安的回國了。」康納留用悲鬱的語氣把其餘的情形講出來。

他親眼目睹那件事，雖他父親沒見他，并且還聽他說這次回來，是來吃他女兒嫁給某富人的喜酒。不幸中之幸事，那父親的名字報上印的是會素阿爾鮑洛。

「完了！我們將在喜出望外的得勝晚上失敗了，完了！」那哥哥說

道。他怎麼知道羅莎要出嫁了？好天呀，康納留，你好像注定的常常來給我壞消息，可不是？」

「是呀，」康納留說。「可憐的羅莎！」

他們心裏又傷心又羞恥，差不多掛着眼淚走回會素的寓所來。到了晚上，他們又出去迎接羅莎，她坐着輕馬車到村裏來。一到家，坐了下來，他們幾乎把秘密的鬱悶忘了，一心的念着她；而她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

第二天法爾曼母女到來，接着過了兩三天極有生氣的日子。那少年紳士漸漸的順從了感情的衝動——下了決心——這是沒有疑問。禮拜一天，康納留讀經，會素講道。法太太以做娘的態度對待羅莎，好像她已決心以禮貌歡迎這勢所必然的媳婦。最後的下午，她又在法家和那太太在一起，因聖誕節幫同招待村民到法家來喝茶。事後又留她吃飯，并預定她的弟兄

到了晚上去接。他們弟兄倆也被邀請的，但他們不能接受，因已有了先約。

這個先約是件很重要的事。他們的父親今天要從方島監牢裏釋放出來了。他們就去看他，求他不要到拿陸盤一帶來。或是回坎拿去，或是到密特蘭老屋裏去——不論什麼地方，他們想盡了方法，出盡了力要他不擾害他們的前程，摧殘醞釀中的他們妹妹的幸運婚姻。

法爾曼母子來牧師寓所裏把蘿莎帶走後，他們弟兄倆等不得吃飯喝茶就動身出發。他父親寫信，總是寄給康納留；他們一路走，康納留把父親寫給他的便條，拿出來從頭又念了一遍；他父親昨晚上一釋放就寫這張字條子給他，信裏說他寫信時已出發向拿陸盤而來；因沒錢，他一路祇好走來，預計到半途伊凡爾地方，大概下午六點鐘了。他在卡色爾酒店吃晚飯，希望他們雇一輛雙馬車到那酒店裏來接他，免得他徒步到來，給他們

丟臉。

「這語氣倒還好像想到顧顧我們的面子的，」康納留說道。

會素知道這是他父親譏諷的話，不答。這次的旅行大半在靜默裏過去。走進伊凡爾市街時，已上燈火了。康納留在這裏沒有人知道，又不穿教會裏的衣服，所以決定他到卡色爾酒店裏去看父親。酒店裏的人回答他，像他形容的那個人，在灶間裏吃了點東西之後，一刻鐘前已經離開這兒。他酒吃得皮氣壞極了。

康納留出來告訴了哥哥。會素說道，「那末我們一定沒留意擦身錯過去了！現在我想起來了，我們確實碰到過一個走路不穩的人，在亨福山那邊的樹下，那時太暗，真不清楚。」

他們急急忙忙的走回轉去；但是走了許多路，看不見什麼人。約走了四分之三的全路線，他們纔聽得前面有不整齊的脚步聲。他們就小心的跟

在後面。前面的人遇到另一個走路人——在這條寂靜的路上就只這一個——他們聽他那走路人到拿陸盤去的路。那人答道——一點不錯——最近的路是到了橋邊的柵欄門，轉彎進去，沿着那條小路，穿過草地去。

弟兄倆走到了柵欄門，也轉到小路上，但是並不追出那前面的人，這樣走過了兩三片草地，拿陸盤的法府公館的燈光已隱隱的從樹木中望得見。他們的父親不在走了，坐在籬邊濕漉的河岸上。一看見他們的影子，他便高叫道，「我到拿陸盤去；你是誰？」

他們走前去，告訴他是誰，并請他記住他自己提議的在伊凡爾見的計劃。

「哈，哈，我忘了！」他說。「好，你們要我怎麼樣？」他的聲氣顯然是爭吵。

接着便是一段極長的談話。他一聽得兒子不要他進村的暗示，就憤恨



起來。那父親從袋裏拖出一隻酒瓶，邀他們吃酒，并說和他要好的，喝一口。弟兄倆幾年不近酒了，但是心想今天還是接受一次的好，使不致無意識的惹他發怒。

「瓶裏是什麼？」會素說道。

「一兩滴和水的淡酒而已。不傷你的。捧瓶喝罷。」會素不得不照做，誰知他父親掀底一推，一大口的酒，倒進他的喉裏去，直抵胃囊，像一塊鎔鑄的鉛。

「哈，哈，好呀！」老哈爾鮑洛說道。「這是原梁酒精呀——哈，哈！」

「爲什麼你這樣的害我呀？」會素雖竭力平靜自己，但已節制不住有點怒了。

「因爲你先害我，我的孩子，叫我充軍到那種糟透的地方，還說爲我

好。你們兩個都是偽君子。你們要丟掉我——不爲別的。但是，哈，哈，現在你們要該死了！我要把你們傳教的靈魂毀壞。我女兒不久要嫁給這裏的紳士了。我已聽到這消息——我在報上看到的！」

「這事還沒成熟咧——」

我知道是真的；我是她的父親，我將親手把女兒遞出去，否則，哼，不客氣，鬧他個不開交！那紳士就住在那邊麼？」

會素失望痛苦得扭過身去。他妹妹的那段婚姻法爾曼還沒十分確定的宣布過，他的母親未博得歡心；而他們的父親忽而來到這村上，豈不要把像空前絕後的美麗宮殿的希望完全折毀麼？他們的父親站了起來。「假使那邊是紳士的住屋，我要去拜訪了。剛從坎拿大來，帶了她的大注的粧資——哈，哈！我希望無害於他，他也無害於我。我要恢復我家中的地位，行施我的職權，降低人的驕傲心！」

「你已經成功了！你上次帶來的女人在那裏——。」

「女人！她是我合法的妻子，和國家憲法一般的合法——比你們的母親還要合法，你母親生了你們之後，纔弄合法的！」

會素幾年前聽人說他父親很早就誘騙了他母親，直到後來生了孩子纔完婚的；今天父親親口把牠證實了。這是最後的打擊，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仰身倒在籬上。「什麼都完了！」他說道。「他把我們的前程全毀壞了！」

他們的父親向前走去，得意揚揚的舞動手杖，兩弟兄却站着不動。他們看得見灰色的人影一步一步沿着小路前進，他的頭上映着法府裏射出的燈光，法府裏此時說不定阿爾柏，法爾曼和羅莎坐在一條椅上，執着她手，求她同享他的祖傳家私。

蹣跚的灰白的人影，正向前去，弄個大污點在這種美滿的事上，已在

黑蔭裏漸漸消失了；忽然間在水閘邊不見了。只聽得有東西落水的聲響。

「他翻下水去了！」康納留說着，便出發跑到他父親不見的地方去。

會素從呆想裏驚醒轉來，衝上去跑到還沒有十步的弟弟旁邊。「停，停，你在想些什麼？」他低低的粗聲的說道，猛烈的抓住他弟弟的手臂。

「拖他出來！」

「是，是，我也是。不過——第一會——」

「但是，會素！」

「她的生命和快樂，你知道——康納留——還有你的名譽，我的名譽——我們上進的惟一希望，我們三個——」

他緊緊抓住他弟弟的手臂，手指幾乎扣到骨裏；他們氣也不透的站着，水閘裏濺潑跳躍的聲音繼續着亂響；水閘上面他們從舞動的樹葉裏得到法府裏一閃一閃的燈光。他們不動的時間足夠救兩個人出水閘。

濺潑跳躍的聲音漸漸微弱起來，他們聽得到吞水的叫聲：「救命呀！

我要沈死了！羅莎——羅莎！」

「我們去——我們一定去救他。喔哥哥！」

「是的，是的！我們一定去！」

可是他們依舊不動，等着，互相拉着，心裏轉同樣的念頭。他們足上好像繫了重鉛似的，再也不聽他們的命令。草地上寂靜無聲。草地上的那邊他們幻想中看見有人在法府的窗前走動，那裏的空氣好像在發放香吻。

後來康納留出發向前去，會素也差不多同時發腳。兩三分鐘就到了河邊上。雖則那水並不深，夜色也並不暗，但是水面上他們看不見什麼；如果他睡在水底裏，那輕的薄絨布衫一定在水面上看得到。會素看看這邊，望望那邊。

「他已經漂到暗溝裏去了，」他說。

在水閘的小橋下面，河流忽然變成一半那末狹，從木桶的空心裏（或稱溝）通過，以便收割時，可以讓稻草車在這上面駛過。現在是水漲的時期，水滿得直達頂端，水浪咯咯的打着拱頂。正在這個地方，他看見一件白色的東西滑溜過去。不一會就不見了。

他們跑到低端，也不見什麼東西浮上來。他們兩端都探尋過來，經了很久的時候，還是找不到什麼。

「我們應該來得快些，」受良心責備的康納留說道，當他們已身疲力竭，身服濕得滴着水。

「我想我們應當，」會素重重的答道。他看見他父親的手杖在河邊上；急忙的把牠拔起來，抽在滿長蘆葦的泥濘中。於是他們向前去。

「這件事我們說好不說好？」康納留低聲的說道，當他們行近會素寓所的門口時。

「有什麼用呢？這又不能有什麼好處。我們等着，等找到了他再說。」他們進門去換了衣服；接着便出發往法府去，到那邊時已十點鐘了。除了他們妹妹之外，祇有三個客：隣近的一位地主和他夫人，還有一位年老的牧師。

蘿莎雖則和她的哥弟別了不久，但一見他們來到，便握住了他們的手，臉上滿是喜悅，活潑，的神色，好像幾年不見他們了。「你們臉色灰白得很，」她說。

弟兄倆回答說走了很多的路，有點疲倦。客廳上的人都像帶着極有趣味的消息：法爾曼的隣居和那隣居夫人很聰明似的四周望着；法爾曼是主人，但是有點心不在焉，忘情似的。他們十一點鐘告別出來，謝辭法家要用馬車送回的好意，因路途不遠，又很乾燥。那紳士遠送他們到暗裏，和蘿莎很神秘的說了再會，但是和她的弟兄只略略照呼了一聲。

他們一路走來，會素竭力假意的裝着笑容，說道，「羅莎，那裏有什麼事？」

「喔，我——」她不像喘氣又不像跳躍的說道。「他——」

「不要緊——如果不便的話。」

她興奮得連話都說不連貫，她從家裏帶來的有經歷的鎮靜態度完全消失了。她一面平靜自己，一面說道，「並沒有什麼不便，也沒什麼事發生。只是他說那過幾時要問我一件事；我說不妨現在就講。他還沒問，不過他說明天要跟你來講那件事。他本想今天晚上就說的，我叫他不必忙。但是明天他來，我可以確定的！」

## 五

這是六月後的夏天，割草的人都在草場上做工。法家的公館就在對



面，因此就拿牠爲工作時的談話資料；法紳士的行動，衆人崇仰的紳士新夫人，亦即牧師的胞妹，和其餘法家的瑣事——在他們嘴裏，都多少有點批評。

羅莎是快樂的，如果女子有談到快樂的可能。她至今還不知道她父親的惡運，只是有時有點奇怪——也許反感到安慰——何以他好久沒從坎拿大寫信給她。她結婚了不久，曾素調到一個小城裏去當牧師，康納留就接替他哥哥在拿陸盤的位子。

他們弟兄倆弔腸掛肚的等候父屍的發現；但是至今還是消息寂然。每天他們希望一個人或是孩子從草場上跑來告訴這個消息；但是他竟沒來。幾天過了幾星期，幾星期過了幾月，妹子的婚期到了又過去了；曾素已受新教區的鳴鐘歡仰，接了新任；可是發現他父親屍骨的驚叫却仍然是沒有。

現在到了六月，鄉下人都要割草了，開了開放水出去，讓割草人便利一點。那屍骨就此發現了。一個割草人低着身拿着鏟刀，一眼看見水溝裏長草中橫臥着一樣東西。一兩天後就出示招人領屍，但是誰能認得出來呢。魚和水已把他蛀成七穿八洞，他又沒有表 and 別的記認可以追究出他是誰，於是以一無名的溺屍一具作了結。

那屍骨既在拿陸盤發見的，就得在那裏埋葬。康納留寫信給會素，求他來主持喪儀，或是轉託別人也好；他自己實在不能主持。會素以為別人來不妥當，還是自己來；他先把驗屍官的埋葬令狀默念一遍：

「我，亨利謝一兒，外威賽克斯中部之驗屍官，奉承審官之命，來葬無名成年溺屍一具……」等等。

會素勉強完畢了葬儀，便到康納留的寓處去。他們倆都謝絕胞妹午飯的請柬。那天下午她跑了來，雖則他們已去看了她，並不盼望她自己會

來。她晶亮的眼睛，傻色的頭髮，花樣的帽子，檸檬色的手套，嬌紅的美顏，把房裏一切都映照得燦爛奪目，可是憂悶的他們，反覺得難以忍受。

「我忘記告訴你們，」她說道，「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發生在我結婚前一兩月——我想說不定和你今天葬的可憐人有點關係。那一天晚上我在法家等候你們來接，我正和阿爾柏靜靜的坐在玻璃園裏，我們好像聽到有人喊救命的聲音；我們就開出門來，阿爾柏跑去拿帽子，讓我一個人站着候他，又聽得喊一聲救命，並且我神經興奮得竟好像聽他喊我的名字。阿爾柏拿了帽子出來，聲音就沒有了，當時我們決定以為是醉鬼的狂叫，不是真要救命的。我們倆都把這件事忘了，直到今天落葬，纔想起來，說不定就是他。那名字當然是聽錯的，或者他的妻子或是女兒也叫這個名字，可憐的東西！」

她走了之後，弟兄倆默然了半晌，康納留說道，「現在記住了，哥

哥。遲早她要知道的。」

「怎麼知道？」

「我們兩人總有一個會告訴她。你想人心是鐵箱永久可以關得住秘密的麼？」

「是的，我想有時是是的，」會素說道。

「不。秘密總要穿的，我們告訴她罷。」

「什麼，要敗壞她——殺死她麼？羞辱她的子女，破壞法爾曼與旺的美滿的家庭麼？不能！我情願到他淹死的地方去跳河，不情願讓她知道！永遠不能，永遠不能！你也一定能夠照樣說罷，弟弟！」

廉納留心志好像堅強了一點，便不再提及此事。這次分別之後，他很久沒有會見會素。第二年的年終光景，法爾曼夫人舉了一子，法家正統的唯一後裔，村民快樂得每天晚上打三下鐘以示慶賀，接連有一星期多；

法爾曼則設筵款待他們。法小公子行洗禮的一天，會素又到拿陸盤來了一次。

這一天聚筵的人沒有一個不興高采烈的，只有他們弟兄倆無精打采似的。他們的心神給羊絨衫的鬼怪作崇着。到了晚上，他們倆並肩着在田場上散步。

「她倒很好，」會素說道。「但是我看你在這裏挨得一天似一天的過着日子。我這種單調乏味的生活，也未嘗不和你一樣——到底爲點什麼呢？……老實說罷，教會是沒有勢力的人的一點可憐的苦希望而已，而尤其是對於教會信仰動搖的人。講社會改造的人，不受教條習俗所束縛，倒有發展的機會。我個人情願嚼麪包皮，修理機器，倒反自由些。」

差不多自動的他們沿着河邊走下去；現在停了。他們站在很熟悉的水閘邊緣上。這裏是水門，那邊是暗溝；他們從澄清的水裏可以看到細石子

鋪的河底。教堂的鐘聲很清淅的聽得到，那班熱心的村民還在不斷的來回打着。

「你看——這就是我藏過的手杖的地方！」會素眼望着蘆葦中說道。接着一陣風過，康納留看見蘆葦中閃出一陣白光。

原來蘆葦中間長着一棵筆直的小白楊，那陣白光就是這小樹的葉子閃出來的。

「他的手杖長成樹了！」會素說道。「我記得了，那原是從蘆葦中折下來的。」

每陣風過，那樹葉使翩翩的翻出白色，他們看得不忍再看了，便走了開去。

「我夜夜看見他，」康納留低聲說道。……「呀，天呀，我們讀希伯來文，毫無什麼好處！」  
Y E H U S O T A N O V . A I B K  
3 2 2 3 3 4 人

「忍人之怒，蔑視人之恥——是之謂大丈夫！」但是現在我覺得幾時總得要脫離此地，不再活受罪罷。」

「我也這樣想過，」會素道。

「將來也許我們會，」他弟咕嚕道。

「也許，」會素悲鬱的說着。

這件不幸的事日夜的在他們的腦裏轉着，此時抑鬱的緩步的回寓所去。

西  
路  
巡  
審

ON THE  
WESTERN CIRCUIT



這裏所說擾攪兩個女子恬靜生活的人——從各方面看來，他都算不了什麼大人物——是在十月裏一個晚上在曼卻斯德城中第一次認識她們。這時候他站在一個荒場內，勉強想要在黑暗中間把矗立在前面潮濕而平延的草原上那堆最協調的英國中古時代建築物看到一瞥。然而當他站着的時候，那古寺高牆的存在，不是他眼睛，祇有他的耳朵可以辨別出來；因為

他看是看不出什麼來的了，祇有一陣巨大的聲浪從通到市場的大街上傳進荒場，衝在高牆上，很尖銳地反射到他的耳朵裏。

他祇好——把察看這古寺的心思延到明天，移他的注意到那聲浪的來處。這裏面夾着風琴聲，打鑼聲，搖鈴聲，鼗鼓聲，還有嘈雜的喧呼聲。在那邊的空間罩着一層朦朧的光亮。他就走出了穹形的大門，向那邊走去，沿着大街，走進了市場。

這裏面湧擠的情形恐怕找遍歐羅巴也不容易得個相同的對象。這裏的巴與火是鍊獄裏第八重深潭，可是酣嬉的情狀，又像荷馬天堂的變相。一團像銅屑般閃爍的光芒，從許多蓬帳，蘆攤和擠滿全場的別種臨時築物上面數不清的石油鏡內所吐出凶暴的火舌上，冉冉上昇。在這光亮的前面，有許多人影，大半祇看見側面，像落日時的飛虫般，上，下，左，右，橫衝直撞的亂飛。

他們的運動却像有節奏的，好像給一種機器在那裏推動。不一會兒，果然發見有機器在那裏推動他們，這些人影全是些秋千架，蹺跳板，飛跳機的主顧，最熱鬧的還有市場中心那些三氣缸的轉輪。風琴的聲音就在這些轉輪邊發出來的。

仔細地想，光明裏人羣的跳躍，究竟比黑暗中鑑賞古寺好得多。所以那少年，燃着一枝短小的菸斗，斜搭着帽子，一隻手插在口袋裏，支配着自己適合了這新環境的協調，走近一個最大最熱鬧的轉輪。這是個燦爛的建築物，現在剛轉得起勁哩。牠邊上領導着羣家環繞的樂器，張大了銅的喇叭嘴直向少年吹，角上立着的長玻璃鏡，跟着機器旋轉，把飛轉的人形和他們跨着的假馬，亂糟糟地送進了少年的眼簾。

現在可以看清楚他的外表不像這裏的人羣了。一個紳士氣的青年，一種祇有大都市裏，特別是倫敦所有的人類，精巧結構的身材，裝束雖不時

髦，却顯出是個職業階級的人；可是他的外貌並沒有什麼方正和實行家的徵象，却有豐富而充滿着情感的曲綫。在他那時，鄙陋的野心正是中產男子得勢的情感，好像已經佔據了愛情向來尊崇的位置，所以有些人要說他不能算這種階級的代表人物了。

那些環繞的人影，在一個向例不能端莊靜穆的人羣中，却一個個意外地端莊靜穆的在他眼前閃過。每隻假馬都用着技巧的功夫做成一種動作，那真是轉輪發明家一個勝利，一個全功——這樣一種合節奏的躍馬的起伏，每對馬總是這一隻給彈簧推起，那一隻剛巧的伏下。馬背上的人都給這最快活的假日遊戲的騎駛波動所迷戀了。這些人從六歲起到六十歲，各種年齡都有。起初不容易看定一個人，可是慢慢地這少年的眼睛注定了幾個環繞的美女裏邊最美麗的一個。

這不是第一次引他注意的那個穿淺色衣戴淺色帽的女郎；不，這是那

個穿黑披肩、灰裙子，淺色手套的，然而——不，還不是她，却是她身後的那個；她穿的是淡紅裙，黑襪，纓色帽，和纓色的手套。不錯的，她纔是最美麗的女郎。

這個無聊的旁觀者既經選定了她，就趁她經過他視野裏一瞥的時間中盡力的審察。她什麼都不知覺，祇注意在騎駛：她的態度是沉浸在一個出神的夢境裏；在這一忽兒，她忘掉了自己的年齡，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親屬，更想不到自己的愁煩。他剛充滿着積日模糊的鬱悶和普通的悲哀，這時候，這地方，看着這少女好像在天國樂園裏般純粹的快活，真有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他祇擔心，猶笑地掩藏在這發光機器後邊那個堅決的機匠要決定這一班騎馬的已得了他們本尼的代價，一下子就叫馬哩，鏡哩，喇叭哩，鼓哩，鏡鉞哩，這種與機器全體關連的東西都停止而靜默起來，所以他專心

等着那女郎的重現，厭倦地瞟着其餘過去的人物，好像那兩個簡陋些的姑娘，一個帶着小孩的老婆婆，兩個青年，一對新婚夫婦，銜着泥菸斗的老頭兒，一個帶戒指華服的少年，坐馬車的年輕太太，兩個遊行的木匠等等，直等到他選中的村間美女跟着次序又顯現出來。他總沒見過自然的產物比她再美的了，每一圈他在他情感上劃一條更深的刻痕。停止的時間終究到了，騎馬人的微嘆也清晰可聞。

他繞到她應該下馬的地方去；可是她仍舊坐在馬背上。其餘空鞍又開始坐滿了人，明瞭地她決定要再來一次哩。那少年走到她的馬旁，和藹地問她騎得暢快不。

她張大閃爍着眼睛說道：「呀，暢快極啦！我一世沒嚐着過這種滋味！」

要跟她攀談真不是樁難事。天生的無城府——太無城府了，她還沒有

足夠的閱歷做技巧的掩飾，所以經他稍稍誘導了幾句，她就直率地告訴他一切。她是從大平原的一個鎮上來到這兒曼卻斯德，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滾穢轉輪哩；她不明白這種怪奇的機器怎樣做成的。牠上城來是給亨海太太招到家裏，想把她訓練成個侍女倘然她是伶俐的話。亨海太太是個年輕的夫人，沒出嫁以前住得跟她的屋子不遠，名叫愛狄絲華德小姐，因為從小就認得她所以現在待她很好的。她竟肯操心勞神的教育她。亨海太太是她全世界惟一的朋友，又因為自己沒有子息，總喜歡叫她陪伴，不願找別人，雖然她祇是新來的；放任她挑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她什麼時候想玩都可以請假。這位年輕和氣的太太的丈夫是鎮上一個有錢的酒商，可是亨海太太却不拿他放在心上。要是白天，你站在這裏就可以望見他們的房子。她，這位姑娘，以為曼却斯德比寂寞的鄉間好得多，並且下一個主日她就有一頂價值十五先令九辨士的新帽子哩。

於是她就問這位新朋友住在什麼地方，他告訴她在倫敦，一個古舊煙熏的城池，在那裏的人因為要活着而活着，因為不能活着而死去。他因為職業上的關係，每年要到這兒威薩斯來兩三趟；他昨天剛從溫頓薩斯脫到這裏，一兩天又要上鄰縣裏去。有一件事情，他以為鄉間比城市好，這就是那裏有像她這樣的女郎。

於是那架娛樂的機器又開動了，在這快活女郎的眼中，那俊俏少年的身影，滿載着光輝和羣衆的市場，場外邊的房屋，整個兒世界，開始照舊的旋轉起來，在她右手的一排鏡子裏，又反向的轉過去，她好像變成了一個旋轉，暈眩，光耀的宇宙的中心，在這宇宙裏最顯著地浮現着的就是剛纔跟她講話的那個少年。每一次她轉進了靠近他身邊的那個半圈，他們微笑地相對看着，帶着一種很明顯的表情，這種表情在當時雖算不了什麼，可是常會因此生出種種熱情，心碎，結合，離散，忠誠，人口過剩，苦



役，快意，退讓，絕望數不清的問題。

當那些馬匹又慢下來的時候他走到她身邊叫她再玩一次。他道：「別給錢，我來付吧！」

她笑得眼淚都掉了出來。

他道：「笑什麼呀，親愛的？」

「因為——你樣子這樣闊綽，錢一定很多，可是祇開我玩笑哩！」她這樣說。

「哈，哈！」那少年也跟着笑了，殷勤地拿出讓她再轉的錢。

當他站在這一堆檻樓的人羣中，手裏拿着菸斗，穿着散步時隨便披上的粗呢外褂，戴着闊邊的氈帽，誰能料到他就是查爾斯勃拉福蘭先生，穿長褂的上等人，在溫頓薩斯脫受過教育，受聘為林肯棧法庭的法官，現在剛做那西路巡警，祇因為一件調解的小案，同伴都到了鄰縣去，纔留在這

裏的呢？

二

少女所說的那座房子正遙對着這市場的一角，那是座很大面積的華貴的住宅，每層開着很多的窗戶。在末層的一個窗戶裏面，是一間很大的起坐室，那裏坐着個少婦，看上去總在廿八歲到三十歲的光景。窗簾還沒有拉上，那少婦一手支着面頰，呆瞪着窗外不可思議的風景。屋子裏面雖還沒有點鐘，可是市場上耀過來的光亮足夠顯露出這少婦的容顏。她是個所謂有趣的膩友雖稱不起怎樣的美麗；黑眼珠兒，善體貼的，還有易感的嘴唇。

一個男子從後面踱進屋子走過來。

他道：「呀，愛狄絲，我沒有瞧見你。爲什麼坐在黑地裏呀？」

那少婦嫵媚地答道：「我在這兒看那邊市集哩。」

「噢？每年這種可恨的煩擾！我望那天把牠禁絕了纔好。」

「我却喜歡牠。」

「哼。各人的嗜好真沒準兒。」

爲了禮貌的關係，他伴着她在窗口望了一忽兒，然後又走了出去。隔了幾分鐘她捺着電鈴。

亨海太太問道：「阿娜回來了沒有？」

「還沒呢，太太。」

「這忽兒該回來了。我以爲她去十分鐘就回來的。」

侍女靈巧地道：「讓我去找她回來嗎，太太？」

「不，這不必：她是個好孩子，就會回來的。」

可是，當那女僕走後，亨海太太站起來，走到房裏，穿上外褂，戴上

帽子，下樓來剛在梯頭遇見了她的丈夫。

她道：「我想到市集裏找找阿娜去。我既然負責招了她來，不能讓她出什麼亂子。這時候該回來了。你肯一塊兒去嗎？」

「噢，她好好在那兒哩。我看見她在那打轉的東西上，我進去時剛在那兒跟個年輕男子講話哩。你要我去我一定去，雖然我心裏祇想背對着牠走那末幾百里。」

「那末就照你自己的意思走吧。我一個人去也不會出什麼亂子的。」

她離開了家門，混進了擠滿市場的人羣，不多會兒就找着阿娜，坐在打轉的馬背上。馬停了，亨海太太走上去，嚴厲地說道：「阿娜，怎麼你變成了這樣撒野的孩子，你祇准在外邊十分鐘的呀。」

阿娜呆瞪着，那個已經退到後邊的少年走上幫助她了。

他客氣地說道：「請別怪她，她不走都是我不好。她騎在馬上的樣子

多好看，所以我讓她多玩了一圈。您放心，她沒出什麼亂子。」

「既然這樣，我就把她交給你了。」亨海太太說着，想掉轉身走。

可是這一忽兒竟不容易走哩。在他們身後不曉得什麼東西引起了羣衆的注意，這位酒商太太，擠在人堆裏，不知不覺湧到了阿娜朋友的身邊，沒法子避開。彼此臉對着臉，相距祇不過幾寸，他的氣息吹拂着她和阿娜的面頰。他們沒法子祇好微笑着這種意外；可是沒一個人開口，祇是不能自主地等着。亨海太太忽然覺得一隻男子的手握住了她的指頭，再看那青年的臉上露出種知情的樣子，她明白這是他的手；從那姑娘所站的地位推測她也明白他心裏沒有別種念頭，祇以爲這隻握住的是阿娜的手。究竟爲什麼她並不去糾正他這種錯誤，她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他握着手還不滿足，調笑地把一隻手指伸進了她的手套，貼在她手心上。這樣繼續着直等到湧擠鬆了些；可是等人羣分散可以走開來，亨海太太還站了好幾分鐘。

她走開的時候默忖道：「他們怎麼會認得的呀，我真不懂？阿娜真是大胆——可是他也是那樣狡滑而和氣。」

這個生客的舉止語言再加以無意撫摹的溫柔滋味把她輕微地感動了，所以她並不回家，返身躲在一個遮掩着的角裏看着這一對青年男女。她在那裏心口商量，（她比阿娜究竟少率性些，）不問阿娜怎樣的設計去跟他打交情，到底她讓他壯着膽的親近也該原諒的；他是這樣的大方，這樣的動人，還有這樣一雙美麗的眼睛。想起了他比她還小那末幾歲，竟發出一聲沒理由的輕嘆。

到底那一對男女離開了轉輪，向亨海太太房子的大門走去，聽見那少年說要送她回家哩。阿娜，這時候，真找了一個情人，並且是個懇切不過的情人。亨海太太也很注意他。他們走近酒商的房子，這時候那兒已經沒有什麼人走動，站進一個牆影裏看不見了，隔了一忽兒就在那裏分手，

阿娜走進了大門，她的朋友又回到市場上去。

亨海太太跟上去說道：「阿娜，我在這兒看你哩！我知道那少年臨走時一定跟你親嘴的。」

阿娜囁嚅地說道：「哈，他說假使我不生氣，這是不要緊的，並且——並且——他太好了！」

「呀，我也這樣想哩！可是今晚你們第一次見面嗎？」

「是的，太太。」

「你一定把你的姓名和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吧？」

「他問我的。」

「可是他沒有告訴你什麼吧？」

阿娜勝利地嚷道：「他也告訴我的，太太！他是查爾斯勃拉福，倫敦來的。」

「好，祇要他是上等人，你認識他，我並沒有什麼反對。」她的主婦雖知道些普通的禮教，可是心中已存着對那少年的善意，所以這樣地說。

「可是你再要和他往來，我却要重新仔細地考量下子。像你這樣一個鄉下生長的孩子，祇在這月裏開始來曼却斯脫住下，未來以前眼睛裏沒見過穿黑外褂的男人，真能這樣御伶去擒住一個倫敦的青年嗎！」

阿娜惶惑地說道：「我沒有擒他。我一點兒沒有做什麼呀。」

當亨海太太走進屋子一個人獨自的時候，她想阿娜的朋友好像是怎樣一個溫文豪爽的青年呀。他握住她的手時那種求戀的撫摹真有些魔術，她詫異他怎麼看會中了這個姑娘。

第二天早上，這位感情性的愛狄絲亨海太太走到曼却斯脫的禮拜寺裏做照例的教儀。戴着晨霧經過荒場的時候，她又看見昨晚注意的那個人，很用心地向上看着寺頂高堆着的建築；她坐下不多忽兒，他也進來坐在她



對面的長橙上。

他並不特別注意她；可是亨海太太的眼睛却不斷地在他身上打轉，更詫異他怎麼會看中了她尚未成年的侍女。這個主人實在也和她侍女一樣的  
不了解這新時代的青年，不然就不會這樣的詫異了。那少年，四週圍察看  
了一週，突然地走了出去，不理會剛在進行的教儀；於是，亨海太太——  
寂寞而易感的女子——再沒有心情去讚美上帝了。她願意嫁一個知道求戀  
的巧妙的倫敦人，像明顯地深知這種秘訣的這個摸錯她手指的男子一樣。

### 三

曼却斯脫的理案日程是很輕簡的，祇須幾個鐘頭就理清了；在西路巡  
審的鄰縣，卡斯德橋的法庭上沒有關的事情，所以他也沒有上那兒去。再  
過去一縣要到下星期一纔開庭，問案要在星期二早上。關當然要等到星期

一下午纔到那裏去；可是直到星期三午晌纔看見他的長袍和熨成一層一層的灰色假髮，在身後飄揚着，顛播着，當他從宿處走上大街的時候。然而他雖然走進了法庭，實在也沒有什麼可做；坐在上面藍呢面的桌子上修理他的筆，一顆心離着所問的案件很遠哩。想起了一星期以前再不信自己做得出的這種無意識的舉動，不覺引起了不滿意的鬱悶。

市集的第二天，他曾經設法又跟那鄉下姑娘阿娜會面，伴着她走出城，到老曼却斯脫的土堤上去，當時，看着她引起了一種猛烈的愛戀，所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都逗留在曼却斯德不走；在這期間中，婉求着又跟那年輕女郎會面和散步了有六七次；總括說，取得了她，肉體和靈魂。

他想這或者因為近來在城中居住太孤獨了的緣故，所以對着一個天真的少女，給無閱歷的心懷坦白地送進了他掌握的少女，自己就會不克自制

地爲熱情所左右了。他悔恨不該爲着自己飄忽的慾求去嬉弄她的情感：他祇能希望不要爲了他使她終身受苦。

她也曾要求他再來會面；懇求他；哭着。他應允要來的，實在心裏也真想踐約。這忽兒他不能放棄她。這種未曾預計的訂交雖說是很不自然，然而彼此相距有一百多里——在這個知識有限的女郎看來真像一千里呢——那末這種熱情的依戀也不至於累及他生命的前程；可是想念着她簡陋的愛情，或者可以消極的得些益處，也許因此能免掉許多在城裏無聊的取樂，當他想認真工作的時候。他巡審的旅行每年總要經過曼却斯德三四次，那就可以常跟她見面了。

當他第一次見面時，因爲不知道他們的交情會到怎樣地步所以祇把一個假名，或是半個名字告訴了她，可是這是一時的觸機，並沒有別種存心。後來也沒有去更正阿娜的錯誤，可是在臨別的時候他不能不拿離他寓

處不遠的一家文具舖子的地址留給她，叫她寄信到那裏時祇寫着「C. R.」就行了。

後來蘭就回到倫敦的寓處，路過曼却斯德又和他自然界的可愛的嬰孩多絞了幾個鐘頭。在城裏他每天單調地過着。他的幾間房屋常給一團黃霧包裹住了。隔斷外邊的世界，每當他燃旺了煤氣燈看書或寫字的時候，好像感覺到自己所處的地位這樣地不自然，總要呆瞪着火光，翻來覆去的想着那曼却斯德信任自己的女郎。有時，給這種無理由的戀念壓迫的受不了，他會走進下級法庭的教堂裏，擠在像他一樣穿着，一樣尙無職守的下級法官裏；或是擠進剛在那裏審問哄動一時的案件的法堂上，好像自己也是案內的關係人，雖然在門口的法警正像他自己一樣明白他於辦着的案件沒有關係，祇不過是門外從早上八點鐘起等着要進來的那些沒有工作的閑蕩人的一個。可是他要進去却沒有什麼目的，祇覺得眼見的這些人物怎

樣跟粉紅和飄風般的阿娜的不同。

這個鄉下姑娘的舉動却有椿意想不到的事情，至今竟沒有寫過一封信來，雖然他曾經囑咐她寫，倘然她願意。當然，一位年輕的姑娘處在這種地位裏向來不會緘默的。到底他寫給她幾行，堅持地要求來信。回來的郵差沒帶回音來，可是隔了一天，文具商却授給他一封寫着婦女秀麗的筆蹟和蓋着曼却斯德郵戳的信。

祇須這封信到達的事實就足夠滿足他幻想的情感了。他並不急急要打開這封信，老實說，差不多隔了半個鐘頭他纔開始讀牠，好像早料到了裏面依戀的懷舊和溫柔的盟誓。最後他走近爐邊展開信紙看時，却見那上面既沒有過分的飾辭也沒有鄙陋的村言，真覺得又驚又喜。這是他從沒有見過的最可愛的婦人小簡。文字當然很簡，意義是很輕；可是牠是這樣地自然，這樣地醇潔，祇像這個年輕女郎感知她做姑娘的身份足夠表現她一切

的莊嚴，所以他竟反覆的讀了兩次。四面多寫滿了字，有幾行橫穿寫着，這是舊時的習尚；信紙，也是平常的，並不是時下的顏色和花紋。然而這有什麼關係？他也會接到過足稱貴女們的書信，可總沒見過像這封信的動人，像這封信的近情。他不能單提出那一句是精警，那一句是聰明；是信的全體感動了他；可是除了請他早些寫信或早來面敘的話，她沒有表示一些兒要求他的意思。

在這種情形裏，他的預計本不願再寫信去真做成個信柬往還的交誼；然而她仍舊寄了一兩行簡短而叫她放胆的小柬，簽着他的假名。請她再寫信來，快活地答應一半天要設法去看她，總不忘記他們簡短的會面時彼此的傾心。

四

現在再回到阿娜在曼却斯德接到了蘭的來信的時候。

這封信是郵差早上送信時交給她手裏的。她接在手裏，連脖子都漲得通紅了，反覆的把牠看着。「這是我的嗎？」她說。

「怎麼，是的呀，你不看那上面寫着嗎？」那郵差微笑地這樣說，好像已經猜透了這封信的性質和她慌亂的緣故。

「噢不錯，當然的！」阿娜回答着，看看信，勉強嚙嚙地笑，臉更漲得紅了。

郵差雖走了，她慌亂的樣子還不減。她打開信封，吻着裏面的字，又把信裝在口袋裏，呆呆站着直到眼睛裏裝滿了淚水。

隔了幾分鐘她拿着一杯茶送進亨海太太的臥室裏。她的主婦望着她，說道：「阿娜，你樣子像很憂愁似的。怎麼回事呀？」

她忍住了哽咽道：「我沒什麼憂愁，我快活哩；祇是，我——」

「什麼？」

「我接到一封信——我一個字也看不懂有什麼用處呢？」

「孩子，倘然沒法想，我可以念給你聽的。」

阿娜囁嚅地道：「祇是這封信是從一個人——我祇願自己一個人知道的！」

「我不跟別人說。不是那少年來的信嗎？」

「我想是的。」阿娜慢慢地拿出那封信來，說道：「那末請你讀給我聽吧，太太。」

這是阿娜所以慌亂無主的秘密。她不能讀也不能寫。她從小是個舅母扶養大的，住在中衛薩斯平原裏的一個孤寂的村中，雖在這教育普及的時代，離那裏兩里地的距離中還沒有一個學校。她的舅母是一個無知的婦女；也沒人注意阿娜的景況，更沒有人理會她的學習些不相干的東西，雖



然，像普通常有的情形，她吃的穿的都很好並且沒受過什麼虐待。自從她到曼却斯德住在亨海太太家裏，這位太太，很慈祥地愛護着她，教着她說準確的語言，阿娜也能很自然地有了些成效，這已經不是不識字的人所容易的了；不多時她已經能流利地說着主婦用的字句了。亨利太太又堅持着要叫她備一本拚字和描字的書，叫她練習着。阿娜在這條路上進步却慢了些，可是現在來了這樣的一封信。

愛狄絲亨海，看了那封信，又大又黑的眼睛裏顯露出高興的表情，雖然，她祇處在繙譯的地位，可是在語音裏她儘量地裝進了機械的忍受力。她把那簡短的小柬讀到了結束，在那裏他要求阿娜給他一個溫柔的答復。

阿娜懇切地說道：「現在——您再替我寫，肯嗎，親愛的太太？您肯用心給我寫一封，肯嗎？他要知道我自己寫不成，真受不住的呀。倘然他知道了，我真要羞得鑽到地底下去哩！」

亨海太太因爲信裏的幾句話引起了疑問，而她所得的答辭竟證實了她的懷疑。看着這個少女把一生的幸福都交付給這新結的交情上，她覺得着實有些擔心。她埋怨自己怎麼不干預他們的調情，以致在她保護中的女郎發生了這樣重大的影響；雖然眼見他們倆在一塊兒的時候，她覺得搗碎青春愛戀的蓓蕾不是她份內該做的事。然而，事實已經做成不能消滅的了，她既做了阿娜的保護人，當然該盡力的幫助她。所以阿娜懇切地求她代作代寫那青年倫敦人的復信，她覺得應該答應她的，應該盡力地維持這少年對她的感情；雖然，換了別人她可以舉薦那廚子做代筆人的。

一封委婉的答信因此做成了，就用愛狄絲亨海的筆蹟寫的。這就是蘭接到了快活得不得了的那封信。當然牠是當着阿娜面寫的，就用阿娜簡陋的手簿上的紙，照着這少女的意思寫；然而那裏面的生命，精神，個性，却是愛狄絲亨海的。

她道：「最少你該簽上自己的名字吧？現在你總該會寫了吧？」

阿娜退縮着說道：「不，不。我寫得糟極了。他要瞧不起我，再不理我呢！」

這封小柬，美妙地要求他的復信，我們已經知道，字裏行間的確有一種權力又帶了一封復信來。他信裏說，看着她信祇覺得愉快，以後盼望每星期能讀到一封。於是阿娜和她的主婦又照樣重演了一番造信的手續，又繼續着好幾個禮拜，每封信都是愛狄絲寫，愛狄絲出主意，那女郎站在旁邊；回信來了，愛狄絲讀，愛狄絲評論，阿娜也照樣站在旁邊聽着。

在一個冬天的深夜，亭海太太，寄掉了第六封信之後，獨對着火爐的餘燼坐着。她的丈夫已上牀先睡了，她却在入定般的沉思着，忘記了時間和寒煖。她所以有這種心境是因爲白天裏做了一樁異常的事情。因爲從關到這兒以後，今天阿娜還是第一次回到平原去住在朋友家裏過一兩宵，剛

巧在她離家的時候，蘭不按期的來了一封信。愛狄絲就自己負責復了他一封信，從她心的深處傾瀉出來，竟不等侍女的合作了。這種寫信給他祇有她知道別人不能覺察的愉快真是一種豐饒的享受，她就沈醉在這裏邊了。

爲什麼是豐饒的享受呢？

愛狄絲享海過的是個孤寂的生活。以前因爲受了英國父母的影響，以爲惡婚姻雖充滿了種種怨恨却比解放的婦女享受着快活，尊嚴，閒暇的好得多，所以她願意嫁一個年老的酒商，在她二十七歲那年，——離現在已經有三年了——嫁了之後纔覺悟自己的錯誤。這樣的結合使她女性深處的天性始終沒經撥動過。

她現在瞭然地知道在她靈魂的底裏已深藏着這個男子的小像可是在他映像中她的影子還沒有有一些兒輪廓。她起初注意他因爲他的外貌和聲音，

他的溫柔的撫摹：於是，借這些做了動機，寫着一封接一封的信，接到多少甜蜜的復函，不知不覺間在她心底裏發出一種情感同時也扇旺了他的；直等到通信的兩人間生出了一種磁石性互相吸引的潛力，雖然這一個不是用自己的地位寫的。

愛狄絲寫在別人信裏的這些話都是她自己熱情爆發的真心語——祇減成了粗淺的字句來保守這個喬裝——淺陋的阿娜却快活得不得了，因為她沒有有人幫助，即使她能自己動筆，一世也想不出這種美妙的思緒來得他的傾心。愛狄絲覺得這位青年法官所回答的都是她自己假裝着放進去的情感。照着阿娜嘴說偶然加進去的幾句話明顯地他沒有受着什麼感應。

阿娜沒有發現她離家時所寫的信；可是第二天早上回來，就說有要事要見她的情人，求亨海太太寫信招他來。

她的舉動裏有一種異常迫切的樣子逃不過亨海太太的觀察，最後竟撲

籟籟掉下眼淚來了。撲在亨海太太的膝前，她承認跟情人發生了關係以後的結果不久有宣布的必要了。

愛狄絲亨海生性慈祥，自然不肯在這緊要關鍵上，任阿娜自己去飄泊的。可是不論她怎樣爽快的設法保護她心愛的人，從一個真正婦女的心理推測，她却不是本心願意這樣做的。他寫結蘭的信剛剛發掉，現在竟拿起筆來又給阿娜寫信，很清楚地可也是很委婉地把事實都說明白了。

蘭的回信很潦草地說他知道了這個消息怎樣的感動：他覺得一定要立刻趕來看她哩。

然而一星期之後女郎又拿着一封信奔到主婦房裏來，她主婦讀着告訴她，到底，他沒有功夫動身來看她。阿娜真傷心了；可是亨海太太勸她萬不可拿咒罵和怨毒去攻擊他，像年輕婦女到了這種地步最容易做的。最緊要的一件事情：該維持這少年在她身上的浪漫與會。所以愛狄絲反而用了

她保護者的名義，請他不必爲了這種懸猜的事情着急，不必急急趕來，生出許多困難的問題。在她什麼都不要緊祇希望自已不要做他事業的重累，不要做他活動的阻礙。她祇想把發現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就可以立刻把牠扔開了。但求他仍舊溫柔地來信，等到春季巡審他再來的時候很多時間可以從長計議哩。

在阿娜的心裏當然不能跟這樣大度的措辭相符合的；祇是主婦的主張得勢，阿娜也祇好順從。「最親愛，最親愛的太太，我祇求你能把那些好聽的話寫在信上，可恨我自己的腦袋裏一世也做不出這種好東西的了；雖然你寫上去的時候，我的意思，我的感覺，跟你原沒有一絲兒的分別！」

信寄掉了，愛狄絲享海獨自坐着，撲在椅背上啜泣。

她喃喃地說道：「我願意這是我的——我願意牠是！然而我怎麼說出這種丟臉的話呀！」

五

蘭接到了信很感動了。這個消息的本體感動他還小，可是她爲了這事事情待遇他的態度真是動人。沒有一句怨言，處處關心他的利益，行行顯出種犧牲的精神，這種高貴的人格他做夢也想不到能在婦女中找得着的。

他顫抖地說道：「天主恕我！我做了個沒良心的惡人！真不知道她是這樣的可貴呀！」

他立刻安她的心；聲明他當然不能放棄她，將要找個地方給她做起個家庭來。現在，祇要她主婦願意請她就在那裏候着吧。

可是不幸的事情就發生在這一方向。亨海太太的丈夫，不知道是聽見了些阿娜戀事的風聲或因爲別的緣故，竟不顧愛狄絲的哀求，立逼着這女郎離開他的房子。阿娜決定回到平原上的鄉村裏去住幾時。可是爲了這



意外的變故就發生了怎樣可以繼續通信的問題；這女郎既不能親自續寫開始簽着自己名字的信，從此她們倆又沒有合作的可能，所以她祇好要求亨海太太——她世界上惟一的朋友——代她收信並且作主代她復信，以後再把來信復稿寄給她，她可以設法找個鄰居讀給她聽，雖然因為筆蹟的緣故不能找他們寫回信。於是阿娜和她的箱籠動身回平原去了。

從此愛狄絲亨海處到了一個異常的境遇：她的通信，不再有本人的監視，對方不是她的丈夫，而所用的措辭却是妻子的口吻，可是所談的沒有一些兒是關於愛狄絲的事；這個男子是完全給同情心所吸引而發生了興趣，她對他秘密地懷着種愛好，雖是弄巧而理想的，可真是強固而傾心的。她拆開每封來信，好像她自己的般讀着，順着自己心理的推動寫着回信，不計較別的。

在那女郎走開後的通信期間中，受着劇烈棘刺的愛狄絲亨海永遠沉浸

在幻想銷魂的中間；這代庖的熟稔增長了以前沒有過的熱情的泛溢。起初愛狄絲因為良心的關係還把每次來信都寄給阿娜，也有時附抄着她復信的概略；可是到後來這種附抄慢慢地取消了，還有很多通信竟寄也不寄去了。

蘭雖是自私的，最少表面上是自私的，雖也受着矯情社會中種種縱恣的罪惡的薰陶，然而他本性的深處還藏着誠篤和公道。他對於這鄉下姑娘真有些溫柔的情愫，後來發見她在最簡單的字句裏明顯地能表現她最深刻的知慧，他的情愫格外地發展了。他計算，他猶豫；最後他決定去找他的姊姊，一個比他年紀大得多的老處女，却有活潑的同情心和良善的心腸。他揭露他秘密的時候，拿幾封來信給她看。

蘭小姐說道：『她像很受些教育的，並且有聰明的見解。她所表現的愛好真是天賦的本能。』

『不錯。她寫得真美麗，對嗎？謝謝這些國民學校。』

「一個人會忘其所以的給她吸引了去，怪可憐的人呀！」

這次討論的結果，蘭雖沒有直接受怎樣的慫恿，却用著自己的真名，寫着自己單獨不敢負責明言的話——那就是，他沒有她不能生活了，預備春季到她那兒去，借著結婚來掩飾她那樁不能解決的困難。

亨海太太接到了這個勇敢地接受運命支配的消息，立刻坐着車子趕到平原去告訴阿娜。阿娜像個小孩子般快活得跳起來；就把可憐的，粗陋的意思告訴亨海太太請她做個適宜的答復，這位太太回到城裏就用熱情的色調照樣的寫了去。

她扔掉了筆呻吟道；「愛！阿娜——可憐的小傻子——沒有這種知慧去了解他的。她該怎樣呢？可是我——沒有懷着他的孩子！」

現在到了二月了。通信一共繼續了四個月，蘭最近的信裏偶然提起他的處境和計劃。他說在起初給她求婚的時候，他就打算脫離這薪金菲薄的

職業，並且，老實說，他知道娶了她之後要執行這種職務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可是，看着她來信裏表現出她甜密的天性裏所蘊藏着的光明溫暖的礦苗，立刻又決心放棄掉這種無聊的計劃。他很有把握似的感覺着她有發展的力量，祇須由他指導着受一些倫敦社交的私人訓練，在必需時也可請個保姆稍稍的傳助下子，她就可變成個理想中的職業人的太太，即使他昇做了高等法官。很多大理院院長的太太還趕不上他信裏所表現的那種天賦的上等婦女的氣息哩。

愛狄絲亨海嘆着氣道：「噯，可憐的人，真是可憐！」

這忽兒她的悲哀和她的迷戀一樣的在那裏蹂躪她了。這是她的主使驅他着了道兒——成就了使他毀滅的婚姻；可是她不能，因為顧全那侍女起見，去阻擋他計劃的進行。阿娜在週星期內要到曼却斯脫來，然而她不能拿少年最後的這封信給她看；因為這裏面第二人佔據了第一人的位置的現

象呈露得太明顯了。

阿娜來了，她主婦帶她到自己房裏密談。阿娜先帶着迫切的樣子說婚期近了覺得說不出的快活。

亨海太太道：『呀，阿娜！我想我們該告訴他一切了——告訴他你的信全是我寫的——不然你們結婚過後給他知道了，也許要發生意見，招他埋怨的——』

阿娜着急地嚷道：『呀，太太，好太太——這忽兒千萬別告訴他！你要說了，他也許就不娶我，那怎麼辦呢？遇見了這種變化真要急死人！並且我也用功練着寫字哩。你給我的練字簿我帶在身邊，每天的練，雖然是這樣的難，我知道總有一天寫成的，祇要不斷的寫。』

愛狄絲看着練字簿。做榜樣的字都是她自己寫的，那女郎竭力在那裏醜陋地模仿着主婦的筆蹟。然而即使愛狄絲流動的筆法能照樣描寫下來，

可是牠的神韻仍舊是另一件事。

阿娜接着說道：「您能寫得這樣美麗，並且把我心裏想說而嘴裏說不出的話自然地吐露出來，求你千萬別半路上扔掉我不管吧！」

她答道：「很好。可是我——我想我不該再繼續着做了。」

「爲什麼？」

愛狄絲熱烈地想要拿她的情感說出來，所以她道：

「因爲這些信影響到了我。」

「這不會的呀！」

「爲什麼，我的孩子？」

阿娜簡陋的頭腦讓她說道：「因爲你早結了婚了呀！」

「這當然不能的，」她主婦慌張地說；心裏暗喜，幸有天良的驅使，

還留着三四句就在口頭的話沒有放出來。「可是你該學着我的筆蹟用心練

習寫自己的名字呀。」

## 六

不久蘭來信磋商着婚事。他祇怕這樁事要成了浪漫式的笑柄，所以不願過分的鋪張。主張在倫敦舉行婚禮，可以格外秘密些。愛狄絲主張在曼却斯脫；阿娜怎麼樣都可以。

到底他的理由充分些，所以亨海太太全副精神都用着悲哀的熱情忙着給阿娜收拾行裝。她最後決心把一切夢想都當是死去的陳蹟，祇望再見一面由靈感上給她重大影響的男子，所以自薦要伴着阿娜一塊兒去，伴着她行婚禮——『要眼看她的歸來，』這是這位主婦親口假裝着快活說的；這種請求當然是女郎求之不得的；因為她在這紳士般的新郎面前，正沒有一個適當的朋友可以做伴娘和證人不讓他立刻感觸到做糟了件婚姻的結合。

這是三月裏一個泥濕的清晨，當蘭在倫敦西南區的註冊局門前，跳下一輛四輪馬車，謹慎地攙扶着阿娜和她的女伴亨海夫人下她們的車。阿娜穿着亨海太太給她買的時裝衣服，顯得很動人的，雖然比着當時像個天真的小孩般穿着鄉下姑娘的裝束騎在曼却斯脫市集裏的木馬背上那副神情已經差得多了。

亨海太太是今天早車來的，當時一個少年——蘭的朋友——在門口等他們，四個人就一同進了註冊局。以前，蘭除了第一次簡短的相逢，沒有會見過信位酒商的太太，匆匆忙忙行禮的時候，除了簡略的敘談也沒有機會接近。註冊局裏婚姻的契約很快的辦妥了；祇是，當這期間，蘭不知怎樣覺得他和阿娜的這位女伴間有一種異常地而秘密地吸引的潛力。

結婚的儀式——或可說是事前結合的正式承認——完了，四個人坐着一輛馬車到蘭的寓處，這是他在落鄉新租的幾間房子，一時經濟不寬綽，



還不能另租住宅哩。到了那裏，阿娜就把蘭昨晚在林肯棧回來路上買的蛋糕切了開來。可是除此以外她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做。蘭的朋友坐不住立刻走了。很高興地交換着意見談話的，事實上祇剩了愛狄絲和蘭兩人了。實在祇有他們倆講話，阿娜祇像隻家畜般馴順地聽着，可是一些兒也不懂。蘭好像驚駭地驟然覺悟了這種現象，開始有些憎惡她智識的不足。

最後，他心裏藏着嘴裏不肯說的失望，說道：「亨海太太，你瞧我的愛人竟慌亂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了。我知道經過這次大事之後，總要靜養幾天，她纔能把信裏給我享受的溫柔哲理再從舌尖上吐出來哩。」

他們的計劃是下午動身到腦爾西去享樂幾天新婚的滋味，動身的鐘點快到了，蘭就叫他的新夫人到隔壁屋子的書桌上去寫一封小柬給他那病了不能來觀禮的姊姊，告訴她婚禮已告成了，謝謝她送的禮，並且希望認她

爲自己的姊姊正像查爾斯一樣。

他還說道：「請你用你最拿手的美麗而有詩意的筆法寫，因爲我希望她愛你，你們倆做成好朋友。」

阿娜有些侷促了，可是站起來坐到書桌上，蘭留在這邊伴着客人講話。阿娜去得很久，她丈夫倏地站起來走了過去。

他見她還伏在書桌上，淚珠在眼睛裏一顆顆滾出來；他很高興地看着那張信紙，想要發見她在這種緊要的關鍵上，怎樣能表示她善意的天才。却不料她寫的祇有幾行，字體拚法是八歲小孩的成績，意思祇好算是隻呆鵝的。

他驚跳起來說道：「阿娜，這是什麼？」

她含着眼淚說道：「這沒有別的意思——我不能寫得再好了！」

「啥？瞎說！」

「我不能！」她堅持着說，帶着可憐，啜泣的剛毅。「我——我——沒有寫那些信，查爾斯；我祇告訴她該寫些什麼，並且還有時連這個也沒有！可是我在這兒學着哩，呀，進步得真快，我的親愛的，親愛的丈夫！你肯原諒我不早告訴你的，不是嗎？」她說着就跪了下去，鄙陋地抱着他的腰，把個臉蛋貼着。

他站了一忽兒，攙她起來，倏的掉過身去，把門帶上了，到起坐室裏找愛狄絲去。她看出不幸的事給發見了，他們的眼睛相對地瞪着。

他鎮定地問道：「我猜得不錯吧？這些都是你的代筆？」

愛狄絲道：「這也沒法子。」

「她說一個字你寫一個字嗎？」

「並不是一個一個照寫的。」

「老實說，很少吧？」

「很少。」

「那些信每星期大半都是你照着自己的意思，雖然用着她的名字，寫的嗎？」

「是的。」

「恐怕好幾封是你獨自寫着，並沒有通知她吧？」

「是這樣的。」

你掉過去對了書架，捧着臉靠在那裏；愛狄絲眼見他這樣的傷心，臉變得像紙一樣的白。

他喃喃地道；「你欺我——毀了我了！」

她跳起來用隻手扶在他肩頭嗚咽地道；「呀，別這樣說！我受不住了！」

「欺詐地叫我喜歡。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我起初是因爲幫助她。想把這簡單的孩子從愁苦裏救出來，我能有別的法子嗎？可是我該承認，後來繼續着却因爲自己的快樂。」

蘭抬起頭來。他問道；「爲什麼你覺得快樂呢？」

她道；「我不該說的。」

他瞪着她看，祇見她的嘴唇在他瞪視中開始顫抖了，她的眼睛淚汪汪地低了下去了。她跳避開來，祇說要趕回去的火車，可以立刻僱一輛馬車嗎？

可是蘭走近她，拿起她不抵抗的手。他道；『好，竟會有這種事情！你瞧，你和我朋友——是戀人——深情的戀人——在通信中。』

「是的；我也這樣想。」

「還有。」

「還有？」

「明白地還有。這不用閃避的。法律上我娶了她——上帝可憐我們倆！——在靈魂上，在精神上，我娶的是你，不能是世界上別的女人！」

「噢！」

「我不能不說！爲什麼你要掩藏着全部的真相，既經承認了牠的一半？這結合是我和你的，不是我和她的！現在，我不多說了。祇是，呀，很心人呀，我想我還該有一樣要求！」

她不問是什麼，他撲她到身邊，俯視着她。然後使勁地說道：「倘然信裏寫的是純粹的捏造，請你祇把面頰給我。倘然你說的是真心話，就請把嘴唇給我。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記住了！」

她掀起她的嘴，他吻她很久。她嗚咽地道：「你原諒我嗎？」

「原諒的。」

「可是你却毀了！」

他聳了聳肩頭道：「這有什麼關係！這也活該！」

她抽身，擦乾了眼淚。進去跟阿娜道別，這位姑娘還在那裏死命的和那封信奮鬥，想不到她去得這樣快。蘭送愛狄絲下樓，三分鐘後她已經坐在馬車裏馳向滑鐵盧車站去了。

她回到他新夫人那裏，溫和地道：「今天別理會這封信了，阿娜。你去收拾收拾；我們一忽兒也要走的。」

這個簡單的女孩子，祇以為她真是嫁了，看着秘密揭露之後，他還是照舊的溫和，快活得什麼似的。她可不知道，在他的眼睛裏好像看見了一隻獨木舟，他，一個再難取悅的上流男子，給鎖在那裏面，伴着鎖在旁邊的一個鄉下姑娘，要工作一世哩。

愛狄絲這天回到曼却斯脫，臉上現出悲哀中的恍惚。她熱情的夢境到了末日了。暮色中到了曼却斯脫車站，她丈夫在那裏接她，可是因為他的

輕忽和她的心有他屬，彼此都沒有看見，所以她還是獨自走出了車站。

她也不僱輛街車，機械地望家裏走。走進去，她忍不住屋子裏的沉寂，就在黑暗中摸索到阿娜睡覺的地方，坐在那裏沉思。然後再回到起坐室，不知道該做些什麼，竟匍伏在地板上。

她嘴裏不停的說道；『我毀了他！我毀了他！因為我不肯背棄了她！』

隔了半個鐘頭一個人影開開屏門來。

『呀！是誰？』她驚叫起來，因為天已黑了。

『你的丈夫。還爲是別人嗎？』那可貴的商人這樣說。

『噢——我的丈夫！——我忘記了我還有一個丈夫！』她低聲對自己這樣說。

他接着道；『車站上我沒有見你。你瞧見阿娜平安地結合嗎？我希望



這樣，她也到年紀了。」

「不錯，阿娜嫁了。」

在愛狄絲回家的時候，阿娜和她的丈夫也隔着窗坐在往腦爾西的二等車裏。他手裏拿着一本記事簿，夾着許多寫着密密小字的縑紙。他一張張打開來靜默地看着，嘆着氣。

「你在那裏做什麼，親愛的查爾斯？」她從窗對面胆小地問着，慢慢靠近他，好像他是個上帝般。

他帶着疲倦的口音答道；「正看着這些簽着「阿娜」的甜密的書信哩。」

取媚他的妻子

TO PLEASE  
HIS WIFE

這篇是從湯姆士哈代 Thomas Hardy 的人生小譏諷 *Life's Little Ironies* 裏選譯出來的，原名叫 *To Please His Wife*。這本集子照這樣長短的小說一共有九篇，都是深切動人的作品。我想發奮把全部譯出介紹給讀者。全部的好處，在這一篇裏也可以領略得一個大概。

天池鎮上，聖詹姆士禮拜寺的內部，在一個寒冬的下午積聚着的雲影底下慢慢兒黑暗起來了。這天是禮拜日——聖禮剛畢，講台上牧師的臉蛋埋在他的手心裏，參禮的羣衆，發了聲解放的輕歎，剛站起來預備散了。

這一忽兒是這樣地沉寂，所以在海灘外面激盪的水聲也可以聽得。後來祇給照着向例走向西首去開門讓羣衆出去的書記的腳聲把這沉寂打破了。可是，他還沒有走到門口，門上的鍵却從外邊舉了起來，映着光亮現出一個穿着水手衣服的黑影。

書記就往邊上站，那水手輕輕關上了門，走到禮堂的中部，站在聖台的台級上。那牧師剛爲教區裏這許多人禱告之後，很應份地獻着他自己的私禱，不能不抬起頭，站了起來，瞪着闖入者望。

那水手用着羣衆都聽得清的口音對牧師說道：『請你恕我，先生，我因為沉船倖逃了生命，到這兒來獻感謝的。我想這是正當的事情，倘然你不反對。』

牧師，停了一忽兒，遲疑地說道：『我不反對，當然的。可是向例有這種意思該在行禮的以前聲明，讓我們好在感謝文裏用着適當的字句。可是，祇要你願意，我們也可以用海中風浪過後那程式的。』

水手道：『呀，很好；我是不愛挑剔的。』

書記就拿禱文簿上該用那一段感謝文的地方指給水手看，牧師開始讀，水手在站的地方跪下去，跟着他一字一字的朗誦着。那些人們，看着這經過，祇像目鈍口呆不能動似的，這忽兒也機械地跪了下去，可是他們還繼續着看那水手孤另另的身影，在台級的正中間，堅定地跪着，臉向東，帽子擱在身旁，手交叉着，一點兒沒有感覺到他們目光中他的顯

現。

感謝完了，他站起來；人們也站起來，大家一塊走出禮拜寺。當那水手浮現出來的時候，殘日的餘暉剛照在他臉上，年長的村民開始認清他不是別人，就是沙達利區饒利浦，一個離開了天池鎮多年的青年。他是在鎮上生的，很小就沒了爹娘，所以早年就到海上去，做着紐芬蘭的賣買。

他一壁走一壁跟這個那個鎮上人講話，告訴他們，幾年前離開了本鄉之後，就做了一隻海邊雙桅船的船主和佔有者，天保佑的，這次大風暴船和他都沒有損傷。慢慢地他走近兩個從寺場裏出來走在他前面的女郎；他進寺時，她們就坐在寺的中部，很關切地看着他的動作，後來出寺時還在那裏講他哩。這一個是個嬌小溫柔的姑娘，那一個是個高大有計算的女郎。饒利浦船主看着她們鬆軟的髮絡，她們背與肩，一直到她們的脚跟，很有一忽兒。

他低聲問身旁的人道：「這兩位女郎是誰呀？」

「小的是愛彌蓮海甯；高大的，若娜斐巴。」

「噢！我想起來了，不錯的。」

他走近她們的身邊和藹地偷偷看了一眼。

「愛彌蓮，不認得我了嗎？」那水手說着，拿光亮的櫻色眼睛對着她。

愛彌蓮羞縮地道：「我想還認得哩，饒利甫先生。」

那一個女郎瞪着一雙黑眼珠子直對他看。

他接着道：「若娜姑娘的臉我就不能這樣記得清了，可是我也知道她的小時和她的親屬哩。」

他們一壁走一壁講，饒利甫細述他最近的險遇，直到了斜路的轉角上，這兒就近愛彌蓮海甯的家了，所以她微笑着點了點頭，離開了他們。

不多忽兒那水手也跟若娜道了別，可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或約會，他就掉轉身又走到愛彌蓮的家裏去。她家裏還有一位父親，他自稱爲會計師，可是還得他的女兒開一月文具舖子來附帶着補充他那好像靠不住的營業的空隙。饒利甫進去的時候，看見他們父女倆正預備着吃晚茶。

他道：「呀，我沒想到這是吃茶的時候了。好吧，我很想喝一杯哩。」

他坐着喝茶並且喝完還坐了好久，又講了些航海的生活。鄰右都要來聽，都給請了進來。不知怎樣，就在這個星期日的晚上愛彌蓮的一顆心交給了這個水手了，再過一兩個禮拜，兩人間就發生了很溫柔的了解。

下月中的一個月夜，沙達拉區出了鎮，在一條又長又直的大道上望東走，想到一個聚着幾所時式房子的高岡村落裏去——假使靠近這老商埠有稱得時式的——忽然看見面前走着個人影，看那回頭望着的姿態，他以爲



是愛彌蓮；可是，走近了，却見是若娜斐巴。他瀟灑地道了好，就傍着她走。

她道：『走遠些吧，別叫愛彌蓮吃醋了！』

他好像不喜歡這個諷示，並不走。

沙達拉區也記不清這次路上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可是若娜總是用了些什麼方法叫他疏遠她那溫柔些而年輕些的情敵了。從這一禮拜起，人家看見饒利甫慢慢地跟着若娜斐巴的時候多，伴着愛彌蓮的時候少了；不多忽兒，村裏就起了種傳言，祇說老饒利甫的兒子，從海上歸來，就要跟若娜斐巴結婚，却叫愛彌蓮大大的傷心理。

剛在這種傳言四佈的時候，若娜穿好衣服望外面去散步，預備要穿過一條小街到愛彌蓮家裏去。她耳朵裏也聽到了這位朋友因為失掉了沙達拉區所感到的深痛，她的良心責備自己不該把他騙走了。

若娜實在並不滿意這個水手。她喜歡的是他的注意，她羨慕的是婚嫁的虛榮；可是她對饒利甫却並設有深切的愛情。況且，她是抱大志的，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却還沒有她那樣的高，可是一位姚冶的女郎常有配偶高出她多多的男子的機會。所以她心裏常想，倘然愛彌蓮非他不可的話，她決不堅持不肯讓給她的。爲了這個，她已經寫好了封給沙達拉區解約的信，藏在手裏，倘然當面見了愛彌蓮深信她受着痛苦，就想把牠寄去的。

若娜走進斜街，踏進了在馬路平面下的那所文具鋪子。每天這時候，愛彌蓮的父親不會在家的，可是好像這忽兒愛彌蓮也出去了，因爲沒有人答應她的招呼。這兒既不常有主顧來，店東離開那末五分鐘本來算不了一回事。若娜就在這小鋪子裏等着，在那裏愛彌蓮很精巧地布置下——像婦女們都能的——各種稍稍值錢些的東西，來遮飾那存貨的卑劣；忽然她看見窗外面站着個人影，好像專心在那裏察看着幾本六本尼的書籍，幾細紙

卷，和掛着的畫片。這是饒利甫船主；偷偷地向裏邊張望，看愛彌蓮是不是獨自在那裏。她起了個不願在愛彌蓮的地方遇見他的衝動，就偷偷地向後面通到起坐室裏的小門溜進去。若娜以前常這樣的，因為她和愛彌蓮的交情准她不拘形跡地在屋子裏自由走動。

饒利甫走進舖子來了。隔着遮在玻璃門上的薄帘子，她看得很清楚，他找不到愛彌蓮好像很失望的。他剛要走出去，愛彌蓮的身影忽然遮黑了門口，想是做完了事情趕回家來哩。她看見饒利甫，往後一退，好像又要出去的樣子。

他道：「別跑，愛彌蓮，別跑！你怕什麼呀？」

「我並不怕，饒利甫船主。祇爲——祇爲我驟然見了你，所以——跳了起來！」她的聲音表示她的心比身上什麼地方都跳得利害。

他道：「我走過這兒，進來望望。」

她趕緊跑到櫃台後面；「買些紙嗎？」

「不，不，愛彌蓮；爲什麼跑到這後面去？爲什麼不肯跟我在一塊兒？你像恨我哩。」

「我不恨你。怎能恨你。」

「那末走出來，我們正正經經的講話。」

愛彌蓮帶着笑順從了他，就在舖子的中間傍着他站着。

他道；「這纔是個親愛的。」

「你不該說這話，饒利甫船主；這幾個字已經是別人的了。」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愛彌蓮，這個早晨以前，我壓根兒沒有知道你會有一些兒注意到我身上的，要知道了，我決不那樣幹的了。我對於若娜的感情雖好，可是我起初就知道她對我沒有比友誼再深的感情；現在我纔知道那一個是我應該請求做妻子的人。初見面時，我本來最傾向

着你的，然而你又那樣退讓，那樣羞縮，所以我以為你不願我來騷擾你，這纔找上了若娜。」

她嗚咽地說道：「別再說了饒利甫先生，別說吧！你下月就要娶若娜了，不該——不——不——」

「呀，愛彌蓮，我的親愛的！」他說着趁她冷不防把她細小的身材摟抱在懷中。

若娜在窗簾後面，臉色變了灰白，想要移開她的目光，可是不能。

「祇有你，我纔能像個男子愛着未婚妻般的愛着；並且若娜親口對我說的——她很願意放我去！她要往高處聯姻，我知道，對我說「可以」就祇是發善心吧。像她那樣美麗，高大的女郎決不是平凡水手的妻子，你纔是適當哩。」

她吻她又吻她，她柔軔的身體受了他擁抱的激刺在那裏顫抖。

「我怕——你準知道——若娜肯跟你解約的嗎？呀，你能一定嗎？」

「我知道她不肯叫我們吃苦的。她一定肯放我。」

「唷，我望——我望她肯！別多留了，饒利甫船主！」

然而，他還徘徊，直等到一個主顧進來要買一本尼的火漆，他纔走了出去。

看見了這一幕，綠色的嫉妬籠罩了若娜的全身。她週圍找着偷跑的路。別讓愛彌蓮知道她來過的溜跑，那是必需的。她從起坐室爬進了穿堂，從那裏溜到前門，再偷偷地走到街上。

眼看了這種親熱，竟把她以前打好了的主意整個兒改變了。她不能讓沙達拉區。走到家裏，她先拿信燒了，就囑咐她的娘，倘然饒利甫船主來，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然而，沙達拉區却沒有來。祇來了一封信，用

簡單的文字表明他的感想；請求准他利用給他的暗示，就是說她感情不過比友誼稍深了些，把婚約解除了吧。

他眼望着海灣和遠處的海島，在家裏呆呆地等那封不會來的回信。這種焦灼慢慢地受不住了，天黑後他就走到大街上去。他再不能不找着了若娜問問自己的命運。

她的娘說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後來給他盤問了，她纔承認這是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的結果，因為這封信真叫她女兒傷心。

他說：「也許你知道牠的內容的了，斐巴太太？」

斐巴承認知道的，還說這真叫她們苦死呢。沙達拉區，祇怕自己造了重大的罪孽，就說明道，倘然這封信若娜看了當是痛苦，那末完全是誤會了，因為他像是叫她暢快纔寫的。既然這樣，他就遵守着前言，請她祇當這封信沒有寫就得了。

第二天他得着這位姑娘傳來的口信，叫他到一個會場上去接她回家。他就照着做，當他們從市政廳走到她門口的路上，她勾着他膀子說道：

「我們還是照以前一樣，是嗎，沙達拉區？你那封信是寫錯的嗎？」  
他道：「一切照以前一樣，祇要你願意。」

「我願意。」她說時臉上露出堅決的表示，因為她想起愛彌蓮來了。  
沙達拉區是個信教而謹飭的人，把說話看得像生命一般的寶貴。結婚不久，饒利甫就用着最溫和的方法去對愛彌蓮解釋他誤會了若娜的態度，以為她對他是冷淡的。

【二】

結婚一個月之後，若娜的母親死了，這一對新夫婦就不能不注意到切實的生活問題了。若娜既成了個沒爹娘的人，當然不能再讓丈夫漂洋出去；



可是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家裏他能做些什麼呢？他們最後決定在大街上去盤買一引雜貨舖，剛巧那家預備要找主顧去接受他們的信用和存貨。沙達拉區經理店務是一些兒不懂的，若娜也懂得有限，可是他們都希望學着。

他們全副精神都灌注在經理這引雜貨舖，並且繼續着經營了好幾年，可是沒有多大的成效。兩個兒子却已經生下來了，娘當着偶像般的捧着疼着，雖然從沒有熱情地愛過她的丈夫；她把所有的殷勤撫護都堆積在這兩個孩子的身上。可惜這引鋪子總不能發達，她對於孩子們的教育和事業的偉大夢境都在現實的面前變成了薄霧。他們的教育是最平凡的，祇是，近在海邊，他們對於像他們年紀所最易感受的航海的藝術和經營却漸漸地生了注意。

饒利甫婚後生活中所最關心的，除了他自己的家庭以外就是愛彌蓮的婚姻。凡是呈露在外邊的走過了，常有一種巧遇能把藏在沒人注意的黑角

裏的人給人家發現出來，所以這個溫柔的女郎却給一個城裏的富商看見而愛上了。他是一個鰥夫，比她大幾歲，可是還在壯年。起初愛彌蓮說，她總不能，永不能嫁人了；可是賴思德先生沉默地堅持着，到底得了她勉強的承認。他們結合的結果也是兩個孩子，並且，成長而發育，所以愛彌蓮說，她沒有夢想到會有這樣快活的生活。

這個富商的家，常常矗立在老式城市裏又大又結實的磚房子的一所，正對着大街，差不多就在饒利甫的雜貨舖的對門，所以若娜看着爲了自己純粹嫉妬的緣故而搶佔了她位置的婦人，現在在她比較富裕的地位裏低着頭看到這邊自己所管領的櫥窗，裏面滿堆些塵積的糖麵包，一堆堆的葡萄乾，和茶葉罐子，簡直是難熬的痛苦。賣買一天天地請淡下來，若娜不得不親自服役，可是愛彌蓮賴思德坐在對街的起坐室裏，可以眼看她聽着她所竭誠歡迎的兩本尼的下等主顧的一聲招呼，就在櫃台後面跳上跳下的忙

個不了，這是令她懊惱，令她羞愧；這種主顧也是她在大街上應該恭敬地招呼的人們，眼看愛彌蓮帶着孩子們和她的保姆跳跳蹦蹦地走過去，祇跟鎮上和鄰近上等的人們招呼談話。這就是她不讓並非她真愛的沙達拉區饒利甫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去的好處。

沙達拉區是個良善而誠實的人，他對她是心裏和事實上都誠篤的。經過的歲月已經把他愛慕愛彌蓮的情愫的翅膀剪下來移到愛護他孩子們的母親身上去了；他已經棄置了早年時衝動的幻想，在他現在的眼光中愛彌蓮不過是個普通的朋友。愛彌蓮對他的感情也是一樣。也許，倘然能找得出她一些嫉妬的痕跡，若娜就可稍得些安慰。現在看着自己計劃的結果，愛彌蓮和沙達利區都淡漠地順從着，她的憤恨更加了肥料。

沙達拉區實在沒有那種淺近機警的天才，在許多同行爭勝之中去發展這個零沽營業。假使有個主顧拿着行商強迫他收買的假蛋問他究竟同真的

一樣的嗎，他就要說，『蛋沒有打在布丁裏邊以前，實在嚐不出牠的好壞』；假使有人問他那『真正冒加咖啡』真是冒加的嗎，他就會噙着嘴道，『在這些小舖子裏，你該明白了。』

一個夏日，當那對面大磚房子反照着威逼的日光射進這邊舖子裏的時候，除了他們夫婦沒有旁人，若娜眼看着愛彌蓮的大門，那裏剛停着輛闊客的馬車。愛彌蓮近來的態度可以證明他們又得了些殷實的主顧。

若娜憂愁地咕囔道：『沙達拉區，老實說，你不是個商人。你生成不是開舖子的，並且像你這樣無目的地抓住了一個職業幹，是沒法子可以發財的。』

饒利甫贊同她的話，不光這次，每次都如此的。他高興地說道：『祇是我並不想發什麼財，我很快活，並且我們也還支撐得過去。』

她又在酸果瓶子做成的屏障裏望着那所大房子。

她痛恨地說：『支撐——不錯。可是看看愛彌蓮賴思德怎樣的享福，我們老是貧苦！她的孩子要進大學的，那不會含糊；再想想你自己的——沒法子祇好進村塾。』

沙達拉區的念頭飛到了愛彌蓮身上去了。

他還是高興地說道：『照顧愛彌蓮的人，沒有能勝過你的了，若娜，當你勸告她離開了我並且打斷了我們間那些無知的傻事，這纔讓她當賴思德來的時候可以開口說「可以的」哩。』

這差不多把她氣瘋了。

她用嚴重的哀聲懇求道：『別說那過去的事情吧！可是想想，就算不爲你自己，爲了孩子們，爲了我，我門怎樣纔可以多一些錢呢？』

他也變成了嚴重，說道：『好，對你說了真話吧，我是常感覺到我自己不配做賣買，雖然我不肯說出來。我要大些的面積纔好施展；一個比較

寬曠些的地域去經營，不是在這兒朋友鄰舍的中間。我也能跟別人一樣的發財，倘然照了我自己的路走。」

「我願意你能！那一條是你的路呢？」

「再到海上去呀。」

她實在就是拉住他守在家裏的人，因為她恨那水手妻子半寡婦的生活。然而現在她的慾望抑制住了她的初意，所以她說；

「你想成功真在這條路上嗎？」

「我決定不在別的路上。」

「你要去嗎，沙達拉區？」

「爲快活是不去的，我跟你說。在海裏是沒有這種快活，若娜，像在後面這間起坐室的。老實話，我並不愛海。我一向不很愛牠的。然而，爲了你和孩子們的發財起見，那就又是一說了。像我這樣生成長成是個航

海者，這就是惟一的一條路。」

「要賺錢得很長的時候嗎？」

「那就說不定了；也許不很長。」

第二天早上沙達拉區從櫃裏抽出他回來時第一個月穿的水手衣，刷掉了蛀屑，穿上了就走到碼頭上去。這個商埠還跟紐芬蘭做着很順利的買賣，雖然沒有以前那樣好。

隔不多久他盡他所有的資本買了個雙桅船的股份，他自己就受任了這隻船的船主。做了幾個月沿海賣買之後，沙達拉區已經抖掉了在雜貨舖裏積聚着的一身大陸的霉鏽；到了春天那隻雙桅船就向紐芬蘭啓碇了。

若娜在家裏帶着兩個兒子過日子，他們都長成了很強壯的少年，就在海灣裏和碼頭上找着做各種的工作。

他們慈愛的母親常對自己說道：「不要緊，讓他們做些苦工吧。現在

我們的生活逼着他們不能不幹，可是等沙達拉區回家的時候，他們也不過十七和十八歲，就可以找個先生好好注意他們的教育；祇要他們有了錢，將來也許會跟愛彌蓮賴思德兩位學着代數和拉丁的寶貝一樣的像紳士呢！」

沙達拉區回家的日子近了，到了，可是他來。人家勸若娜用不着心焦，因為帆船的行期是向來不準的；這種勸慰竟有理由，因為離那算定的日期一個月之後，一個陰雨的深夜，聽說這隻船走得很近了，不一會兒沙達拉區吉吉各各水手的腳聲在堂塗裏響，於是他進來了。孩子們已經出去，可是沒有接着他，若娜一個人坐在那裏。

兩夫婦久別重逢最初的情感過了之後，饒利甫就說明遲延的理由是因爲一件投機性的合同，現在竟得了很好的結果。

他說：「我決心不叫你失望，我想，現在你該承認我沒有叫你失望吧！說着他拉出個鉅大的帆布袋，滿滿的，圓圓的，像被茄克殺掉的



那巨人的錢袋，解開縛帶，把裏邊裝的東西倒在她的衣裙裏，因為她坐在靠火的一隻低椅子上。一大堆的奇尼亞（那時候地球上真有奇尼亞）很重地倒在她的衣裙裏，直拿她的衣裳垂到了地板上。

莎達拉區殷勤地說道：「看吧！我早說過，親愛的，我一定做得到；我到底做到了沒有呢？」

她的臉上，經過了特然佔有的激刺之後，却好像沒有保持着牠的喜色，她說道：「的確，這是不少金子。可是——就這些嗎？」

「就這些？怎麼，親愛的若娜，你知道在這堆裏你要數出三百個金圓嗎？這是一筆家私了！」

「不錯——不錯。一筆家私——在海裏的人看來；可是陸地上的眼光——」

然而，爲了目前她暫時擱置這個金錢問題。一忽兒孩子回來了，到了

下禮拜日莎達拉區就去貢獻他的感謝給上帝——這一次是用了普通的儀式感謝文上的意大利字了。隔了幾天，提起了處置這筆錢的問題，他就說，看她樣子並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滿意。

她答道：『沙達拉區，你瞧吧，我們是一百一百數；他們是整千整萬數的』（向街那面顛着頭）。『你動身以後，他們又添了一輛馬車和兩匹馬了。』

「噢！又添了嗎？」

『我親愛的沙達拉區，你還沒有明白這個世界是怎樣運動的呢。然而，我們總該儘力的幹去。可是他們是富，我們還是貧窮！』

這一年的大部份就很淒涼地過了。她鬱悶地在家裏和店堂裏走動，孩子們還在海邊上找工作。

一天，他說道：『若娜，我看你的舉動，知道這一些還不夠。』

她道：「真是不夠。我的孩子要靠給賴思德家的船隻把舵過活；可是從前我却比她闊。」

饒利甫是個不會辨駁的人，所以他祇咕嚕着說，想起來他總得再走一趟哩。他盤算了幾天，一天下午從碼頭上回家來，他特然地說道：

「那個我可以給你做了，親愛的，祇須再走一趟，那一定的，祇要——祇要——」

「做什麼呀？」

「叫你再一百一百的數，要整千整萬的數。」

「祇要什麼呢？」

「祇要我可以帶孩子們一同去。」

她臉上頓時變成了灰白。

她急促地說通：「別說這種話，沙達利區。」

「爲什麼？」

「我不願聽。海上是有危險的。我要他們做些溫文的事情，不叫他們冒險。我不肯叫他們到海上去拚命。喲！總不能，總不能！」

「很好，親愛的，不幹就是了。」

第二天，一個靜默之後，她又提出這個問題：

「假使他們跟了你一塊兒去，賺的錢，我猜，就會大不同了嗎？」

「總比着我單人獨馬的出去要多上三倍。祇要我眼睛看着，他們就跟着我兩個自己一樣。」

後來她又說道：「你再講明白些。」

「好吧，我敢說，孩子們使船真跟老水手一樣的聰明了！在南海裏，沒有再比再我們這海灣中沙灘更加曲折的了，可是他們從小就在這裏面練習出來的。並且他們是這樣的鎮定。在六七個比他們大過一倍的人裏邊我

也找不出一個像他們這樣鎮定，這樣可靠的呢。」

「可是海上很危險；現在，並且有戰爭的謠言嗎？」

「呀，自然很有些危險。不過——」

這個理想長成而廓大了，慈母的心竟給壓迫而窒息了。愛彌蓮越看越增加了盛氣凌人的氣焰；這是萬難忍受的。沙達拉區的妻子不能不在丈夫而喋喋不休的怨命。那兩個少年，跟父親一樣的柔順，聽見了漂洋的計劃，都很願意去的；雖然他們，也像父親，並不喜歡海上的生活，可是聽了這計劃的內容，到也很高興地願去。

一切祇等那母親的承認了。她忍住了好久，可是到底說了：少年們可以跟父親一塊兒去吧。沙特拉區聽了異常的高興。上天保護他到了今天，他也沒有忘記過感謝。上帝不會背棄他忠實的信徒的。

饒利甫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用在這次的經商。雜貨店裏的存貨收縮到最

少的限度，祇須讓若娜在他們離家期中足夠生活。他們回家的時期總該在「紐芬蘭商業期」結束之後。她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可以挨過這寂寞的光陰，因為以前還有孩子們伴着她哩；可是她鼓勵自己熬過這個磨難。

那隻船上裝滿了靴子和鞋子，做成的衣服，捕魚器，牛油，牛乳餅，纜繩，布，和很多別種貨物；帶回來的是油，皮，革，魚，酸紅果和別種買得到的東西。並且來回路上還要到別的商埠去做交易，當然可以更多賺些錢。

### 【三】

那隻雙桅船在春天某禮拜一的清早啓碇了；可是若娜沒有去送行。她不忍見自己造成的慘象在眼前實現。她的丈夫也知道她的意思，臨別的前晚，祇對她說他們明天在快近晌午時動身；所以當她第二天清晨五點鐘睡

的時候，聽見他們在樓底下忙亂，她並不趕下樓去，祇管躺在床上鎖壓住別離的痛苦，幻想着他們要在九點鐘動身，正像她丈夫上次出門時一樣。後來她下樓，祇見櫃子的斜蓋上用白粉寫着幾行字，可是找不見丈夫跟孩子們了。在幾行匆忙塗劃的筆蹟裏，沙達拉區說，他們就這樣去了，不願再讓她嘗着別離的痛苦；他的手蹟底下孩子們寫着：「媽媽，再見。」

她奔到碼頭上，向着海灣裏蔚藍的大海邊緣上望去，祇看見這隻「若娜」影影綽綽的桅檣和鼓鼓的風帆；可是看不見一個人影。她瘋狂似的嚷道：「這是我逼他們去的呀！」同時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走到家裏，白粉寫的「再見」差不多把她的心要搗碎了。然而，當她重新走進前面那間屋子，看着對門愛彌蓮房子的時候，想起快從屈服的奴軛解放出來的希望，她清瘦的臉龐上頓時閃爍着凱勝的光芒。

可是說句公道話，愛彌蓮傲睨的態度祇是若娜腦膜上的幻象。做了富

商妻子的環境當然要比苔娜奢侈些，這是她不能隱藏的；可是當她們倆見面的時候，——這是不常有的了，——愛彌蓮還要想盡方法免除這個貧富不同的感想。

頭一個夏季慢慢地過了，苔娜靠着這片鋪子，勉強地過活，可憐在這鋪子裏現在差不多祇賸一口櫥窗和一張櫃台了，老實說，祇有愛彌蓮是她惟一的大主顧；然而這位賴思德太太不問貨品見東西就買的慈悲態度實在包涵着痛苦的尖刺，因為這是個庇護者不挑剔的態度，簡直是個施捨者的態度。攸長，悽涼的冬日一天天的過着；櫃子的蓋已經掉過來貼着牆保存那臨別時白粉寫的字蹟，因為苔娜總沒法自己動手把牠們擦掉，可是每次看牠們時總要用着水汪汪的淚眼。愛彌蓮美麗的孩子們已經放聖誕假回家來了；人家議論着送他們進大學哩；可是苔娜還是照舊像個沉淪的苦人兒，熬着氣的生活着。再過一個夏季，商業期就結束了。到了這時候，愛彌蓮



親自去訪她這昔年的舊友。她聽說苦那開始惶懼了；好幾個月沒有接到她丈夫跟兒子們的來信了。愛彌蓮聽着若娜像啞般的招呼，從櫃台的缺口擠進店堂後面起坐室的時候，她絲織的衣裳傲慢地綵繚着。

若娜道：「你什麼都是得意，我什麼都是反面！」

愛彌蓮道：「可是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聽說，他們回來，帶着很大的一筆財香哩。」

「咳！他們會回來嗎？這個疑團真不是個女人能忍耐得住的呀。三個人都在一隻船上——你去想吧！好幾個月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了！」

「可是時候還沒到呢。何必事前先着急哩。」

「他們離家後我所經歷的悲哀沒東西能補償的了。」

「那末爲什麼讓他們去呢？你的日子過的也還不錯呀。」

她憤恨地掉過臉來對着愛彌蓮道：「我叫他們去的！老實對你說明了

理由吧。我忍不住看我們敷衍着過活，你這樣的有錢有勢。現在我揭穿了，你要恨我就請恨吧！」

「我再也不會恨你的，若娜。」

以後她真證明了這句話的忠實。秋末到了，那隻雙桅船應該來了，可是沙灘的中間始終找不到像「若娜」的影子。這真到了焦灼的時候哩。若娜饒利甫靠近火爐坐着，每陣微風吹過，她總忍不住打着寒噤。她本來怕着海，恨着海；在她眼光裏這就是個奸詐，浮躁，泥滑的動物借着婦女的悲哀來顯示牠的光榮的。『然而，他們一定回來的！』她還是這樣說。

她忽然想起沙達拉區動身時說過，倘然他們平平安安回到家來，並且事業上面加着成功的冠冕，他一定要像上次沉船以後的一樣，帶着孩子們跪在禮拜寺裏貢獻拯救他們脫險最誠摯的感謝。所以她不間斷的每天早上和下午到禮拜寺去，坐在靠近聖台的台級最前的位子上。她的眼光大半的時

間是瞪着沙達拉區壯年時跪過的那個台級看着；她不差毫釐地認辨得出那一塊地方是二十年前給沙達拉區的膝蓋壓過的——他跪時的姿態，他身傍的帽子。天主是慈悲的，她丈夫一定再來跪在這兒——一邊一個兒子，正像他說過的；喬治你在這邊，傑姆在那邊。她一壁禱告一壁看着這塊地方，時間久了，真好像看見這三個回家來的人跪在那兒了；她兒子的兩個瘦削的身材，中間夾着個魁梧的軀幹；他們的手捧着，他們的頭映着東壁很明顯地現出來。這個想象慢慢地變成了幻境；祇須她疲倦的眼光看到那個台級，他們總在那裏。

然而，他們還是不回來。天是慈悲的，然而牠還不願意解放她的靈魂。這是她犯了把他們做她野心的奴隸的罪惡應得的報應。可是漸漸地不像報應了，她的心理近乎絕望了。離着雙桅船應該靠岸的日期又隔了幾個月，可是牠還沒有回來。

若娜常聽見些或看見些他們回來的先兆。當她在鎮後看得見河身全景的小山頂上，遠遠在地平線上，發見一顆小黑點衝着永恆的水平面向南來，她決定這是「若娜」的大桅子了。或是在家裏的時候，祇要在大街接近碼頭的轉角上酒窖那裏有一聲喊嚷或是不論那樣的喧鬧，她就會跳起來嚷道；「這是他們了！」

可是這也不是。幻想的人形每禮拜日下午跪在聖台的台級上，可惜不是真的。她的鋪子慢慢也自吃自的快完了。她在寂寞悲哀的沉痛裏也沒功夫去批買最少量的貨物，所以把最後主顧也送走了。

當她進了這個窘境的時候，愛彌蓮用盡各種方法想要扶助這個苦婦人，可是她所得的是永遠的拒絕。

「我不喜歡你！我不能看見你！」當愛彌蓮找上她想借錢給她的時候，若娜總是粗暴地微聲的這樣說。

愛彌蓮就要說：「祇是我想幫助你，安慰你呀，若娜。」

「你是一位貴夫人，有的是闊丈夫和好兒子。你要在我這樣一個苦婦人身上打什麼主意呀？」

「若娜，我祇要這樣：請你到我家裏去住着，不要再在這個淒涼寂寞的地方住下去了。」

「那末假使他們回來，在家裏找不到我，該怎樣呢？你滿心想把我同我的人分開！不，我一定要住在這裏。我不喜歡你，我不能謝你，不論你待我怎樣好！」

然而，隔了些時，若娜既沒有進款就沒法子付住屋和鋪子的房租了。人家告訴她，沙達拉區和他的兒子的回家是差不多絕望的了，所以她也祇好勉強地接受了賴思德家庭獻給她的收容所。在那裏，她在二層樓上佔定了一間房間，來去讓她自由，不必同他們的家人見面。他的頭髮灰了，白

了，深的縐紋刻滿了她的額角，她的身材瘦小而僵僵了。然而她還在那兒盼望她遺失的家人，有時在樓梯上遇見了愛彌蓮，她就要盛氣地說：「我知道你爲什麼把我弄到這兒來！他們回來，見我不在家要失望，也許就這樣走了；那末，你纔報了我搶你沙達拉區的仇哩！」

愛彌蓮忍受着這給悲哀刺傷了的靈魂的咒罵。她知道——全天池鎮的人都知道——沙達拉區和他的兒子不會回來的了。因爲這隻船已經遺失了好幾年了。然而，若娜在深夜裏偶然給個聲響驚醒了的時候，一定要從牀上爬起來，映着搖曳的燈光察看那對面的舖子，不要是他們回來了吧。

這是雙桅船「若娜」啓旋後第六年的十二月裏的一個陰黑的深夜。海面上吹過來的風，挾着一團帶魚腥的濃霧，打在臉上正像潮潤的法蘭絨一般。若娜已經照例給她遺失的家人禱告過了，祇覺得今晚的熱情和信任心好幾月所沒有的。在十一點鐘她睡着了。大概在一點到兩點的中間她忽然

驚醒過來。她決定聽見街上有腳聲，跟著就是沙達拉區和她孩子們的聲音，在雜貨舖前叫門哩。她從床上跳起來，不知道順手拉了件什麼衣服披在身上，直往愛彌蓮家舖着毯子的大樓梯上衝下去，把蠟燭放在穿堂的桌子上，解開了門鍵和練子，一步跨到了街心。從碼頭上吹到街心的濃霧，阻擋她看見那舖子，雖然她就在眼前；然而不一忽兒功夫她已經穿街過去了。怎麼一回事呀？一個人也沒有。這可憐的婦人赤着腳滿街的亂跑——這時候街上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她又回來使盡全身的勁打着從前是她自己的房子的門——也許他們給留着過夜，等到明兒早上再來驚動她吧。隔了好幾分鐘之後，現在管着那舖子的年輕人纔從樓窗裏探出頭來，看見個有些像人形的髑髏半裸體的站在那裏。

人形道：「有人來過嗎？」

那年青人纔明白沒指望的懸盼還在那裏這樣的煎熬她哩，就很和氣地

答道：「呀，饒利甫太太，我沒知道是你哩，沒有，沒人來過。」



德國隊裏  
一個鬱悶的  
騎兵

THE MELANCHOLY  
HUSSAR  
OF THE GERMAN LEGION

【一】

這裏展開着那些草坡，高高的吹拂着微風的綠地，從多事的時代到今日一點兒沒有變動過。沒有一個犁耙翻動過草根，以前在上層的泥塊至今還在上層。這裏還紮着那些營帳；這裏的河岸上還留着騎兵馬隊踐踏過的很明顯的痕跡並且還看得出一處處垃圾堆的舊印。在晚上，當我走過這沉寂地點的時候，免不了要聽見，在吹過蘆葦和荊棘的風中常來些喇叭和號

筒的聲音，馬練子鏘鏘的激響；也免不了要看見，一排排像幽靈般的營帳和幢幢往來兵士們的身影；從那帆布裏面發出些噤噤咕咕外國口音的聲調，和他們本國斷續的歌；因為這時候躺在帳竿四圍的，大半是英王部下德國隊裏的一部。

這差不多是九十年以前了。當時英國的軍裝，有笨大的肩章，怪相的卷邊帽，短褂，鞋套，巨大的子彈盒，扣着紐子的鞋，和其他種種，現在看了要覺得詫異和野蠻的。思想變了；新發明一件接一件的出現了。當時的兵士實在祇是裝飾品。神聖的尊嚴還是到處圍繞着國王；而戰爭公認爲一件光榮的事情。

藏在叢山裏山溝山谷中間的幽僻舊草屋和小房子，向來沒有外面的人跡走過的，一直等到國王選定了在牠們南面幾哩地的海濱做每年洗浴的所在；從此軍隊們像雲一般的湧進了四圍寬廣的鄉間。當然，從這個有畫意

的時期起，各種有趣味的故事的迴聲，至今還散佈在此地，雖多少總變了些片斷，却還能引起有心人的注意，這還用得着說的嗎？有幾節是我常說的；大半我忘却了；祇有一節我從沒有說過，可是決計不會忘却的。

這是斐利絲親口對我講的。他講的時候已經是七十三歲的老太太，我這聽者祇是十五歲的小孩子。她囑咐我不許把她在這節故事的內容講給人家聽，直等到她『死了，葬了，給人家忘却了。』她說了這節話之後還延長了十二年的壽命，可是現在她死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她的謙遜和屈服所希望的遺忘祇得到了一半，因此牠不幸的結果祇把不公的映象加在她身後的名譽上；從當時她那節故事的片斷流傳出來一直保留到今日，可完全是損壞她人格不名譽的片面。

這故事的起源都因為來了屬於上面說過那一隊外國募兵的約克驃騎兵。在這些日子的以前，她父親房子的四圍，常有好幾個禮拜不看見人影子

的時候。有時好像聽見門口有一個客人走動的衣裳繚絆聲，再看時却是飄下來的樹葉；有時好像一輛車子走近門口了，却是她的父親在園裏的石頭上磨着鎌刀，預備着手他喜歡做的消遣，去整理種在花台邊上的黃楊樹。一聲巨響好像是馬車上扔下了行李包，却是遠處海面的砲聲；天黑時大門口好像站着個高大的人影，却是一棵榆樹砍成了古怪瘦削的形態。這種古時寂寥的村落在今日不會再有的了。

然而在這個時間國王喬治和他的庭侍都聚集在離這兒不到五哩地的海濱上。

女兒的寂寞是大，可是這女郎的寂寞之外還有她父親的寂寞。若說那女兒在社交上的地位是曦微的晨光，他的就是完全黑暗。然而他可喜歡這黑暗，她的晨光却壓迫着她。這位葛羅甫醫生是個行醫爲業的，他有沉默地考慮些形而上的問題的好嗜好，因此減少了他的營業，直到牠的收入再不

能維持他的職業；因此他就放棄了行醫，在這幽僻鄉角裏出了簡省的租金租下這間又小又破，半田舍，半莊園的屋子，纔能支着城鎮裏不夠維持生活的那些進款勉強度日。大半天他都消磨在園子裏，看看過去的光陰，感覺到自已的一生浪費在追尋幻想的生活中，漸漸變得易受刺激了。從此他不願見朋友們的面。所以斐利絲養成了這樣的面嫩，祇要在她短路的散步中間遇見了一個生客，她就羞着他的眼光，走路失了常態，漲得連肩膀也通紅起來。

然而，雖在這種地方，斐利絲也會給個愛她的人找了出來，並且出人意外地向她求婚。

上面說過，國王這時正在鄰近的鎮上，住在葛羅塞斯德公寓裏；鎮上來了她，自然的帶了許多鄉下人到那兒去。這些遊蕩人中間——大半都說跟朝廷裏的人有些親誼或關係的——有一獨身的男子叫亨福來高特；他不能

算年輕可也不老；不能算美麗可也不醜。他太穩重了算不得一個「花花公子」（這是當時輕浮而未婚者的通稱），可是也稱得個中和性的漂亮人。這位三十歲的獨身男子隨步走進了這個砂阜上的荒村裏；見了斐利絲；先設法認得了她的父親隨後就認得了她，不曉得她用了些什麼法子居然燃起了他心頭的心焰，竟會引得他每天向她家這個方向來，到底竟訂了個娶她的婚約。

因為他是個本地舊家的子弟，他家裏很有幾個人在本省裏得一般人的崇奉，斐利絲，處在這種極受束縛的地位中，居然能叫他匍伏在她的脚下，大家以為是樁很漂亮的事情。究竟怎樣能做得到這樣，連斐利絲自己也不很知道。在當時門戶不相當的婚姻竟看做破壞了天然的定例，不像比較近代些的眼光祇以為是犯了沿用的舊習，現在斐利絲，一個海濱的市民，竟給個紳士式的男子選中了，那就差不多是平地昇天，雖然有些知識淺陋

的人們還以為這一對的地位並沒有多大分別，因為那位高特先生也祇是個老鴉般的窮小子。

他就利用這種經濟狀況來做藉口——也許是真說話——延緩婚期。慢慢的冬令近了，國王既去，亨福來高特先生也動身到巴斯去，臨走時可答應隔幾個禮拜就來看斐利絲的。冬令來了，約期過了；高特還是延緩來期，祇說老父身邊沒有親信的人，一時不容易離開他們暫住的城裏。斐利絲，雖極端寂寞，可也很心足。這個向她求婚的男子，從許多地方看來，實在是個可取的丈夫；她的父親十分贊成他們的婚約；祇是近來的斐利絲確乎覺得難受，雖不至於痛苦。若說真正的愛他，斐利絲自己對我說，實在沒有這回事，祇是有一種真實尊敬他的心；愛慕他常有時喜歡做出種有秩序而堅毅的樣子；尊重他博知朝廷裏已做，剛做和將做的事情；並且她知道他在可以擇一個比較能助成他大志的配耦時却找上了她，不能



不有種自傲的快感。

然而，他到底沒有來，春令却已來了。他雖常有信來，可都是很正經的；這種地位的不穩固，加以自己對於亨福來並沒有怎樣的熱情，在斐利絲的心裏，當然要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悽惶來了。春令很快的變成了夏季，夏季又帶來了國王；可是還不見亨福來高特。然而在這期間中，信札往來，仍舊是持續未斷。

就在這當口，一道燦爛的金光照遍了這兒村中人的生活，把每一個青年人的心裏都裝滿了熱情的興趣。這道金光就是約克的驃騎兵。

## [117]

九十年前著名的約克驃騎兵，現在人恐怕祇有一個很模糊的映象了。他們就是國王德國隊裏的一部，並且（雖然後來退化得多了）他們燦爛的

軍裝，駿悍的馬，最不可及的，那種異國人的態度和唇鬚（當時極少見的裝飾品），走到那裏就引動一大羣男女的歎羨。因為國王駐蹕在鄰鎮裏，他和別的軍隊都來紮營在沙阜和草原上。

那個地點又高又爽，眼前的景緻又廣闊，在前面看到包倫島，東面看聖阿亨姆海角，西面差不多到斯泰脫。

斐利絲，雖不能算是村上的姑娘，可是對於這些軍隊的到來却也一樣的高興。她父親的房子本來是隔離着孤立在上阜小路的最高點，差不多跟下面寺塔的屋頂在一個平面上。緊接着他們園牆外面，那片草地很遼遠地展開着，草地中間橫穿着一條小徑直通到他們的牆根。斐利絲從小就喜歡爬上牆頭，坐在頂上——這是不像想象那樣困難的事情，因為這一帶的牆頭多是用石塊造的，沒有泥灰，所以很多窟窿來承受小腳趾的。

有一天，她坐在這裏，不措意地瞭望着對面的草地，忽然她的注意給

小徑裏走着的一個孤寂的人影吸住了。他就是那著名德國騎兵隊的一人，祇管眼睛看着地上望前走，那樣子正像要避着人羣的煩擾。他的頭也許要像他眼睛一樣望地下灣下去，比仿沒有那堅挺的領圈。走近細看，她覺得他臉上罩滿了愁慘。沒有注意她，他祇管順着小徑走，差不多把他一直領到了墻頭的底下。

斐利絲看見一個美麗，高大的兵會在這種的態度中，實在覺得奇怪。他對於軍人的理想，特別是這種約克騎兵（完全是聽來的，因為她有生以來沒有跟兵士交過談），以為他們的心都跟他們的服裝一樣快活。

這時候，那騎兵抬起眼睛看見她棲在那裏，低領子的衣裳露出的胸頸上蓋着的白紗小巾，和她全身的潔白裝束，在夏令燦爛的陽光中耀得格外惹人注目。突然相遇，他微微的紅了紅臉，可沒有停步又走了過去。

這個異國人的臉蛋一整天紮繞着斐利絲；牠的樣子是這樣惹人注意，

這樣美麗，而他的眼睛又這樣藍，這樣憂愁，這樣恍惚。也許這是當然的事情，在第二天的老鐘點她又要到牆上去瞭望，等他第二次的走過。這一次他剛讀着一封信，見了她時他的態度正像一半預料着或希望着發見她的一樣。他差不多要站住了，微笑着，打了個很客氣的招呼。這次會面的結束，他們竟交了幾句談。她問他讀的是什麼，他就爽快地告訴她，正在溫讀他母親從德國寄來的那些信；他不常接得到這些信，他說，所以沒法子祇好把舊信反覆地看。這次的會面就祇說了這些，可是照樣的會面接着又來了。

斐利絲常說，他的英國話，雖不好，可是她聽得懂，所以言語的困難並不能阻礙他們的熟識。遇到說話的意思太精，太深，或太溫柔，他會說的英國話不能表達的時候，眼睛就可以幫舌頭的忙，並且——雖然這是後來的事情——嘴唇又可以幫眼睛的忙。簡括說，這個交情，不措意地做

着，並且在她方面是很冒失的，却發達而成熟了。像達斯提模娜 Desdemona 樣，她憐憫他，而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的名字叫馬都提那，沙勃呂克是他的本鄉，他母親還住在那裏，他年紀是二十二，雖入伍沒有多久，却已經升了排長。斐利絲常對我說，在純粹英國兵隊的行伍裏，決不能找出這種上等受教育的青年，很多這種異國兵威嚴和鎮靜的態度，祇像我們本國的軍官，不能比我們行伍裏的人。

他從這位異國朋友那裏，漸漸地學得了些他自己和他同伴的狀況，她再也想不到所謂約克騎兵會這樣的。他們離着像軍裝那樣快活的心境遠得很哩，因為全隊裏祇籠罩着一種可怕的鬱悶，一種陳舊的思家病，把大半人都消磨得差不多不能上操了。最吃的是來此不久的青年們。他們恨英國和英國的生活；他們不措意英王喬治和他的島國，他們惟一的願望是早日離開牠永遠再不要看見牠。他們的身體在這裏，他們的心是老遠的還在祖

國，提起了牠——很多地方他們確是勇敢而克己的——他們眼睛裏常要包滿了眼淚。受着這種戀家——這是馬都斯提那親口說的名詞——痛苦最深的，他就是一個，他的幻夢般沉思的天性，想起了留着老母一人在家，沒人慰問，更加感到這種淒涼遠戍的苦痛的深刻。

雖然斐利絲，給這些話感動了，很關心他的身世，並不鄙薄她當兵的朋友，可是她不准（最少，照她自己這樣說）這青年跨過朋友交誼的界綫，有很長的時間——真的，像她自己能感覺到已爲另一人所佔有的時間一樣長久；雖然，她不知不覺間，一顆心也許早就到了馬都斯那邊去了。那座石牆變成了阻止十分熟稔的需要物了；他總沒敢，或是請求着，走到園子裏面來，所以他們所有的談話都是公開地隔着這道界綫講的。

【三】

然而，斐利絲父親的朋友竟把她這位冷淡而有耐性的未婚夫，亨福來高特的消息帶到村裏。曾有人在巴斯聽他說過，他跟斐利絲葛羅甫小姐的婚約祇到了一半了解的地步；現在既因為老父多病不能照顧自己，他不得不跟她遠離，他想最好雙方都不要有確定的應允。實在，他自己不敢說，也許會移他的目光到別處去的。

這一番說話——雖然祇是傳言，不可深信——卻好跟他近來書信的減少和沒有熱情暗相符合，所以斐利絲不假思索的相信了；從此她覺得可以照着自己的選擇自由用情了。她的父親可不這樣想；他聲言整個兒故事都是假造的。他在高特做小孩時就認得了他的家屬；他們對於婚姻的觀念或者可以用句俗語來代表，那就是『愛我少，愛我長。』亨福來是個君子，決不會把訂婚看得這樣輕忽的。『你祇須耐着性子等，』他道；『不多時什麼多明白了。』

斐利絲聽了這些話，起初以為她父親總給高特通着信，她的心頓時沉了下去；因為雖然她先時願意訂婚，可是現在聽說他們的婚約跟沒有訂的一樣實在覺得痛快。到了後來她知道她的父親也跟她一樣的好久沒有接到亨福來高特的信了；他當然不願直接寫信去問她的未婚夫，因為這種行徑近乎像是毀壞這個獨身漢的名譽。

「你祇想找一個藉口好讓那些外國人用着沒意義的情懷來趨奉你吧，」她的父親這樣說，他近來對她的態度是很不和氣的。「我看見的比我說的還要多些哩。以後你不得我的允許不准走到園牆外面去。比仿要看那些營帳，挑一個星期日下午我帶你一塊兒去。」

斐利絲在行動上決沒有一點兒反抗他的存心，可是她在情感上覺得自己可以獨立的。從此她不再抑制住對於那騎兵的感情了，雖然她並不當他是個英國人普通所稱做的情人。這個外國兵差不多是她理想中的人物；他



決不是平常家居人的附屬品；他從不知什麼地方降下來，將來也要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是個令人沈醉的好夢的影子——沒有別的。

他們從此繼續着會面，大半在暮色蒼茫的時候——從太陽落山時到最後喚他歸帳的喇叭聲爲至的那簡短的時期中。也許近來她的態度不像以前的拘束了；不論怎樣那騎兵確實是這樣；他一天天變得溫柔了，在這些匆匆會面時分別的時候，她總在牆頭高處伸下手來讓他緊握。一個晚晌，他握得這樣長久她竟不能不嚷道「牆是白的，襯着牠，田裏有人要看見你的身體的呀！」

這一晚他逗留得這樣長久，所以奔過很大的一塊空地回到營帳沒有錯過鐘點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一次他來等她，在老地方老鐘點不見她來。他說不出的失望；儘管呆呆地瞪着空牆，像個失了神的人。歸號的喇叭和軍鼓響了，他還是不走。

她的遲來純粹因為有意外事的阻擋。等到趕來，知道時候晚了心裏很着急，也像他一樣聽見了歸號的鼓聲角聲。她懇求他快去。

『不，』他憂愁地道。『我還不該去——在你剛來的這會兒——我一整天的盼着你來。』

『可是你遲到了要受罰的呀？』

『我不理會這些。我早就該脫離這個世界的了，倘然沒有兩個人——我最親愛的，在這裏，和在沙勃品克的母親。我恨這軍隊。我情願爲了伴着你一分鐘犧牲掉世界上一切升官的顯耀。』

因此他逗留着跟她講話，告訴她本鄉有趣的詳情，和孩時的瑣事，直等到她看他儘是留着不走，着急得像煎熬般的難受。到底因爲她堅持着跟他道別，跳下牆頭，他纔沒精打采地走回營帳。

下次她看見他，裝飾在袖子上的帶子已經沒有了。因爲上次的遲到，

他已降級變成了個小兵；斐利絲知道都是爲她自己，感到深切的愁悶。現在的地位倒了個頭；輪到他去安慰她了。

「別發愁，我愛！」他道。「不論發生什麼，我已經有個補救的法子。先問你，就算我虧復了我的帶子，你的父親肯讓你嫁給一個約克騎隊裏委任的軍官嗎？」

她臉上頓然紅起來。在他這樣一個不像現實般的人身上她實在心裏沒有發生過這種實踐的計劃，一忽兒的迴想她就能夠回答了，「我的父親不肯——當然的不肯，」她不假思索地這樣說。「這不必去想牠的！親愛的朋友，請你忘了我吧；我怕我要毀你和你的前程！」

「沒有這回事，」他道。「祇因有了你，纔使你的國土有足夠的興趣叫我還有生活着的願望。假使我可愛的鄉土在這裏，我的老親也在這裏，我也會像人家一樣的快乐，盡我的能力去做一個好軍人。可惜現在都不是這

樣。你且聽我說。這是我的計劃。你跟我回到我的本國，到那裏做我的妻子，跟我和我的母親一塊兒度日。我不是像你知道的哈奴范人，雖然，入伍時報的是這個藉貫；我的本鄉是沙阿，那裏現在剛跟法國和好，我祇要到那裏，什麼都安全了。」

「可是怎樣能到那裏呢？」她這樣問。斐利絲聽了他的話倒並不震驚，祇覺得奇怪。她在父親家裏的地位一天天變得煩惱並且痛苦到了極點；他慈愛的源泉好像已經枯竭了。她不像在她四週的那些快活的姑娘們一樣，這個村就是她們的鄉土；所以馬都斯提那這種想望故鄉，老母和家庭的熱情好像傳染到她身上來了。

「到底怎樣呢？」她又說，看他還沒有回答。「你能出錢買到你的解職嗎？」

「那不能，」他說。「在這個年頭，這是不可能的。不；我本心就不

願上這兒來；爲什麼我不逃呢？現在到時候了，因爲我們快要開拔，從此我就見不到你的面。所以這是我的計劃。我會跟你約定在大路上二哩外等我。在下星期揀定的一個寂靜的晚上。並且也不會使你失了體統，或蒙什麼恥辱；因爲你不是跟我一個人逃，我還帶着我最忠實的朋友，克利斯都福，一個阿薩提人，新近入隊，已經答應我幫助我的進行。到那時，我們先到那邊海灣上去察看船隻，挑定一隻合用的再來接你。克利斯都福已經攪到了一張海峽的圖，我們就趕到海灣上，開船繞過那海角就沒有人看得見了；祇要第二天的早上，我們已經到法國的海邊，靠近獻浦。其餘的都容易了，因爲我已經積蓄了些錢可以上岸趕路，並且換掉這身衣服。我可以先寫信通知母親，她會在半路上接我們。」

他又加述了些詳細情形來解釋她的疑問，斐利絲漸漸覺得這是件容易不過的事情了。然而，這種舉動的重大到底她想着還有些胆怯，所以究竟

她願不願再進一步作這個冒險的試驗還是個疑問，倘然這晚上回家的時候她父親沒有用最嚴厲的話訓斥她。

「那些約克騎兵怎樣了？」他問。

「他們還在營帳裏；可是，我知道，不久就要走了。」

「你不用再這樣來掩飾自己的行動了。你天天跟一個騎兵見面；你們一塊兒散步也給人家看見了——這些外國蠻子，真跟法國人差不了多少！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在我做出來以前，別跟我提一個字——他們在這兒一天，你就一天離開這個地方。你上你姑母家裏住去。」

她極口分辨，在太陽光底下的軍人或男子，除了她父親，她沒有跟別人散過步，可是始終沒有一點兒結果。實在她的分辨也是軟弱無力的，因為他的話雖不能說完全準確，却也祇好算一半的錯誤。

她父親姊姊的家庭斐利絲向來當做監獄。很近的她經驗過這種苦悶；

所以當她父親監視着她收拾行李的時候，她的心簡直像死了般的了。到了後來她雖然永不願寬恕自己這一個焦灼的星期裏的行動；然而，這時候她却心口商量決計加入她情人和他朋友的計劃，逃到他在她幻想上用可愛的色調塗澤成的國士裏。她常常說，他求婚的態度裏就是那種主張的明顯地純潔而率直可以掃除她一切疑慮。他表示出自己是這樣的端正而和藹，他對待她是用一種她向來沒有習慣過的尊敬，而她肯冒着這種顯明有危險的遠征也因為信任了他。

【四】

這是下星期一個溫和，黑暗的晚上，他們開始冒險了。提那約好了在大路上通村小徑分支處接她。克利斯都福先到海灣上開那隻船繞過了腦斯——或者當時所稱的瞭望角——在海角的那一面接他們上船，他們這邊走

過架在海灣上的橋梁爬過瞭望山到那裏會面。

她等她父親走到上面的臥室裏就離開了自己屋子，手裏提了包包裏裏，沿着小徑奔去。在這時候，村中不論什麼地方不會有人走動的，所以她走到小徑接大道的交叉點沒有給人看見。她就站在籬笆角上黑影裏，那裏可以看清楚大道上每個走過的人，却不給人家看見。

她在那裏守候情人不到一分鐘——雖然在她神經緊張中，就這樣簡短的時期也覺難受——想望的腳聲沒有，却聽見郵車的聲音從山上下來了。她知道路上有了人提那不會出來的，所以耐心地等着郵車過去。不料那輛車走近她站的那個路角上慢下來了，不再照舊的往前去，却在離她幾碼路的地方停住了。一個客人跳下來，她聽見他的口音。這是享福來高特的。

同着他還有一個朋友和些行李。他把行李放在草地上，那輛郵車又往王家浴場那邊去了。



「那個趕貨車的小子不曉得上了那兒去了？」她的舊情人對他朋友開始這樣說。「我希望不會等得太久。我告訴他準十點鐘的。」

「送她的禮物你收好了沒有？」

「斐利絲的嗎？噢，收好的。在這箱子裏呢。我希望她看見了喜歡哩。」

「那自然要喜歡的。這種乞和的貢獻，那一個婦女看見了會不喜歡呢？」

「啞——她也該得些了。以前我待她實在太壞。可是這兩天她老是在我心頭上，真比我在人前肯承認的眷戀還要濃得多。呀，好了；不必多說了。她決不會像人家說的那樣壞的。我相信像她這樣一個有見識的女子決不會跟這些哈奴范的兵士攪不清的。我決不信她有這種事，那就不用說別的了。」

還有許多同樣的話從這兩個等候的客人嘴裏不經意地流露出來；這種話好像是一道驟然發現的光明，把她這次行動的重大，顯示給她看。他們的話頭到底給趕車人的到達打斷了。行李搬上了車，他們都跳上車子，向她剛纔來的那條路上馳去。

斐利絲頓時觸動了天良要想跟着他們去；後來一想，覺得該等馬都斯來了，堅決地說明了她改喚主意的理由，纔真對得起他——雖然當她臉對着他的臉，內心的交戰一定很劇烈的。她痛恨自己會相信那種傳言，以為享福來高特背棄了他們的婚約，現在，聽他自己嘴裏說的，他是永久深信着她哩。然而她也很知道究竟是哪個真正得了她的愛情。沒有了他，她的生活祇有一個厭懼的前途，可是她越想他的求婚越不敢接受牠了——那樣的野，那樣的虛浮，那樣的冒險。她已經答應了享福來高特，祇因為懸度的背約纔以為他看踐諾不當一回事。他念念不忘的給她帶禮物來，實在

感動了她；她自己的允諾應該尊重，尊敬該代了愛情的位置。她應該保持自己的自尊心。她該留在家裏，嫁給他，一世受苦。

斐利斯剛在那裏鼓勵自己堅持着這種態度，隔不了幾分鐘，馬那斯提那的身影顯露在一扇柵門的邊頭，看見她迎上去，他就跳了過來。不給她閃避的功夫，他緊緊地把她撲在懷裏。

「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了！」當她圍在她的膀子裏站着的時候，她這樣瘋狂地想着。

這晚上斐利斯怎樣能捱過這個可怕的窘境，她再也不能清楚地記憶起來的了。他常常說，她所以能實行她的決心還應該歸功到她情人的存心正直，因為當她用柔弱的口音說出了已經改變的主意，覺得她不能，不敢，跟着他跑那些話之後，他並不勸她，迫她，雖然聽了她的決心，心裏十分的苦痛。他明知她這樣浪漫式的迷戀着她，祇須稍用些不講天良的壓迫，

當然就會把這個天平的重心往有利於他的一方面側去。然而，他一些兒沒有做不公不正的誘惑。

在她一方面，怕他危險，求他不要去。這個，他堅持，不能。「我不能在朋友面前失信，」他說。倘然祇有他一人，他也許要放棄這個計劃。祇是克利斯都福，帶了船和指南針和海圖，在岸邊等他；潮水就要上來了；他的母親已經知道他要去了；所以一定得去。

白費了好幾分寶貴的光陰，當他逗留著不能決然的離開她。斐利絲堅持着她的決心，雖然也忍着說不盡的痛苦。到底別了，他走下小山。在他的腳聲沒有隱去的以前，她驟然感覺著最少再要看一次他的身影、就輕步的趕上去，又看見了他那漸遠漸小的身材。這一刻她受著足量的刺激，真想衝過去，還是聯合上他的命運。然而她不能。在緊要關頭上連埃及的克利奧巴德拉 Cleopatra都鼓不起的勇氣，不能希望斐利絲葛羅甫鼓得起來。

一個黑影子，跟他差不多的，在大路上遇着了他。這是克利斯都福，他的朋友。她再也看不見什麼了；他們已經奔向四哩外的海灣去了。帶着一種差不多像失望般的感觸她掉過身來，慢慢地走回家去。

歸帳鼓在營帳裏響着；可是從此沒有她的營帳了。那就像阿叙利亞人的營帳在毀滅天使走過後一樣的充滿了死氣。

她不作聲地進了門，看見沒有人，就上了床。憂愁，起初逼着她清醒，最後却把她裹在一個酣睡裏面。第二天早上她父親遇見她在樓梯底上。

「高特來了！」他凱勝地這樣說。

亨福來是住在一個客棧裏，已經來拜訪過她。他帶給她的禮物是一面很美麗的鏡子，配上個細工打就的銀絲匡子，這時候她父親剛舉在手裏哩。他說隔一個鐘頭再要來，和斐利絲一塊兒出去散步。

那時候不像現在，美麗的鏡子在鄉下輕易見不到的，斐利絲面前放着牠直覺得得意。她看那裏面，自己的眼睛那樣的沉重，勉強想撐大了放些精神出來。她這時候的心境正像那種婦女在自以為命中註定的路上機械地向前進行。享福來，在他沒有表示的態度中，祇承認舊時的默契；她也應該照樣的做，一個字不要說出自己的鬆懈。她帶上帽子，圍上領巾，在指定的鐘點他來的時候，她正在門口等他哩。

### 【五】

斐利絲先謝他美麗的禮物；可是他們一路走過去隔不多時完全是享福來一人說話了，他告訴她時髦社會裏最近的情形——這是她極願意講的題目，因為可以不提到自己切身的的事情——同時他那有節奏的語調幫助着安定她心頭和腦子裏的不甯。祇是她要是自己的煩腦沒有這樣的紛擾，她一

定可以看得出他也在那裏侷促不甯哩。最後他突然的改變了題目。

「我那小小的禮物能叫你喜歡，我實在快活，」他這樣說。「可是講老實話，我帶這東西來是向你乞和的，並且要請你幫助我解除一個極大的困難。」

斐利絲想不到這位獨立的男子，很有幾處能得她的信仰，也會有什麼困難的。

「斐利絲，我爽快地告訴你我的祕密吧；因為我在請你出主意的以前，實在有極極大的祕密要告訴你的。那末，這事情一句話說明，我是結了婚了：是的，我祕密地娶了個可愛的少年女郎；並且假使你認得了她，我希望你會認得她，你一定要極口的稱讚她。然而，她可不是我父親肯給我選擇的一個——你知道做父母的心理正像我一樣明白——因此我永遠守着祕密。將來一定有極大的喧擾，那是免不了的；可是我以為你可以幫助

我度過這重難關。祇求你給我行這個方便——我意思，在我告訴我父親的時候——你說你永不能嫁給我，你明白的，或是同樣的別種話；我準知道，這樣一做可以讓我的路好走得更多。我實在急切想叫他贊成我的主張，可同時不要傷了彼此的感情。」

斐利絲怎樣回答的她自己也記不清了，也想不到她怎樣給她出主意去免除這種想不到的困難。然而這幾句宣言給她的安慰却是看得出的。把她自己的困難說出來本是她忍痛的心願，想望着要做的事情；倘使享福來也是一個婦女她一定要立刻把一切都傾倒出來。然而對着他，她可不敢直承；並且還有個必需緘口的真理由，那就是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她的情人和他朋友逃出危險的範圍。

她回到家來立刻找了個僻靜的所在，一半的時間在那間後悔沒有跟着馬都斯提那去，那一半在那裏從頭到尾重溫和他會面時的舊夢。到了他



自己的國裏，在他本國婦女中，也許他會忘記了她，甚至於忘了她的名字。

她的不甯是這樣的利害差不多好幾天沒有出過門。於是來了一個清晨，漫布着霧氣，在霧氣的後面晨光祇顯出些灰藍的顏色，影影綽綽地露出那些營帳的形狀，和一排排繫着的馬匹。營竈裏冒出來的煙沉重地灣曲着。

在園底裏她向來習慣爬上牆去跟馬都斯會面的那塊地，是全英國能引起她與會的惟一方寸地；雖然霧障這樣的重，她還是走出門來，到那個心愛的角上。每一根草葉上都重載了水珠，蜒蜚跟蝸牛爬滿了花台。她可以聽見從營帳裏傳來微弱的音浪，那一面在通鎮大道上鄉上人的腳聲，因為今天剛是個市集日。她發見，因為她常走的緣故，牆角邊的草都給踏平了，上牆搭腳的石頭上還留着園裏的泥痕。向來不到晚晌不上那兒去的，她沒有想到她的蹤跡在白天看得這樣清楚。大概就是這些把她的秘密宣露

給她父親了。

當她止步憂愁地瞭望的時候，她幻覺到營裏傳來習聞的聲浪好像換了個樣子。現在的營帳跟她一點兒沒有什麼關係了，所以她還是爬上石級到她舊坐位上去。她看見的，最初叫她怕，使她疑；於是她僵挺地站着，手指攀住了牆，眼睛瞪得像要突出來，臉蛋像石頭般的硬。

在她前面的草場上營帳裏全體的兵士都排隊站在那裏，他們中心的前面上放着兩口空棺材。她剛纔聽見不習慣的聲音是從往這邊走來的一小隊裏發出來的。那隊兵，頭裏走着的是約克騎隊的軍樂隊吹着喪曲；跟着的是一輛喪車載着本隊裏的兩個兵士，兩面監護着，還隨着兩個牧師。後面跟着一羣看熱鬧的鄉下人。那愁慘的小隊沿着大隊的前面走，回到中心，停在棺材的旁邊，那兩個定罪的人就給蒙住了眼睛，每一個跪在他的棺材上；給他們幾分鐘的延遲，讓他們禱告。

一排二十四人的鎗隊站在那裏舉平了鎗預備着。司令官，拔出了指揮刀，像擊劍般在空裏舞了幾下然後望下一揮，立刻鎗隊裏就放出一排鎗。那兩個犧牲者倒了，一個臉合在棺材上，一個往後倒去。

排鎗的迴聲帶出葛羅甫醫生園牆上的一聲尖叫，有個人跌到了牆的裏面去；然而觀衆們這時却沒有人注意到這裏。這兩位被殺的騎兵就是馬都斯提那和他的朋友克利斯都福。守衛兵差不多立刻就拿他們的屍首放進了棺材；可是司令的上校，一個英國人，騎着馬奔過去，用嚴重的口音嚷道，『倒他們出來——給大家看個榜樣！』

那兩口棺材就給抬起了兩頭，那兩個死德國人就給倒了出來，臉帖在草地上。於是全隊分着小隊繞過來，走着慢步經過這個地點。示衆完了，屍首纔重新裝進棺材抬到了別處去。

這時候，葛羅甫醫生，聽見了排鎗聲，奔到園子裏，却見他可憐的女

兒一動不動的躺在牆根上。她就給抬進了屋子，隔了好些日子她纔有了知覺，可是好幾個禮拜大家都失望她沒有回復理智的一日。

後來知道這兩個冒險的逃伍兵，照着他們的計劃，在鄰近的海灣裏割斷了他們的船纜，還帶了兩個受不住上校虐待的同伴，一塊兒很安全地航過了海峽；可是弄錯了羅盤的位置，他開到了傑賽，以為這個島就是法國海岸。在那裏他們給人家發現是逃伍兵，就捕送官廳。在軍事法庭上，馬都斯和克利斯都福給那兩個同伴求情，祇說因為他們的誘惑纔把這兩人帶着走的。所以那兩人祇受了鞭刑，死罪留給這兩個領袖。

到舊喬治安浴場去的旅客，譬仿喜歡到山脚下鄰近的村裏去走走再看看葬事的註冊簿，就可以找着上面記着這兩條：

「馬都斯：提那（排長）在國王陛下的約克驃騎隊，為逃伍鎗斃，葬在一八〇一年，六月三十日，年二十二歲。生在德國沙勃呂克。」

「克利斯都福勃萊斯，屬於國王陛下的約克驃騎隊，為逃伍鎗斃，葬在一八〇一年，六月三十日，年二十二歲。生在羅塔根，阿斯提。」

他們的墳做在靠着那牆小禮拜寺的後面。那裏沒有什麼紀念碑，可是斐利絲能指給我看，她活着永遠把那墳頭收拾乾淨；可是現在長滿了野草並且平了。祇有幾個老村人還能指得出。斐利絲也躺在旁邊。

舞

樂

師

TEH FIDDLER  
OF THE REELS

「講到展覽會，世界博覽會這一類東西，」一位老年人說道，「現在就是祇須轉個彎可以看到一打這種熱鬧，我都不情願去。只有一次展覽會一直和將永久在我腦裏留個最深的印象；這是展覽會的祖宗，現在當然是過去了——一八五一年的大展覽會，在倫敦的亥德公園。那時我們正在壯年，那展覽會所給我們的驚奇，你們後輩沒有一個能夠意會出來。展覽會這名詞當時竟風行得變形成形容詞；什麼『展覽會』帽，『展覽會』括刀布，『展覽會』表；還不止此，還有『展覽會』天氣，『展覽會』精神，情人，孩子，妻子——無往而不『展覽』。

在南威塞克斯，這一年在種種方面都是歷史上的大關栓，當年所發生的事可以稱之爲時的危機；宛如地層的劇烈變化，我們把新舊出其不意的接觸在一起，這種情形，自從威廉王征服此地以來，所未曾有過。」

這些話引起我們談論幾個和善簡單的人物，當時在我們這小而安靜的地方上生活活動過；內中三個人我們講得最多，他們古怪的歷史在斯的克、福、梅爾討克，和愛格頓三處僻隱的小地方比什麼人和那展覽會都有關係。三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華特屋拉莫——不知是否他的真名——在我們中間年老的人都很知道他。

他們稱他是女子的男人——確然很對——外表上雖似不稱。在男子的眼中他並不漂亮，有時并且還有點使人憎惡。他名義上是獸醫。實際是樂師，花花公子，交際家。有一時他住在梅爾討克村上，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來。雖則有人說他最先在鄰近出現時是個綠山市集上的奏琴者。



許多村民妒忌他，因為他對於天真姑娘有極大的迷力——那迷力幾乎近於魔術妖法一類。人人都還喜歡他，雖則他不像是英國人，他的皮膚是深橄欖色，茂盛的頭髮又黑又光亮——還灑上一種秘密的油使牠更滑更黏；所以他剛進一羣人中間的時候，人人聞得到一股異香，好像把童戀木浸在燈油裏的氣味。有一次他梳着兩束鬚髮，平行的圈在頭上。不過有時他明明沒有，因此可以斷定牠不是生成的。姑娘們起先愛他後來恨他，就替他題個綽號叫「長毛」，因為他頭髮極多極長，一直可以掛到肩上；後來這個綽號一天比一天流行。

他奏琴的時候總把眼睛閉上；並不用譜，隨手拉出鄉下人常聽的極簡單的調兒。那琴弦上所發出的慘苦懇求的聲音，似乎有人的舌頭在裏面一般，幾乎把門柱的心都會震顫了。附近一帶的小孩祇要有一點音樂的天性，沒有一個聽了他幾分鐘的老舞曲的調兒，不流眼淚的；這些老舞曲——

——輕快舞搖擺舞等等——都是十八世紀的古董，現在有人好奇把牠們放在四人舞和急舞裏，祇有老式的人和懂得舞像屋拉莫的人纔能辨別出來。

在先老梅爾討克村上有一隊樂人，內有杜威，馬爾等音樂家。屋拉莫起來比他們遲，直到他們散班去做教堂的樂師，屋拉莫纔漸漸的知名起來。那隊樂人都主張爛熟的技巧，對於屋拉莫的風調都絕端反對。那杜威常常說他的琴音沒有「骨子」——沒有拉弓的功夫，沒有深強的根柢——只是輕浮奇幻而已。說不定這話是很對的。無論如何，自他出娘胎以來，從未拉過一曲教堂的樂，他從未坐過梅爾討克教堂的音樂台，只怕連教堂都始終沒有踏進過。他拉的都是魔鬼的曲調。樂隊的人常說：「他不會把

Woll Hundreth (教堂普通讚美詩之一) 奏得合拍，好像不會吹銅蛇一樣。」(銅蛇是梅爾討克的樂器，據說最難吹。)

有時屋拉莫的琴音也能感動成年人的靈魂，但是最易受他感誘的是意

志薄弱易被迷戀的年輕女子。加羅林，阿斯朋是內中的一個。雖則遇到他時，她已和人訂了婚，但是屋拉莫迷魂蕩魄的琴音感動她得最深，使她終於受到不寧靜的心痛和深刻的創傷。她是美麗，可憐無助，意志薄弱的女子，她和同性的朋友交，最大的缺點，是不時要發怒。屋拉莫住在梅爾克討的時候，她已不住在本鄉而在數里外的斯的克福，那河流的下游。

至於她怎樣和在那裏認識他及他的琴技，已不很知道了，不過傳說是如此：有一次春天的黃昏，她經過梅爾克的下部，偶然在他住屋附近的橋上歇足，懶懶的依着欄杆閒眺。屋拉莫照常站在門檻上，急急忙忙的拉着E線上的二分和四分音，給過路的人聽；站在四周的孩子都流着眼淚，他却笑着。加羅林假裝着在觀看橋下的水波，其實她在用心的聽着，他也知道。不久她覺得心裏一陣酸痛，同時猛烈的只想飄飄渺渺的滑入跳舞的迷漩裏去。因要抖去這昏迷，她決心向前去，雖則必須經過他面前。她偷眼

向前一瞥，只見他一心奏琴，把眼都閉上了，她纔放心勇敢的向前走去。但是他愈走近去，愈胆怯起來，脚步也漸漸跟着拍子蹈着，到後來幾乎要起舞了。走到他對面時，她又回過頭來看一眼，只見他開着一眼，微笑的眇着已受感動的她。她跳躍的步伐直到走遠了，纔恢復了原狀；而那陣奇異的昏迷過了幾點鐘之久纔算撇清。

從此之後，鄰近若有跳舞會，她總能得到一張請柬；又每逢屋拉莫是跳舞會的琴師，加羅林總會設法前去，雖則有時要走好幾里路；因為他常常到斯的克福來奏琴。

他迷她的證據古怪特別極了；必須是神經學家纔能解釋得明白。晚上天黑之後，她安靜的坐在她父親（本鎮牧師的書記）家裏，在斯的克福村街的中心，剛好是梅爾討克下部到東面五英里外的摩福的必經要道。她坐着正和她父親，妹妹，未婚夫談着話，冷不防的她從屋角的座位上跳起

來，好像觸了電，直向天花板蹀去；於是放聲大哭，總得要半點鐘纔能安靜下來。她父親見她這種神經錯亂的舉動，很害怕不曉得他小女兒有沒有同樣的遺傳病根，又害怕這是癲癩病的一種。她妹妹會嫻並無這病象。并且她已經查出她姊姊神經錯亂的緣故。未跳躍之前，祇有那屋角裏的一雙尖銳耳朵，纔能從煙突裏聽清屋外大路上的脚步聲。她等候的就是這雙脚步聲，而她自動的蹀跳，也就從這脚步聲上來的。屋外走過的是屋拉莫，加羅林知道得很清楚；不過他不是來望她；他是去找另外一個女人，在二英里外的摩福，他稱她爲真正的意中人。有一次——祇有一次——只有她妹妹在近傍，她實在忍不住不講話。「喔——喔——喔！」她喊道。「他去她那裏，不到我這裏來！」

講句公平話，屋拉莫起先並不有意轉她念頭，也並不和她多嚙嚙。但是他不久找出她的祕密，就不能拒絕去略略逗她，只不過是在摩福正經求

愛後的一齣餘興而已。兩人很要好，雖則這事極其祕密，除了她妹妹和她情人芮達，黑保克牢之外，在斯的克福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父親見她冷淡芮達，大不以為然；她妹妹也希望她丟掉這一時衝動的愛情，忘去這絲毫不相識的異鄉人。後來結果，有丈夫氣概而又簡單的芮達承認向她求愛實際上已完全毫無希望。他是位很體面的機械工程師，地位上不知要比名義的馬醫屋拉莫高幾倍哩。芮達離開她之前很坦平很老實的問她，願意嫁他否，願的現在這裏就成婚，否則永遠不提了；那答覆當然是反面的。雖則她父親她妹妹都幫助他，但是他不能奏琴，不能把你靈魂像蜘蛛網一般捉住，直到你羸弱孤零，希求人家維護的時候，纔肯遷就。真的，芮達的耳朵對於音樂一點不能欣賞，唱不準兩個音符，彈奏更不用說了。

芮達雖會得人鼓勵，但那早料到而果真得到的「不」字，給他生命上一個新的起發點。她的「不」字說得多悲傷多可憐，他決心永不再提，也

不願在街頭巷口給她看見使她難受。他離開本鄉到倫敦去。

到南威塞克斯去的鐵道，正在建築中，還不能通車；芮達步行走了六天到京城，在他之前比他高一等的人都這樣走過。他是手技工人中最後一個用這方法到倫敦去。

在倫敦他很有規則的做他的手藝，生活着。他的專心情願的做工，使他受人信託，所以比許多別人要幸運。在京四年他一直沒有失業。他既沒有昇職也沒有退職；他的手藝很有進步，只是在社會上的地位，却沒有更改一點兒。對於加羅林的愛情，他老是緘默着。他當然常常想她的；不過成天的忙着又沒有親戚在斯的克福，因此他不聞不問那裏的消息，也不想回去。他安的靜住在萊白斯的寓所裏，工作完了，便回家來做女子的工作，煮飯哩，補襪哩，漸漸的預備着終身不娶。照他這種舉動，人家都會理論說時間決不能把他心上的加羅林的印象塗去——這也許一部分是對

的；但是他的天性並不一定依靠女子，纔能得到舒服安慰。

他在倫敦的第四年就是開頭說的亥德公園展覽會舉行的一年；他天天工作，建造那世界上空前的大玻璃房。這是各國間工業中最大希望最大活動的時期。雖則他在小處活動上很佔重要地位，但他還鎮靜的勤力的做他應分的工作。這一年他命裏注定有許多驚駭的事，因為那玻璃房忙亂的完工之後，接着便舉行展覽會的開幕典禮，世界各國各處的人都趕來賞玩；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加羅林一封信。他和斯的克福的靜默至此纔打破。她信上的字彎曲差次，表示她寫信時手在顫動，她告訴她老情人說，怎樣困難去確定他的地址，接着便把寫信的原意說出來。四年前，她用最溫柔的口氣寫着，她多笨的拒絕他。她以前的頑固幾次使她悲苦，而尤其是近來。屋拉莫也有四年不見了，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她現在極願嫁給芮達，如果他再向她求婚，她并且決心做他體貼的妻子，直到老死。



如果我們單拿信來判斷，猜定芮達得到這消息後，一股熱情一定湧流到他全身體。他當然還是愛她，不用說別樣連帶的快樂。加羅林在他已死了幾年，至今又復活起來，單單這一點已該多喜歡多滿意。芮達已漸過慣和滿足孤鰥的生活，不論什麼事來都不能使他狂妄的喜歡。可是，他第一次驚駭之後，因有愛她的存心又發現了她懺悔的真情，不無使他受了感動。他做事素來有方法有考慮，所以他當天不回信，第二天也不回信，第三天也不回信。他在細細的思考。後來他答覆了，信裏充滿着極有理性的論調和不易錯認的溫柔；但是他的溫柔語氣已對於她坦白的懺悔表示好感；她會在他心裏得過投錨所，幸而那錨所還堅牢，有重新施用的可能。

他告訴她——他寫時嘴彎成笑弧，因這幾個字多少帶點譏諷——這兩天她可以到倫敦來看他。爲什麼他要她時，她不肯呢？她當然打聽得他還沒有成婚，但是假定他的愛情已轉向另一女人，又該怎樣呢？她應該向他

討饒。但是他不是忘記她的人。想到他怎樣受氣，怎樣受苦，她不能也不敢要求他到斯的克福來接她。不果如其她到他那裏來，當面向他討饒，這纔公允；當然他願意娶她的，因為他明知道她實在是位賢德的女子。請她來的要求，在四年前或四月前就很難辦到，可是近來到南威塞克斯的鐵道已經築好已經通車了，現在還因為那大展覽會，每天開幾次特別車，名曰旅行車；所以她單獨來絕無困難。

她回信說，她從前那樣忽冷忽熱的待他，他還能始終不渝，真叫她感激零涕；又說她雖則很怕這樣長途的旅行，又是第一次坐火車，以前只遠遠的望到過一次，但是她十分情願的遵從他的話；她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求他恕宥，允准常常做他的妻子，補償失去的光陰。

其餘時間和地方的瑣事不久便解決，加羅林只怕他在人羣裏認不清她又寫明穿的是件新的柳條紋的綿布襖。芮達很快樂的回答說；她到後次日

的早晨就去結婚，第三天他特意停工一天，帶她到大展覽會去游玩。一天初夏的下午，他很早從做工的地方出來，急忙到滑鉄盧車站去接她。那天潮濕寒冷得出奇，在英國六月裏有時竟會如此；但是他在霧雨中立在車台上等着，心裏却熱熱的，好像生命已有了活的目的。

那旅行車——在交通史上已是件新的古董——但在威塞克斯還是件新奇的東西，別的地方只怕也是如此。成羣結隊的人聚在一路來的各車站上，觀看這從未見過的長列車。當時下等社會人坐的是無篷車，風雨來了，一無遮避；那天下午天氣猝然變壞，不幸的座客們，車到倫敦，都因長途感受風雨，變成極可憐的樣子；面色發藍，頭頸挺硬，打噴嚏，雨打得冷入骨髓；許多男子沒有了帽子；實在他們真像在大海裏無篷船上過了一晚，那裏像內地的遊客，出來尋快樂的呢。女人們有的把裙掀起來覆在頭上擋雨，但是這樣又是反把下身弄潮了；總之她們都成了可憫的落水

鷄，

車到了，一陣喧囂忙亂，下來了不少的男男女女，沿着柵道進車站來；芮達不久便看見那瘦小的女形，穿着像信上所說柳條子布衣服。她面上露着驚笑——還很美麗，雖則濕而泛青白，滿身因風吹雨打，顫抖着。

「喔，芮達，」她急迸的叫道，「我——我——」他兩臂抱住她，親了一吻，接着她就直淌眼淚。

「你濕了，我可憐的親親！我希望你不至於傷風。」他說道。他看看她，又看看她四周雜亂的行李，纔注意到她手裏還攜着一個剛會搖擺走路的小孩——一個三四歲的小姑娘——她的帽子濕透了水，粉嫩的面上也青一塊白一塊和其餘的乘客一樣。

「這是誰——你認識的麼？」芮達好奇的問她。

「是的。芮達，她是我的。」

「你的？」

「是——我的。」

「你自己的孩子？」

「是的！」

「但是誰養的？」

「就是你求婚後的那個年輕人。」

「唔！——上帝——」

「芮達，我沒有在信上提起，因為，你知道，這是在信上多難解釋明白的事！我心想當面和你講她怎樣生的，比寫信要好得多！我希望你饒赦我這一次，親愛的芮達，別嘲笑我，現在我從多遠的路趕了來！」

「那末就是長毛屋拉莫，我猜！」芮達說道，他已在驚駭時退後了一

兩碼，臉色灰白，眼呆着直瞧着他們。

加羅林喘氣了。「但是他已經走了幾年！」她求道。「我再也沒有情人！我不幸給他一上手就中了胎，雖則那裏許多的處女竟不知幹了多少次數！」

芮達緘默無言的思考着。

「親愛的芮達，你肯寬赦我麼？」她續說着，開始直哭了。「幸而我還沒和你成婚，因為——因為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讓我轉回去；雖則路有幾百里，又這樣下雨，天又晚了，身邊又沒有一文錢！」

「真該死，叫我怎麼樣呢？」芮達抱怨道。

沒有再比這可憐無助的母女更可憐了；他們站在大而泥濘，寒氣森森的站台上，一陣風過，雨點兒便從簷下直打在他們臉上身上；在斯的克福的還是鮮麗的衣服，現在污泥濺滿，還濕透了水，臉上滿是困頓，眼中露

着惶恐；那孩子也像犯罪的一般，呆着不聲不響，兩行眼淚在肥嫩的面頰上掛下來。

「什麼事，我的小姑娘？」芮達淡淡的說。

「我要回家呀！」她心碎着叫道。「我冷呀，我肚裏沒吃餓得要死呀！」

「我不曉得怎樣說纔好！」芮達說道。他的眼也濕了，轉過身去，低着頭走上幾步；於是又回過頭呆呆的望了她們一會。那孩子喘着氣，默默無聲的流着淚。

「你要吃飯麼？」他硬聳聳的說道。

「是——是——的！」

「好，我去弄來給你！當然肚子要餓了。加羅林，你也該餓了罷。」

「我覺得有點餓，但是我可以耐過去。」她低聲說道。

「不要硬耐着，」他嚴厲的說道……「這裏，來罷！」他抱起孩子又說道：「你今晚上無論如何要住在這裏了！否則你怎麼樣呢？我去拿茶飯給你吃；至於那件事，我還不曉得怎麼說！這裏出去。」

路上他們並不說話，直向離站不遠他那寓所裏去。到了那裏，他叫她們揩乾了，讓她們舒服的坐下來接着去預備茶點；她們很感謝的坐下。在這已預備妥適的家裏，他猝然覺得是家長了。他轉身看那孩子，吻她現在已鮮紅的臉，又望着加羅林思索了一會，接着也吻了她一下。

「送你這麼遠路回去又是很難，」他咕嚕道，「你來目的是要和我同居。但是，加羅林，你必須信任我，表示你赤胆忠心的待我。唔，我的小姑娘，你現在覺得好點麼？」

那孩子滿臉喜氣的顛着頭，她嘴裏忙着沒閒兒。

「我來時就信任你；我將永遠的信任你！」



他並不十分確切的說寬恕她，但他默默的接受了上天所給他的命運。結婚的一天（當然沒有預定的那麼早，因為依規矩在婚前的星期日，當在教堂中向大眾宣示，）從教堂中出來，他就履行他的成約一逕帶她到大展覽會去。走到賣木器的一部裏，她站在大衣鏡前，看見鏡裏有像長毛屋拉莫的影子，大吃一驚——那正身一定是他，沒有疑問的。轉出了那條夾道一看，却並沒有屋拉莫。那時他是否在倫敦，不得而知了；不過加羅林絕對否認她的來倫敦是因為聽說屋拉莫也在倫敦；這種否認是沒有理去疑惑的。

這一年不久就過去了，展覽會也結束了成爲歷史上的事實。公園中的樹，蒙蔽了六個月，現在又能重見天日了；地上生出油綠色的新草。芮達看加羅林果真做起賢婦好伴來了，雖則她自己已把身分降賤；但是因她卑賤，很像磁料極劣的茶壺，所泡出來的茶，往往比細料茶壺要好。有一次

秋天他接不到什麼工做，逆料一到冬天，工作還要少。他們倆都在鄉下生長的，便想到鄉下去在自然的空氣裏住幾時。因此他們決定離開倫敦的寓所，到本鄉附近去找工做，找房子住；在找尋的時候，他妻子和女兒暫在她父親那邊擔擱幾天。

加羅林帶着芮達回本鄉去，滿身的筋肉裏都充滿着驕傲；二三年前，她偷偷的滿腹抑鬱的離開過。回到從前給人蔑視的本鄉，做了倫敦人的妻子，說話時帶着倫敦的口音，確實是件世界上不常見的勝利。

火車并不在斯的克福附近的小站上停歇，所以一直乘到加斯德橋。芮達心想這是很好的機會，乘便到那邊幾家他熟悉的工場裏去問問有沒有工做。一路上車上很冷，鄉下的路又乾，時間雖已黃昏但月光已由東方昇起，所以決定加羅林和她女兒步行向斯的克福去；芮達預計事完了，急步的趕上來，在中途一家有名的客寓裏候齊。

她們母女倆雖則疲乏得很但路熟易認，走得倒還舒服。三英里路內他們經過粗心威廉池，巴洛敏的路牌，漸漸的走近靜女旅舍，孤零零的在路旁。加羅林走近去，只聽得裏面人聲喧囂；平時在這樣晚上，決不會這樣熱鬧。原來那天下午附近有拍賣市集。她想孩子和她都該休息一下，就跨進門去。

客人和買客擠滿了甬道；加羅林跨進門檻，就看見一個面熟的人，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酒杯，伸手請在牆上的人喝；但是一看見她，便慷慨獻給她，倒出一滿杯高粱和啤酒的混合飲料，隔了一會他說：「可不是加羅林阿斯朋小姐，——住在斯的克福的？」

她答應是的。雖她並不喜歡喝酒，但既已獻上來，就不客氣接受了。那倒酒的人請她到裏面來坐。她一跨進廳，就看見許多人靠牆坐着，她見一個空位，也就坐了下來。他們接着把跳舞的事講給她聽。對面屋角裏站

着長毛屋拉莫，正在弓弦上塗松脂，相貌一些沒有改。一會兒廳中空了出來，預備跳第二次舞，她原帶着一塊面紗，抵拒風沙，這時並不去掉，滿以為屋拉莫認不得她，也認不得那孩子。她當面對着他並不緊張失常，自己都覺得驚奇滿足——倫敦的生活果真能給她自主的尊嚴。她還沒有喝完酒，跳舞就開始了，跳舞人列成兩行，樂聲起了，人也動了。

於是加羅林就起變化了。她混身震顫起來，手顫得幾乎連杯子都放不下來。使這倫敦夫人震顫的不是跳舞也不是跳舞的人，而是那老弦琴的樂聲；那聲音依舊有魔術一般的迷力，使她失掉自主的權力。從前的種種都回轉來了！拉琴的人依舊依靠在牆上，油光閃閃黑髮蓬蓬的大頭，閉得緊緊的雙眼。

過了幾分鐘催眠一般的靜默，熟音熟調使她笑哭同時的幾乎發作出來。於是舞隊裏最末一人，因同伴的中途退下，伸出手請她來加入，她不

願意跳舞；她裝着手勢求他別來嚙嚙，實則她是求拉琴的人別再那樣難爲她了。奏琴人和那狡黠的樂器使她跳躍起舞，和從前一樣；此刻加了熱的高梁啤酒，所以功效更大。疲倦的她握住他女兒的手，跳到舞隊裏，和其他的人一起迴旋舞起來了。她看她的舞伴大半都是鄰近的村民鄉下人——卜洛恆，梅爾斯討克，柳該脫等村鄉；她一面跳，一面把舞伴一個個細細認清，希望屋拉莫快把弦琴停住，讓她的心和脚休歇一下。

經過了許多時候，跳舞完了；那舞伴請她再喝點酒壯壯氣，她喝了，只覺得身力微弱，完全爲感情所控制。她依舊不把面紗去掉，要使屋拉莫不認得她。有幾個客人已經走了，加羅林揩了揩嘴，也轉身預備出去；但是留在後面的人提議跳五人舞，因此有兩三個人求她加入。

她拒絕說，她很疲倦，並且還須走到斯的克福，但是屋拉莫猛然間用勁的拉起D調的「我的親親」來——這是老式舞的鬧場曲。他一定已經認

得她了，雖則她還沒有知道；因為這「我的親親」曲是她最無抵抗能力的迷魂調——當她第一次認識他在橋上聽到的就是這曲。加羅林很失望的跨到室中，加入其餘的四人，開始舞動了。

五人搖擺舞在當時只有身體強健的人能跳，因為牠耗費精力最多，比之平常字碼舞不可同日而語。五人舞中五人站成一十字，橫行三人，豎行也是三人，橫行舞時豎行可以休息，豎行舞時橫行可以休息，只是跳到中間的一人，則兩行舞時都得加入。加羅林站的就是這個位子，在輪軸的中間，她幾次想逃出來，都沒有機會可尋。此刻她纔疑心屋拉莫是認得她的，有意這樣籠住她，雖則她偷眼看時，他眼睛閉得緊緊的，好像什麼外間的事都不在他心上。她繼續在8字中旋迴舞着，奏琴者忽然放高歌，衝出無規律却令人心酸的甜蜜聲音，時而高時而低，幻出無窮的變化，直透入她的神經裏，發生出又酸又甜的快樂痛苦。滿屋裏游動着；舞曲拉不完

似的；一刻鐘之後，一個女舞者因疲乏退出窗外，坐倒在長凳上只是喘氣。

那舞式立刻變成四人舞。加羅林情願犧牲什麼都可以，只要停止跳舞，但是屋拉莫在奏這樣的曲調，她那裏有權力停止呢——至少她這樣想；這樣十分鐘又過去了，屋子裏灰塵瀰漫，燭光起了暈陣，因那屋地是鋪沙的石子。於是一個男舞者也跳出窗外，跑進甬道裏去尋酒吃。把四人舞變成三人舞祇須一秒鐘功夫就完事了，屋拉莫也同時改拉神仙舞曲調，使適合於三人舞的節拍；這個調沉醉她的力量不下於我的親親。

三人跳舞當然都沒有休息的餘閒，不到四五分鐘，其餘的兩舞者也都精疲力盡，蹈合了最後的音節，蹣跚着到隔壁房裏喝酒去了。加羅林在面紗後悶鬱得快要半死了，獨自一人舞着；這時屋內都走完了，只剩她，屋拉莫和那小女兒。

她拉起面幕，兩眼直望着他，好像求着他退出，停止那迷引人魂的琴聲。屋拉莫張開一隻眼睛來，好像還是第一次，偷偷的瞧着他，幻夢似的微笑着，拉出最得意的音調來；這調兒他生平在大而熱鬧的跳舞會裏都不肯輕易獻奏的。成羣有色的細聲——能把石像聽出眼淚——從老琴上飛越出來，好像這琴在伊大利或德國琴師手裏時已把感情藏在裏面，這時纔反底的倒了出來。屋拉莫張開的一隻眼裏，似乎在說道：「我愛，你不能不跳，不論你願意不願意！」她便忘命的發狂起來，一面却恨毒他有意的使她疲乏。

於是她繼續獨自舞着，她自以為輕視着他，其實她像奴隸一般，絕對服從琴聲的起伏，又給那迷人者的鼠眼釘住着，不能做主；他面上還有一點笑容，好像假意說繼續的跳舞還是為她的快樂。她心裏又悶又怕，不知道離此時向他說些什麼好；這一點也是使她繼續狂舞的一部分理由。那孩



子感覺到這奇異境狀的痛苦，走前來拉住母親的手嗚咽說：「停罷，媽，停罷，我們回去罷。」

猛然間加羅林踉踉蹌蹌的倒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伏着不動了。屋拉莫的弦琴拉出一聲鬼叫一般的尖銳聲，停住了。他從九加倫的酒桶上跨下來，走到那少女那邊去；那少女正悽悽慘慘的轉身向着母親。

舞客們跑到後屋去喝酒和透氣的，這時聽得舞廳裏聲音奇怪，都奔出來觀看；好容易他們用風箱搨她，開窗流通空氣，把加羅林救醒轉來。她丈夫芮達，因事在加斯德橋擔攔一會，趕過這裏，聽見窗內人聲吵雜，并有人叫着他妻子的名字，他吃了一驚，趕忙進來觀看。加羅林正在拍腳舞手，高聲的痛哭，過了好久，沒有方法可以安慰她。芮達一面差人去雇車，一面迫問究竟是怎麼一會事。於是衆人解釋道，有位從前在這裏聞名的琴師，新近重來此地，今晚自願來奏樂幫舉跳舞。

芮達，問這琴師是誰，他們說是屋拉莫。

「呀！」芮達叫道，向四周一看。「他在那裏？我的女兒在——在那裏？」

屋拉莫不見了，女孩子也不見了。芮達本是位鎮靜馴良的人，但這時臉上一股決心，令人見而生畏。「混帳東西！」他叫道。「我捉住了，頭都要打破他！」

他衝到火爐旁，拿了火鉗，跑出甬道去，衆人在後跟着。出了屋子，在大路的那邊，只見一片長草的黑地，一根根的長草陰森森的豎着，令人胆寒不敢進去；再過去約有一二英里之遙，便是一個深谷的山丘，密斯土的柏林襯着雅爾柏的小樹林威風凜凜直冲雲霄——在這樣幽暗的地方，這樣幽暗的時候就有一大隊砲兵，也能藏得影蹤全無，何況一人一孩呢。

有幾個人跟他一起跳入長草裏尋去，其餘沿着大路走。他們走了有二

十分鐘，一無結果祇好回旅館來。芮達坐在有靠臂的長椅裏，兩手捧住前額。

「唔——這個人真是傻子，過了這麼幾年，還以為這孩子是他的！」  
衆人低聲這樣說。「誰不知道這孩子不是他的！」

「是，我知道不是我的！」芮達從手中抬起頭來粗聲叫道。「但她一樣是我的！我不是養育她？餵她，教她？和她一起玩？喔，我的小卜利呀——和那流氓去了——去了！」

「無論如何你沒有失掉你的夫人呀，」衆人安慰他說。「她現在靜一點了，好一點了。她到底比不屬你的孩子要緊點罷。」

「不，不。她倒沒有什麼要緊，尤其是沒有小女兒的她！卜利纔真是我的無價之寶呢！」

「唔，說不定你明天會尋到的。」

「呀——尋到麼？不過他不會傷害她——當然不會！唔——加羅林怎樣了？我立刻就可以走。車來了沒有？」

他把加羅林抱到車裏，駕着車向斯的克福而去。第二天她平靜一點；但昏亂還未完全除掉；并且她的意志，似乎完全破碎了。她對於那孩子，倒並不怎樣熱切，可是芮達喪失了這不屬他的愛女，竟悲苦得幾乎神經錯亂。他還希望過了一兩天屋拉莫會把女兒送回；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屋拉莫和卜利竟連一點消息都沒有；於是芮達想他一定也用迷加羅林的好術迷住卜利了。幾個星期過去了，依舊不曉得他們到了那裏；而怎樣引誘她同走的事，始終是件神奇的秘密。

芮達在鄉下做了幾時工，漸漸的恨起本鄉來了。警察所傳出一個謠言，說倫敦附近某市集上有一男一女兩人，男的彈弦琴，女的作高蹻舞；芮達聽了，重又鼓起他回倫敦的熱忱，他急得幾乎連裝配行李的功夫都沒

有。但是他還是找不到，雖則他一下工就站在街頭巷口，希望能偶然發見她。到了晚上，他會半夜裏從牀上跳起來，說道，「那混蛋又在打她了！」她妻子抱怨着回答道，「別這樣鬧，芮達！你不給我一點安靜！他不會打她的！」說完就熟睡了。

一般人都說卞利和她父親已到美洲去了；屋拉莫把她訓練一番，成爲極好的伴侶，并能跳舞賺錢，養活她父親。說不定他現在還是這樣生活着，雖則他已是七十歲的老光棍，而她也四十四歲的婦人了。

師 樂 舞

理想的婦人

IMAGINATIVE  
WOMAN

馬啓密，威廉在威塞克斯上部有名的蘇郎海濱找房子；事完之後，回到旅館去看他的妻子。她那時正帶着孩子在海邊上散步，馬啓密得了那個像兵士的茶房的指點，便追着蹤跡前去。

「天呀，你跑得怎麼遠！我追得氣都喘不過來，」馬啓密走近妻子身邊的時候這樣說，心裏着實有點不耐煩；他妻子那時一面走着，一面還在看書，那三個孩子和保姆却遠遠的在她前面。

馬夫人這纔從書中的幻夢裏驚覺過來。「是的，」她說，「你去了很久了。住在這可怕的旅館裏，真是厭倦極了。不過，威廉，你要找我麼？」



「呀，麻煩到了極點。就是我們聽說的那幾間，又通氣，又舒服的屋子，其實也悶塞極了。你來看看我調度得怎樣？我恐怕地方不夠，不過要再好的又沒有。這村上的人簡直住滿了。」

夫婦倆仍讓保姆和孩子們向前玩去，自己却離了海邊回到旅館裏來。

他們倆年貌很相配，家境也很寬裕，不過性格上的差異太大；他性情很平和，並也不常和她衝突，可是她的確血氣太盛，神經也是過敏。對於欣賞幻想一類最小也是最大的瑣事，他們倆總不能一致。馬啓密以爲他妻子的嗜好愛悅有點傻；而她以爲丈夫的嗜好太鄙陋太物質化。她丈夫的職業是在北部的大城裏製造槍械；他的靈魂就在他職業裏；而馬夫人可以簡括的說是「詩神的崇拜者。」她是位柔弱而多情的女子，每次想到她丈夫所製造的是殺人的利器，便戰慄的不敢想下去。有時她使自己相信有幾件武器是用來殺猛獸毒物的；牠們對於微弱生命的殘忍，和人類對於他們一

樣；但是總不能使她得到寧靜。

她從前並不會因他的職業拒絕嫁給他做妻子。婚嫁的絕對順從是好妻子的第一件美德；她受過這番教訓，所以直到嫁了過去，度過了蜜月，纔回想到這一會事。於是，好像一個人在黑暗裏給石頭絆倒，她纔驚駭起來，繞過這石頭去，仔細估計牠的價值；牠究竟是希罕的還是普通的呢；是金的銀的還是鉛的呢；是阻礙物還是輔助物呢；是生命還是敗絮呢。

她得到了幾點很浮泛的結論；從此以後她心裏便很可憐她丈夫的愚鈍和粗俗，却同時又可憐自己，讓那精美超絕的情感在幻想和感慨裏發洩，這樣即使她丈夫知道了，也不致十分惱怒。

她的身軀纖弱，容貌端麗，行動的時候更是輕步珊珊。眼珠兒色黑有光，水波盈盈，以至於神采煥發的眉宇，都極能代表她的靈魂，不知使多少她丈夫的朋友見了害着心痛病；有時竟使她自己也如此。她丈夫却身材

高大，額下有棕色的鬚髥；態度沈默；對妻特別的仁慈寬恕。他說話是四方的，有規律的；對於世間的情況非常滿足，因此他承認製造槍械是必須的。

夫婦兩人一直走到他剛纔找定的房子跟前。那房子是在里巷當中，而朝着海，屋前有一方小花園，裏面種着擋風阻水的常青樹；還有一條石階引上廊廡。里巷內的房子都有門牌，不過這所房子比別的高大些，所以房東娘娘自稱爲可伴別墅，可是一般的人都只認她爲新柏里十三號。這新柏里在夏天很舒暢很熱鬧；不過一到冬天，各家都得用沙包堆住門，得再把鑰匙眼兒也塞住，纔能阻止風雨；牆上刷的白粉經過了一個冬天，洗剝得連磚灰都會露出來。

房東娘娘正站在走廊上候着，見他們來了，便連忙帶進去觀看。她說她是個商人的妻子，丈夫過世之後，境况很壞；她又懇切的告訴他們，說

這房子怎樣怎樣便利。

馬夫人說她很喜歡這個地點和這所房子；不過太小了，不夠用，最好能把所有的房間都租給她。

房東娘娘失望的緘默了半晌。她很老實的說她極需要他們賃租這房子。但是不幸其餘的兩間已永久租給一位單身漢子。他給的租金雖然不及租短期的那麼大，但是他終年住在這裏非常和善非常知趣，靜靜寂寂從不騷擾人家；所以她也絕不願因短租的高價而迫着請他走。「不過，」她又繼續說道，「也許他願意暫讓一個月。」

他們當然不要聽，回旅館去了，預備找專尋房子的人，另行設法。他們正要坐下來喝茶，房東娘娘却趕來了。她說那位房客情願把房子讓他們住三四個星期，不願把他們趕走。

「他真好，不過我們不願使他不便」，馬啓密這麼說。

「喔，決不會使他不便的，我敢斷定，」房東娘娘雄辯似的答道。「你要曉得，他和一般的年青人不同——特別知幻想，寂靜甚至於悲觀有緣——西北風把門吹得震天價響，和海水洗到堤岸上的時候，他倒喜歡住在這裏，一個人獨自默想；其實現在熱鬧的時候，他反而不喜歡。他喜歡換換環境，願住在對面島上的茅草小屋裏。」所以她希望他們來。

第二天馬啓密一家就搬了進去，這房子似乎非常適宜。中飯喫過後，馬先生向靠海的堤岸上去獨自散步，馮夫人打發了子女到沙灘上去遊玩以後，也靜心的住在屋子裏，看看這件，瞧瞧那件，或者再試試衣櫥上玻璃鏡的反射力。

在後面的一個小坐起間裏——就是先前那單身青年住的——那些器具都比別處的有個性。房角上堆着幾疊毛綠的書籍——版本也都很好，不過不是很罕貴的——堆得非常隱匿，似乎那書的主人以為來住的人決不會去翻

看牠們。房東娘娘停足在門檻上，詢問馬夫人還有什麼東西不很滿意。

「我要把這間房作爲我自己的小書房，」馬夫人說，「因爲有書在這裏。住在這房間裏的那位先生似乎書很多。房東娘娘，我借幾本看看，他不會見怪的罷？」

「喔，奶奶，不要緊的。是的，他有很多的書。你要曉得，他是研究文學的。他是詩人——是，真的詩人——他有一點小進款，足夠他繼續去寫詩。不過要出風頭，可就不能。」

「詩人！喔，我到不曉得。」

馬夫人打開一本書來，第一頁上就有他的名字。「啊呀！」她繼續說道；「我很知道他的名字——樂伯，屈柳——當然我曉得；還有他的著作！原來我們住的是他的房子；給我們擠走的也就是他？」

馬啓密夫人獨自坐着又驚又喜的想念樂伯，屈柳。她所以對這位詩人

發生興趣，可以拿她最近的行動來表明。她本是一位文人的獨生女兒。最近兩年裏因家事的煩瑣，育兒的悶鬱，把從前少女的輕盈活潑，嫵媚天真，都喪失殆異，不得已將困悶沉痛的鬱懷，由詩詞裏發洩出來。她所寫的詩都是假託一個男子的名字，有的在幾種不很有名的雜誌上發表過，有兩次竟在極有名的雜誌上發見她的著作。內中一次，她的詩用小字印在下面，上面印着一首大字同題目的詩，作者就是樂伯，屈柳。他們是事前同為報上所載的一件悲慘事所激發，又不約而同的拿牠來作詩題，所以編者在注裏說起這巧合的事，並說這兩首詩都很好，所以一起印出。

自從這事發生以後，馬啓密夫人（愛妲），別署約翰，伊味，就注意各雜誌上署名樂伯，屈柳的詩，而當他是個同樣的女子；這樣很使她心裏滿足；而樂伯，屈柳，像一般男子的自信，決不想到自己會給人當一個女子看待。如果人家知道這首詩，是個粗鄙的手鎗工人的妻子做的，是那有

三個小孩子的母愛燄作的，他們決不相信她有這樣高超的意旨。

樂伯，屈柳的詩和當代的小詩人比起來，可以說天才有餘，機巧不足，富厚却欠完整。他不是印象派也不是頹廢派而是悲世的詩人，他能見到人世的幸運，也能見到人世的慘苦。他不很關心於詩體和詩韻的美整，所以有時為感情所激動，隨手寫下出韻的十四行詩，這在富於邏輯頭腦的批評家看來，當然是不好的。

馬啓密夫人常常一字一韻的研究樂伯，屈柳的詩，又傷心又失望的妒忌着，因為她的詩面面都不及屈柳的雄壯渾厚。她學他摹倣他，但終不能和他一樣，幾次陷於絕望的痛心。這樣過去了幾個月，有一天她在出版界的新書目錄內，知道樂伯，屈柳已把小詩合訂成冊，却極少受人讚賞，而所得的稿費僅能償還出版的費用。

這件事引起了她同樣的動機，她把已出版的少數的詩加上許多未出版



的詩，彙訂成一小冊。那出版費貴極了；有幾本雜誌注意到這小小的可憐的出版物；但是沒有人談起，也沒有人出錢買，不到兩個星期，就像死了一樣，——簡直好像沒有話過。

那時女詩人的思想又轉到別一條路上去了，因為她發見她不久要生第三個小孩子了，這使她不能暢快的做詩，倒也沒有什麼，只是多了一層家務，使她煩悶不堪。丈夫替她付過了印刷店和醫生的賬，這件事情總算告一段落。可是，馬啓密夫人雖不能真當作得詩人，但至少不是個僅能生育孩子的無用人，所以心裏總不能釋然。現在，又有這樣的巧事，剛好住在樂伯，屈柳的房裏。

他深思着站了起來，當有興趣的四下裏找尋。是的，他的詩集也在裏面。內容她全知道，但是她重又念了一遍，好像書裏在高聲的和她說話；於是她喚起房東娘娘來，做了點極微小的事，重又問她關於這位年青人的

事。

「唔，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歡見他的，奶媽，只是他很害羞，怕你不願意。」房東娘娘絕不討厭馬啓密夫人關於那詩人的問語。「住得久？是的，差不多有兩年，他有時不住在這裏，房租還是照付的。這裏暖空的氣，很合他的肺，並且祇要他喜歡他隨時都可以回來。他成天的寫作或是看書，並沒有什麼人來看他，可是他的性情真好真和善，如果有人知道他，沒有一個不願意和他做朋友的。現在好人不是天天可以遇到的了。」

「呀，他很和善……很好。」

「是的，不論我請教他什麼事，他總出力的替我做。有時我對他說：『屈先生，看你近來有點鬱悶吧。』他答道：『唔，是的，不過我不明白你怎樣知道的。』我問道：『你爲什麼不換換環境呢？』於是一兩天裏他就說要到巴黎或是挪威去旅行；我敢說他回來的時候，果然好了許多。」

「呀，真的！他的感覺一定是很敏銳的。」

「是的。他有幾件很特別的事。有一次他深夜裏做完了一首詩，踱來踱去反復的唸；這地板是很薄的——草率的房子，你知道的，我自己也這麼說——我在樓上醒了一晚，到後來恨不得——可是我們很講得來。」

這不過是關於少年詩人的長串談話的開頭。有一次房東娘娘喚起馬啓密夫人所沒有注意到的：牀頭牆上有鉛筆寫的短句。

「喔，讓我看，」馬啓密夫人說道；當她彎身俯視的時候，一股溫柔的好奇心，已明白的顯露出來。

「這些，」房東娘娘帶着很懂事的神氣說道，「是他所做的詩裏最先的意思。他已經把許多擦去了，但是你還可以隱約看得出來，我相信他半夜裏醒轉來，腦子裏一有了詩意，就把牠寫在牆上，免得一早起來忘掉。有幾行你看到的，後來都在雜誌上發表出來。有的新一些；這一行我從前

沒有見過。想必是幾天前寫的。」

「喔，是的！……」

馬啓密夫人臉上紅了，不知什麼緣故，頃刻間願意那同伴馬上就走，現在的消息已經足夠她消磨了。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感覺，不是那欣賞詩句的好奇，而是一種個人的興趣，使她急急於要單獨唸那牆上的詩句；因此她等候着，深覺得回頭唸詩的時候將有無窮的快樂。

怕是海面上有點風浪罷，所以愛她的丈夫以爲不帶妻子去航海玩要是有趣些，因爲她素來是怕風浪的。海面上的月光底下，有幾隻汽油船裏細樂攸揚，舞衣翩翻，一對對的男女有時跳得高興，簡直出其不意的互相擁抱起來。馬啓密先生並非不歡喜去，不過他對愛她說過這些舞伴太混雜了，他不願意帶她去看那種怪樣子。因此馬先生在這裏得到了不少生活上的變遷和新鮮空氣，而愛她却寂寞無聊之至，除了每天化幾點鐘洗澡散步

以外，却別無他事可做。但是她的詩情却異常熾熱，詩的衝動非常猛烈，竟把四周圍的環竟一概忘却。

她把屈柳最後的小詩集反複的誦讀，到後來一首首都背得出來；她幾次要想和內中的幾首詩鬥勝，但是一失敗就掉下眼淚來。這日夕和她相伴而又望塵莫及的崇拜者，在她還是個人的分子強，不易明瞭的理智和抽象的分子弱。她朝朝暮暮處在他常處的境內，所以心裏也無時無刻不在低聲的提着他：但是這位他，她從來沒有見過。

人類感情的自然表露很受了實際情況的支配，這是文化必然的結果；馬啓密先生對於夫人的愛情真是一去難復了，剩下的只不過友誼般的淺情，而她對他也是如此；還有，馬夫人是位富於熱情的女子，必需有點東西去維持她的熱情，因此一遇到這種機會，就像餓肚的人得着糧食一樣。

有一天孩子們在壁櫥內捉迷藏遊戲，興奮時拖出了幾件衣服。房東娘

娘就說這是屈柳先生的。愛嫻是位多幻想的女子，那天下午沒有人在屋裏的時候，便偷偷的拉開壁櫥，拿下一件雨衣，穿在身上，拿一頂雨帽戴在頭上。

「天才的衣服！」她說，「也許能啓發我使我和他匹敵，他真是榮耀的天才！」

她這樣想的時候眼睛已經濕了；又轉過身來再看鏡裏的影子。她知道在這件衣服裏面，曾經藏過他的心靈，他的腦也曾經在這帽子下思想過。然而她在他的旁邊一感到自己的弱處，心裏便非常難受。還沒有等她把東西脫去，門就開了，門開處是她丈夫走了進來。

「什麼鬼樣子——」

她臉紅了，立刻脫去。

「是我在這壁櫥內找到的，」她說，「穿了玩玩。有什麼可叫呢？你

成天的在外面。」

「成天在外面？唔……」

那天晚上又和房東娘娘談了很久：房東娘娘對於這位詩人本來很有感情，所以一提到他，就滔滔不絕的講說。

「我知道你對於這位屈柳先生很有興趣，奶奶，」她說，「他剛差人來說明天下午他要來拿幾本書，如果我在家，你准許他到你房裏來拿麼？」

「喔，可以的！」

「你還可以藉此和他會會，如果你願意的話。」

她答應了，心裏也異常歡喜，只一心念着他，上牀睡了。

第二天早晨丈夫對她說道：「愛姍，你說的話我想過了：我常常獨自出去。讓你一個人在家裏無聊。也許是真的。今天海裏很平靜，我帶你到船上看海景去。」

在她的經驗中這邀請還是頭一次，她聽了却並不喜歡，但是她只有暫時接受。出發的時候一到，她就去準備。她站着儘想。渴望去會那已生戀愛的詩人使她忘却一切別的考慮。

「我不高興去，」她自己對自己說。「我不能忍心錯過，我不去。」她對丈夫說已經換了主意，不願去航海。他也並不說什麼，祇獨自的前去。

那天屋子裏很靜，小孩子全到沙灘上去遊玩去了。窗帘在陽光中飄動，一閃一閃可以望見牆外全和穩定的海波；而綢雪蘭新的音樂隊——特意從外國雇來的——把里巷內的人都吸引了去。門上聽得出有敲門聲。

馬啓密夫人並沒有聽見有人去開門，心裏便不耐煩起來。書全在她坐的房裏，但是沒有一個人跑進來。她掀鈴。

「有人在門口候着，」她說道，



「喔，沒有，馬少奶奶！他去了很久了。回來的是我。」

房東娘娘自己跑了上來。

「好失望！」她說。「屈柳先生不來了！」

「不過我好像聽得有人敲門！」

「不是；這是找房子的敲錯了門。我忘記告訴你了，午飯前他寫來一個字條兒叫我不要預備茶，因為他不要那書了，所以也用不着來拿。」

愛蓮可憐極了，很久很久她竟不敢重讀那哀詩「苦命」，她震蕩的小心多麼難受，眼睛裏淚水盈盈。當小孩子穿着濕透了的襪子，跑來告訴她海濱的遊戲，她竟不能感覺到像從前一半樣的喜歡他們。

.....

「房東娘娘，你有那——從前住在這裏的那位先生的小照麼？」她每次提到他的姓名，總是奇怪的羞澀。

「什麼，有的。就是你臥室裏的火爐架上，外面裝着華麗鏡框的就是。」

「不是；那是皇帝和皇后的相。」

「是的，不錯！他的就在後面。這個架子本來裝着他的照片，是我替他配的；但是他臨走的時候說：『看上帝的分上，把我的照片蓋住，不要給新房客看見。我不願意他們逼着瞧我，我想他們也不願意給我直望。』所以我把皇帝皇后的照片暫時蓋在他的上面，因為皇上的比一位年青人的照片公開多了。如果你把上面的拿掉，就可以看得到他。奶奶，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會怪的。他從沒有想到那第二個房客是你這樣一位漂亮奶奶，否則他恐怕也不願藏躲起來的。」

「他漂亮麼？」她膽怯的問道。

「我們是漂亮的。也許別人不以為然。」

「我呢？」她很熱切的追問。

「我想你也會說他漂亮的，雖則有的人說他是英俊，不是漂亮；他眼睛很大和思慮很多，左右顧盼的時候還閃如電的光芒，這種相可說是詩人的相。」

「他多大年紀？」

「大你幾歲，奶奶；大概三十一二，我想。」

愛娥自己剛滿三十歲，但是看起來還不到。她的本性雖未完全成熟，但她的生活已經進到這一層，就是一般富於情感的女也會開始疑惑最後的愛情比最先的要強；不久只怕她也要陷入悲觀的地步，至少像一般虛榮心很重的女子要拒絕接見男子，背向着窗，或是把百葉窗半閉着。她想到房東娘娘的話，便不再提起年齡了。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電報拿了進來。這是她丈夫發來的，他和幾個朋

友坐船沿着海峽一直逛到了善德摩斯，今天晚上趕不及，大約要明天回來。

她進了一點午餐，便和她的孩子們在海岸上閒逛，直到夕陽西下纔回來，心裏還念念不忘那房裏未打開的照片，滿懷安靜愉悅的希冀。這位少婦的幻想真是又精細又豐富，她知道了丈夫今晚上不回來，便節制住自己不急忙的衝上樓去打開照片；她預備夜闌寂靜的時候，獨自一個人映着燭光，在窗外蒼芒海色的輝映裏打開照片來觀看，這樣比較在眩目的日光中看浪漫得多了。

孩子們已經打發他們睡了，愛姬也跟着上牀，但是那時還不到十點鐘。因要滿足她富於情感的好奇心，她開始預備一切；最先是把累身的外衣全脫了，穿上一件睡衣，於是放一把椅子在桌子前面，坐下來讀了幾段屈柳最溫柔的詩。於是把照片架拿過來，打開架背，取出照片，直豎在她

前面。

這是多麼英俊的一個面貌呀。這位詩人唇上有一瓣純黑的鬚髭，唇下一縷小鬚，一頂軟邊帽子斜斜的貼在頭上。一雙巨大而又含蓄着無窮悲苦的眼睛，生在一對極整齊的眉下，似乎在察看世人的心，在燭照宇宙的一切，而所觀察的並不能使他滿意。

愛懣用最低最深沉最溫和的語調喚道：「原來就是你，我幾次三番輸在你手裏。」

目不轉睛的眇了很久，她便陷入深思的狀態裏；到後來眼眶裏滿是淚，她竟輕輕的把照片偷向唇上一吻。於是她輕快的笑了幾聲，一手擦去眼眶裏的淚痕。

她想她變壞了，一個有丈夫和三個孩子的婦女，怎末竟可以向一位毫不相識的人不知不覺間起不正當的念頭。不，他不是毫不相識的！她知道

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如同知道自已的一樣；實際上，他和她的思想感情完全相同，可是他丈夫却完全沒有；這也許是他的幸福，因為他有供給全家衣食的責任。

「他和真的我比我和威廉（即其丈夫）要親近熟悉得多，雖則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她說道。

她把書和小照放在牀前的桌上；當她着枕的時候，又把時時圈出最動人最真實的幾段詩重讀一遍。讀完了放過一邊，把小照豎立在被面上，一面瞧着，一面倚在枕上出神。於是又重提燭火把牆上模糊的鉛筆字，察看一遍。那裏是——短句，駢對，初詔，首句中句，大意，像雪萊的隨札一樣，都極緊張，甜蜜，動人，好像那就是他呼出的氣，又暖而又可愛，從牆頭吹到她面頰上；這梁牆曾經環繞着他的頭，像現在環繞着她的頭一樣。他一定常常這樣舉着手——手裏拿着鉛筆。是的，那字是斜的，一個

人躺着舉起手來寫的字是這樣的。

這些詩人世界內所塗着的，

「形式比活人還真，

是永生的嬰兒。」

沒有疑問的，這些都是思想和精神的結晶，在深夜裏不怕批評的冰凍，讓牠自由地放縱的塗下來。沒有疑問的，這些都是在月光底下，書燈旁邊，或在青灰的晨曦裏，急急忙忙寫下來的。決不會在日裏。現在她那柔髮垂依的處所，就是先前詩人捉住警句的時候，手臂安放的所在；她現在睡在詩人的唇邊，浸沈在他的英華裏，淪泱在他的精神中。

她正在這樣似夢非夢的當兒，扶梯上忽然有了脚步響，不多一會她聽出丈夫那笨重的脚步聲，已經到了門外。

「愛嫩，你在那裏？」

這時她心裏究竟覺得怎樣，她自己也有點模模糊糊，但是她絕不願意讓她丈夫知道她在做什麼，所以急忙的把照片藏在枕頭底下，丈夫已經開門進來了，滿臉現着喜色，好像是剛吃過了一頓滿意的酒筵。

「喔，對不起，」馬啓密說道。「你頭痛麼？我怕擾了你了。」

「不，我不頭痛。」她說。「怎麼你倒回來了？」

「唔，後來我們知道還趕得及就回來了；我不願意再化上一天，明兒還得到別處去哩。」

「要我再起來麼？」

「喔，不必。我疲乏得像狗一樣。今天晚上吃得很舒服，我就要睡的。明兒六點鐘我就得起來……我起來的時候也不要再擾你；那時你許還沒醒哩。」牠說着走進房來。

她眼睛跟着他的舉動，輕輕的把照片推得更進去些。



「你一定不舒服吧？」他彎着身子問道。

「不，只是心裏有點難過！」

「那不要緊。」他屈着身子接了一吻。

次日早晨他六點鐘就叫醒了；他醒時打着呵欠，她聽得他咕嚕道：

「什麼混賬東西襯在我的背上？」他以為她還沒有醒，身邊四處的找，拖出一張東西來。她半開着眼，一望就知道是屈柳先生。

「唔，該死！」她丈夫叫道。

「什麼？」她說。

「喔，你醒着麼？哈！哈！」

「你究竟什麼意思？」

「什麼流氓的照片——怕是房東的朋友吧。真奇怪，怎麼會到這裏來；怕是舖牀時不小心從檯上帶下來的吧。」

「我昨天就看見，怕是那個時報帶進來的。」

「喔，他是你的朋友麼？上帝得佑他美麗的心！」

愛她極忠於她崇拜的東西，現在見他譏笑，如何能夠忍耐。「他是聰明人！」她說道，和順的聲音裏帶着微顫，這在她自己都覺得不該有的。

「他是後起的詩人——那先生就住在這兩間屋子哩，雖則我還沒有看見他。」

「如其你沒見過他，又怎麼知道的呢？」

「房東太太把這張照片給我看的時候告訴我的。」

「喔，好，我要起來動身了。回來大概很早。對不起，今天不能帶你去。留神那些小孩子，別讓他們淹在海裏啊。」

那一天馬啓密夫人問房東娘娘屈柳先生幾時能來。

「是的，」房東娘娘說。「下星期的今天，他要帶個朋友到這邊附近

來住，等你搬了纔走。她一定會來瞧我的。」

那天下午馬啓密果然回來得很早；他把不在家的時候別人寄來的信一封封的折看，忽然對妻子說他們的歸期要比預定的日子挪早一個禮拜，——這就是三天以後便要動身回去了。

「真的我們不能再住一個禮拜麼？」她忙分辯道，「我却喜歡住在這裏。」

「我不喜歡，什麼事都太慢了。」

「那末你先走，讓我和小孩子多住幾天。」

「你怎麼這樣固執，愛嫩！住着幹嗎？還得我來領你！不，我們還是一塊兒回去；以後在北威爾斯和布來屯多住上幾天就是了。并且還有三天哩。」

這好像是她注定的命運，始終遇不到她最崇拜最關切的那位她自知不

及的天才詩人。可是她決心試用她最後的力量；她從房東娘娘處探詢得來，知道屈柳先生住在準對此城的一個孤零小島上，第二天下午，她坐了小郵船渡過海去。

可是那次航行還是空走不歸！他住的屋子她本不很清楚，後來她以為是找到了，便冒險去問一個過路的人，他的回答却是不曉得。如果他當真住在那裏，她又怎樣可以去看他呢？有的女人也許有這膽量去做，但是她沒有，他一定以為她是發了狂。也許她可以請他來她；但是她也沒有這種勇氣。可憐見的她在美麗的海濱徬徨無措，直到回城的時間到了，纔走下那汽船開回來，到家已經是晚餐的時候。

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她丈夫，出乎意料之外的對她說如果她和孩子們不用他來迎接，就遲三天回家他也不反對。她聽了心裏自然暗暗喜歡；第二天早上馬啓密便獨自走了。

但是一個星期又快過去了，屈柳仍然沒有來。

星期六早上，愛嫩便和她的孩子們離開這使她發生許多熱情的地方。

多可怕的火車，火熱的太陽光，塵埃飛揚的長道，一排一排低醜的電綫——這些就是她的伴侶：窗外綠色的海漸漸不見了，同時那詩人的住屋也遠離了她的視線。心裏悶悶萬分，她打開書想看，但是終於哭了。

馬啓密先生的軍械製造營業非常發達，所以他和她的家住在離城幾里的一所新的大屋子裏。愛嫩的生活非常孤單；這在城外而尤其是在幾個不熱鬧的節季裏，大概都是如此；因此她有充分的時間去誦習詩詞。她回家了不多時，便在她最心愛的一種雜誌上，看到屈柳先生的新詩。這首詩大概是在她未到海濱前幾天寫的，因詩裏自兩行駢句，她曾在牀頭牆上看見過，並且據房東娘娘說是新寫的。愛嫩再也不能抵抗，拿起筆來，用同道的口氣，寫一封信給屈柳先生，賀他詩詞上的成功，底下簽着約翰伊味的

假名。

幾天之後來了一封回書，當然出乎她意料之外；那回書是一封很短很謙虛的信，信上說他雖不很熟悉伊味先生的詩，但是他還記得那名字似乎會和他極佳的詩詞連在一起登載過，又說他很喜歡和伊味先生信函相交，並且夕日盼望有新的著作出來。

她知道她寫去的信，詞句上總有點年輕膽怯的口吻，所以屈柳的覆信裏有自命爲年長及高一等的神氣。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已答覆，已親手在她住過的屋子裏寫這回書。

他們的通信繼續不斷的有兩個月多。愛嫻，馬啓密時時寄她自以爲最好的詩給他，他很和善的接受了，但他並不說看過那些詩，也並不寄他的詩給她。屈柳始終以她爲男子，如果愛嫻不知道這點，那傷心自不用說要增幾倍哩。

可是這種情況總是不滿意。有一種諂媚的小聲音告訴她說，如果他見了她，事情就要完全不同了。這是沒有疑問的，她說不定會在信裏告訴他女假男名的實話，不過後來發生了一件使她更快樂的事，便把這念頭擱住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他丈夫有個朋友是本省某家著名報館的編輯，有一天和他們一處吃飯，偶然談起他的胞弟，風景畫家，是屈柳先生的朋友，並說他們倆現在都在威爾斯。

愛妲和編輯先生的弟弟有點相識。第二天早晨她坐下來寫一封信給他，請他回來時到她家裏來住幾天，並請他偕他的侶伴屈柳先生同來，因為她很願意和他相識。幾天之後回信來了。那畫家和屈柳先生都接受了她的請柬，祇等下星期某日他們南下時，一定會便道來探望她。

愛妲快樂得什麼似的。她的計劃終於成功了；她的愛人雖還沒有看見，但是不久就要來的了。她很快活的這樣想：『瞧，他站在我們牆的那

邊，窗的前面，往下看着，我們可以從窗格子裏看到他。並且，你瞧，冬天已去，雨是已經下停了，滿地全是花朵兒，正是鳥語花香的時節，在我們的本鄉，到處都可以聽到鶯鳴。」

她把住屋和菜蔬都趕早小心的爲他預備起來，祇等待吉日良辰的到臨。

那天下午五點鐘她聽得門上有鈴聲，廳上有報館編輯的弟弟的口音。她是女詩人，至少她自己承認，那天她化了不少的功夫裝扮起來；她是穿一件極富麗極時式的希臘式的短襖，那式樣當時有藝術性的和浪漫性的太太小姐都愛穿牠，是上次她上倫敦去的時候向某家著名成衣店裏定製的。她的客人走進了客室。她眼望着他後面；却再沒有人走進門來。戀愛的神呀，樂伯，屈柳在那裏呢？

「喔，對不起，」畫師講了幾句應酬話之後，這樣說道：「屈柳先生



真古怪，馬夫人，你許是知道的。他先說要來的，後來又說不能來。一兩點鐘以前我們一同隨身帶着提箱，沒想到他就預備要回家去。」

「他——他不來了麼？」

「他不來了；他叫我向你道歉。」

「你是什麼時候離——離開他的？」她問這句話的時候，那下唇簡直顫得連聲音都變了。她恨不得立刻逃避這可怕的困悶，去痛哭一場。

「還不到一會兒功夫，就是在那邊大道上分手的。」

「什麼！他竟走過我的大門麼？」

「是的。我們走到你家大門口時候——多漂亮的大門，怕是近代最精細的鐵工了，——剛靠近你的大門，我們便站住講了幾句話，隨後他就說聲再會走了。這都是實在的情形，他此刻心裏有點不耐煩，所以不願意見麼人。他爲人却很好，又是一位熱心的朋友，不過有時候鬱悶起來便捉摸

他不定；他的想象太複雜了。他詩的感情太重，所以有的人不能領略欣賞；昨天某種刊物上還有一篇攻擊他的文字，是他偶然在車站上發現的。這文章恐怕你已經看見過了？」

「沒有。」

「那更好。喔，這一類的東西實無一想的價值；寫的人無非要拍心腸極狹的定報人的馬屁。可是他却懊惱到了萬分。他說最傷他心的是誤解他的著作；如果有人拿正當的理由攻擊他，他一點也不難受，現在有人造謠言，那比什麼都傷心，不過又沒方法去辯正和防止這種傳播。這就是屈柳的弱點。他整年的孤獨不羣，所以這種事情更使他難受，如果他時常在熱鬧的社交場上，或者還不至於發生多大的影響。所以他不願來，他推託說府上太新太富如果你能原諒他——」

「不過——他該知道——這裏有同情呀！他難道沒有說起這裏有信寄

給他麼？」

「有的，有的。什麼約翰伊味——怕是你的親戚罷，那時他在你家裏住？」

「他有沒有說他——喜歡伊味麼？」

「唔，我不很知道。」

「他的詩吧？」

「他的詩嗎——我所曉得的，是的罷。」

樂伯，屈柳對於她的住屋她的詩和詩的作者都沒有興趣。她一得到離開他的機會，便跑到育兒室去，拚命的接孩子們的吻，借此發洩她的感情，直到後來他記起孩子們的面貌都和那父親一樣的單純無趣，便又厭惡起來。

那位頭腦遲鈍簡單的畫師，始終沒有從她的會談裏看出她所歡迎的是

屈柳一個人，不是他。他盡意的享受了幾天和愛嫻的丈夫談得非常投機；她丈夫又帶他到附近去觀看遊覽，都沒有注意到愛嫻的心境。

那畫師走了一兩天之後，有一天早上愛嫻獨自坐在樓上看倫敦剛寄來的報，就讀到下面一段新聞：

### 詩人之自殺

樂伯屈柳先生爲當代新起詩人之一，於上星期六晚以手鎗自殺於其蘇耶海濱之寓所。屈柳先生新刊一詩集，名「寄一無名女子」，已引起社會上大多數仕女之注意，其譽溢海內，固不待記者多贅。此詩集熱情充溢，近於狂放，以致引起報之嚴酷批評。外傳此文實爲自殺之主要原因，雖未敢必，然死後，在彼書桌上覓待此文，并自此文發表後，屈柳先生即陷於抑鬱狀態。蛛絲馬跡，則此說亦非無因也。

接着便是一段記者訪問的記載，內有一函，是寫給遠方一位朋友的：

「親愛的——

這幾行字還沒有到你手裏，我早已從視，聽，知，我所不願視，聽，知的環境裏，解放下來。我不願把我走這一着的理由來煩擾你，雖則我敢老實對你說那些理由都是很充分的。如果有福氣，有個母親，或是姊妹，或是女朋友，忠心的侍奉，那我現在的生活也許還有繼續的價值。你知道我已很久夢想到這樣一個不可得的女子；而她呢，始終沒有發現過，激起我寫最近的一本詩集：那位理想中的佳人，雖在幾首詩裏說得隱約有之，然實在沒有這個女子。她繼續是我未見未識未求愛的情人。我想這幾話應當說明的，因怕有人要瞎責備任何真的女子，以為她是我慘殺的動機。請告訴我的房東娘娘，對不起她使她有這樣不快樂的事；但是我的房客生活不久就會忘懷的。銀行裏在我的名下有足夠的銀錢開支一切。

樂伯風柳

她坐着不動好像震聳了的一般，有好一會兒，於是她又衝到間壁的睡房裏，撲倒在睡榻上。

她的悲痛傷感震得她魂散魄飛；使她躺在牀上足有一點多鐘。後來她又自言自語的斷續說道：「喔，如果他認識了我——認識了我——我……喔。假使我有一次會到他——祇要一次；把我的手放在他炙熱的額上——吻他一下——讓他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他——我情願忍辱受罵，情願爲他死爲他生！也許可以救活他親愛的性命……但是不——天不允許我們！上帝是忌人的；這種快樂不是他能享受，也不是我能享受的！」

什麼希望都過去了；見面只是一夢。雖則在思想中還能望得到，但實際已成幻形泡影——

那一時在昔可有而未有，

那一時男女的心裏都想着忍耐着，

可是生命是沙漠一片。」

.....

她用第三者的稱呼寫一封信給蘇郎海濱的房東娘娘，語氣竭力鎮靜，還附了一張十五塊錢的匯票，告訴她說馬啓密夫人已在報上得悉屈柳先生的凶耗；當她在海濱住的時候，房東娘娘也知道，對於這位詩人多少有點關切，現在請求她在詩人未下棺之前割一縷頭髮，同那張照片，寄給馬夫人留作紀念。

第二天回信來了，所要求的東西也一併附來。愛她對着那張照片哭了一場，隨後把牠鎖在她秘密的抽斗裏；那縷頭髮，她用白綢子裹着掛在胸前，不時在沒人注意的當兒拿出來親吻。

「什麼事呀？」她丈夫有一次正從報紙上抬起頭來，這樣說道，「究竟哭什麼？一束頭髮？誰的？」

「他死了！」他低聲說道。

「誰？」

「我現在不願意告訴你，除非你一定要曉得」。她說着，聲音裏已有沉重的嗚咽。

「喔，好的。」

「假使我拒絕你，你要怪我麼？改天我再告訴你罷。」

「當然沒有什麼要緊。」

他隨口哼着不成調的聲音，出去了。他一到了製造廠，那件事又重回到他腦裏來。

他也知道在蘇郎海濱以前住過的寓所裏新近發生了一件自殺案。近來他又常常看見妻子手裏拿着一卷詩，當初住在海濱時常聽到房東娘娘談到屈柳，於是立刻他對自已說道：「當然是他！……該死，她是怎麼認得他



的呢？女人都是壞東西！」

於是他把這事擱開，開始他的日常工作。愛嫩在家裏有時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海濱的房東娘娘在寄頭髮和照片的時候，乘便告訴她他的葬期；到了這天下午她心裏一意的想知道那詩人葬在何處。現在她也顧不得丈夫或別人說她顛狂，寫了一張字條子給馬啓密，說道：因事出外，明晨一早回來。她把條子放在桌上，照樣的告訴了傭人。

當馬啓密先生下午一早回來的時候，滿屋裏子的傭僕都現着驚惶的臉色。保姆偷偷的對他說，照她前幾天悲傷的情形看，怕是去跳河去了。馬啓密細細想了一會。他覺得從各方面打算，她決不會這樣做的。他並不說到那兒去，只說不必等他，也立刻跑出門去。他跳上車直趨車站，買了一張到蘇郎海濱的車票。

車到的時候天已暗了；他坐的是快車，知道如果妻子先他而來一定坐

的是慢車，比他的車，早到不了多少時候。蘇郎海濱的遊興已經過了，商場上都是無精打彩的，街上輕便的馬車很少而且價錢也很廉。他問到了公墓去的路，不一會便到了那里。門是已經上了鎖，但是守門的人臨了還放了他進去，說裏面沒有人了。雖則時間已經很遲，但是秋夜裏還不至於像深漆那般黑暗；可是蜿蜒曲折的墓道已經很不容易走了。他踏在草上，不時彎下身去，襯着天色，看有沒有人在那裏。他起初找了半天沒見一個人，不過後來在一個新墳墓面前，看見伏着一件東西。她聽到是他，嚇得跳了起來。

「愛嫩，你怎麼這樣傻！」他惱恨的說道。「從家裏私逃出來——我從來沒聽見過這樣的事！當然我也不妒忌這不幸的人；不過你是個有三個孩子，和還有一個在肚裏的已嫁的女子，何致於會因已死的情人而這樣癡狂，這簡直太笑話了！……你知道自己鎖在裏面麼？假使我不來，怕你今

晚上還不能出去呢。」

她並不回答。

「爲你自己的緣故，我希望沒你不要太過分。」

「別罵我，威廉。」

「記住，這種事情我不能讓牠再有；聽見麼？」

「噢，」她說道。

他挽了她的手臂，邁步向外走去。那晚上要回去是不能夠的了；又不願意在這樣悲傷的情況裏給人認得，他帶她到車站附近的一家極小咖啡店裏坐了一個全夜，第二天一早就搭火車回家，在路上大家都啞口無言，似乎這是結婚生活中可怕的景況之一，不是說話可以彌補的，他們到家已經中午了。

幾個月靜默的過去了，兩人從不敢冒險提到這一個故事。愛妲似乎常

常在哀痛和厭倦中過活。第四個孩子產生的時期一天近似一天，但是這件事情顯然不能提起她的精神。

「我想這一次我是逃不過的了。」有一天她這樣說。

「嘿！孩子話！爲什麼這一次不和以前一樣呢！」

她搖頭。「我差不多覺得我是一定要死的了；如果不忘記那三個小孩子，我倒也喜歡死。」

「還有我呢？」

「你不久就會找到代替的人，」她低聲說着臉上露着悲，哀，「的微笑。」「并且你有充分的權柄去這樣做，我敢說實話。」

「愛妲，你還在那裏想你的——詩友麼？」

她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我這次的病是不會好的了，」她重複的說。

「好像有什麼東西告訴了我一般。」

這種見解通常是不吉之兆；而事實上六星期之後，那時在五月，他睡在房裏，脈息停頓，血氣全無，爲了這新生的毫不需要的嬰兒，她上氣不接下氣的漸漸與人世脫離了。在未死之前，她對馬啓密輕輕的說道：

「威廉呀，我要把整個的事情都講給你聽，——就是你曉得的——我們到蘇郎海濱的時候。我說不出什麼占住了我的心——我怎麼能忘記你呢，我的丈夫呀！我一時糊塗得發了神經病，以爲你待我不好，丟棄了我；又以爲你的姿質不及我更遠不及他。我要一個十分能欣賞了解我的人，並不是要什麼情人——」

她再也續不下去，只是喘氣，不到幾點鐘，她就頓然問死了，還沒有說出她對於詩人的愛情。威廉馬啓密，和其餘有幾年經驗的丈夫一樣，對於回憶上的妒忌決不介於心，所以並不熱切地逼她把那情史講究，並且那情人已經朽都朽了許久，現在決不會有什麼妨害於他。

他葬了一兩年之後，有一天馬啓密正在把舊的函件理出來毀掉，預備第二位夫人進來，偶然間看到一束頭髮和那已死詩人的照片，封在一隻信封裏，小照後有愛妲手寫的日期，正是他們在蘇郎海濱的日子。

馬啓密注視着頭髮和照片很久，因為有一件事觸動了他的心機：他把那致母死命的孩子叫來，這時已經是個會吵的頑皮小兒。他抱起放在膝上，拿着那束頭和孩子頭髮上的放在一起比較，又把照片豎在桌上，細細的端詳比擬。簡直沒有疑問，二者都有極相似的地方。多幻想的面貌和頭髮的顏色竟是非常相樣。

「該死，這還不是證據！」馬啓密低聲說道。「那末她確實和那流氓在那窩所裏有過關係！讓我看：日期——八月第二個星期……五月第三個星期……是的……是的。走開，你這可憐的小畜牲！你不是我的！」





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付印

(人生小諷刺) 實價大洋捌角

版權  
所有

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

真美善書店發行

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

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一——一五〇〇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161B



